一支三区小队

一支区小队

原著　李　克　李微含
改编　林　林
绘画　罗　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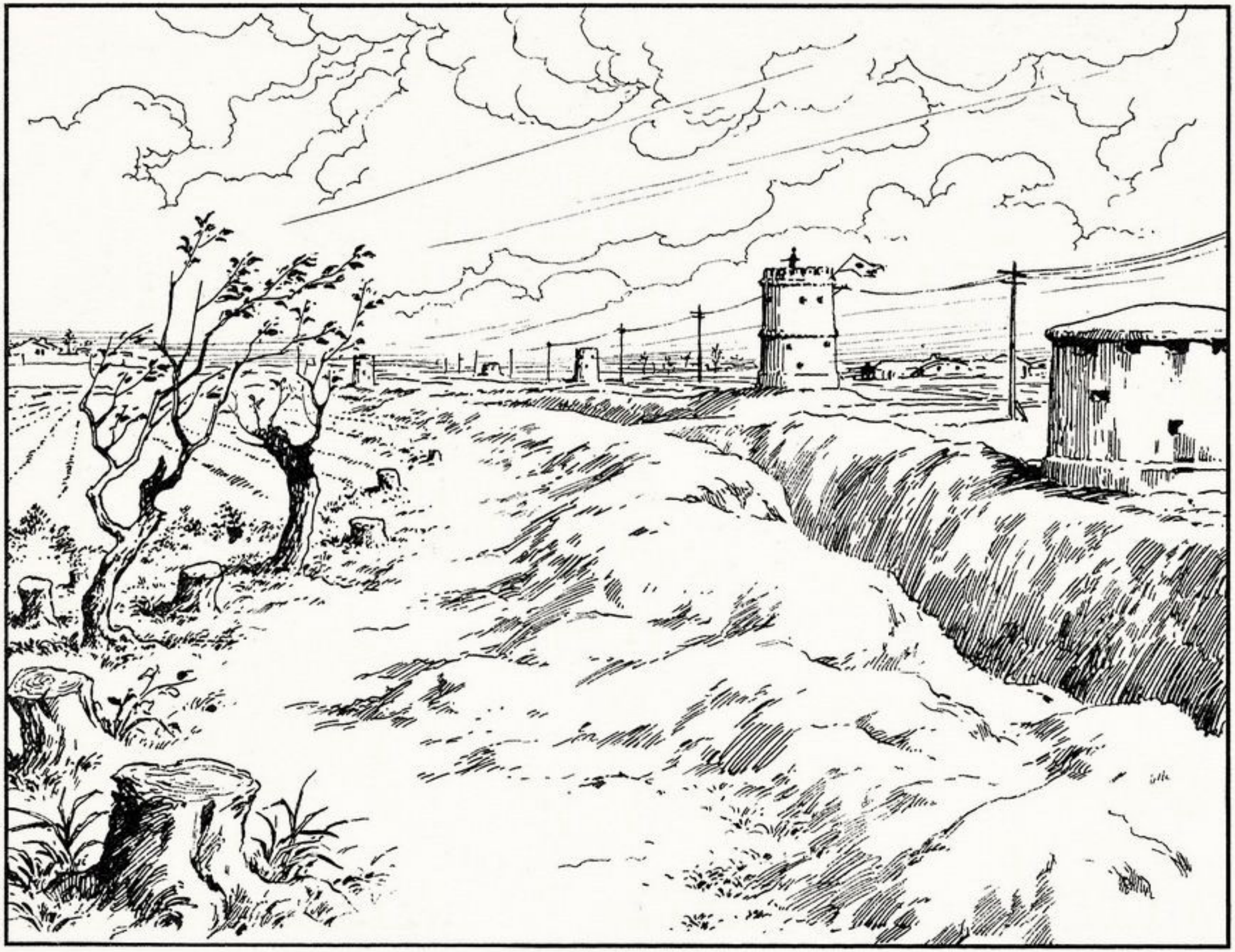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 1942年秋天，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展开疯狂的扫荡。抗日军民挖地道、埋地雷，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。区队长王振海领导的区小队充分利用地道的优势，军民同心协力，给企图摧毁村庄的敌人以沉重、猛烈的打击。

本书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版

图书扫描：阿童木
修图制作：书 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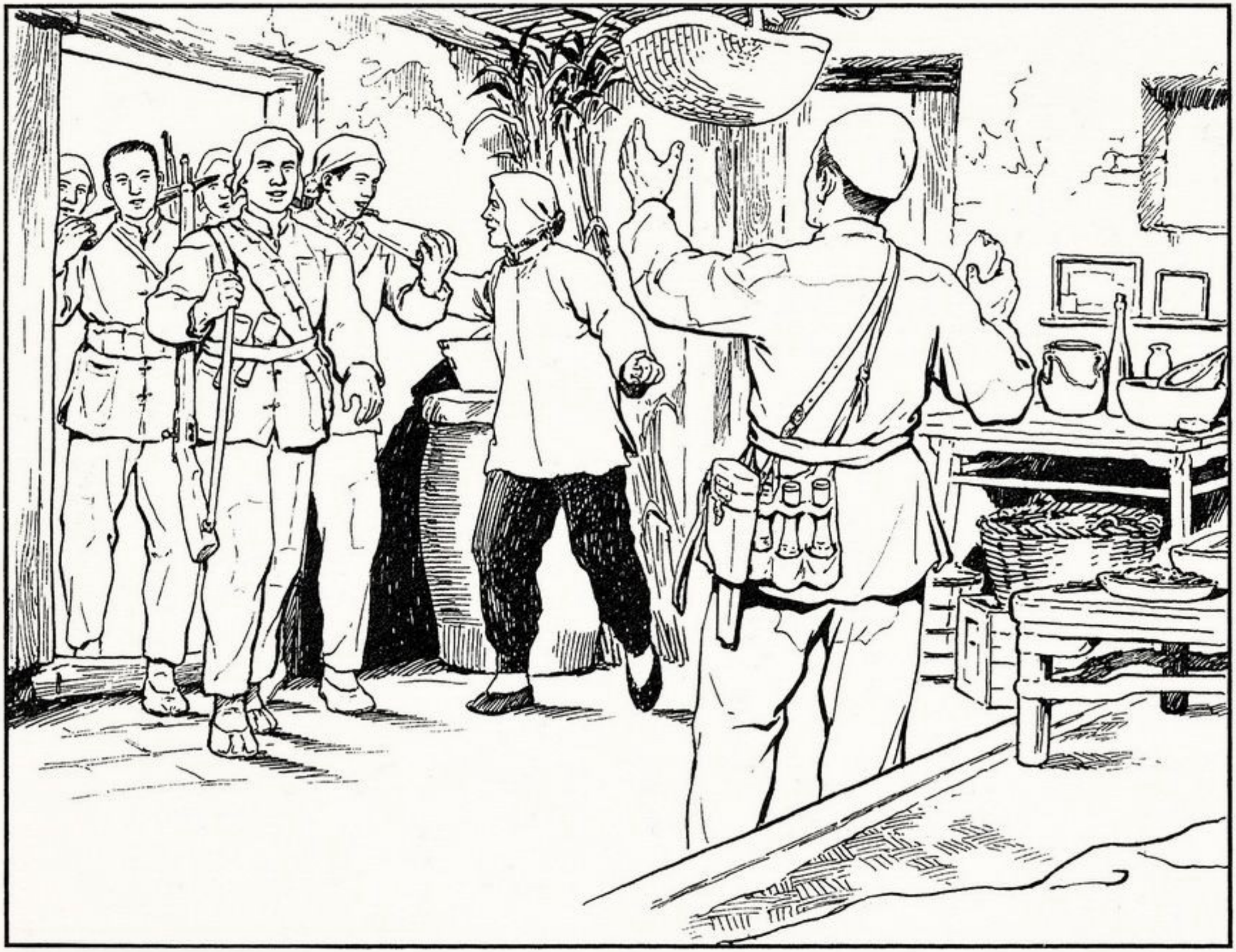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二年秋天，日本鬼子在冀中平原上进行了疯狂的扫荡。他们到处修铁路、公路、封锁沟和封锁墙，到处造碉堡，想把冀中的抗日力量一网打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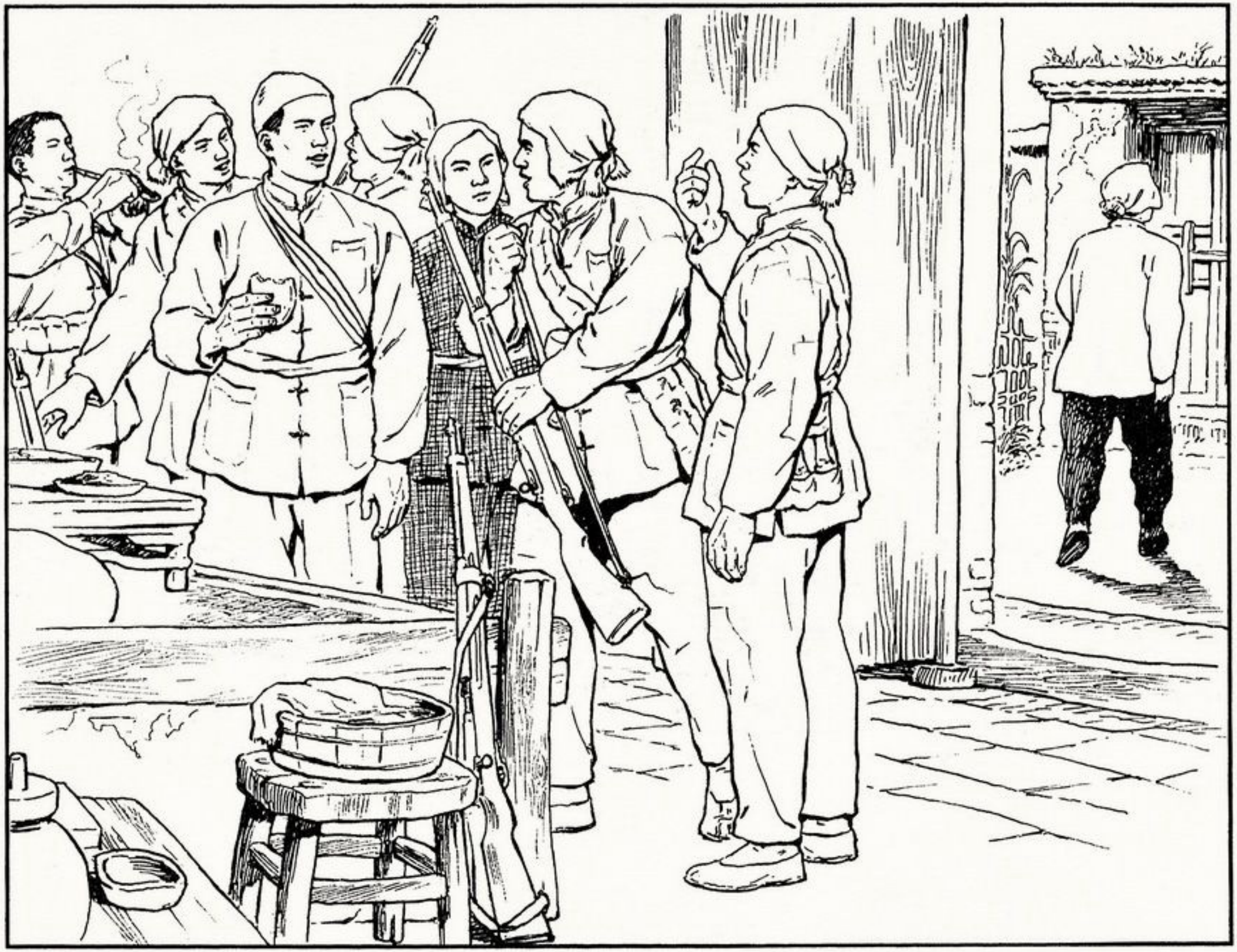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全都动员起来，不分日夜地开挖地道，坚决和敌人的『囚笼政策』斗争。有天晚上，三区区委书记马康和区队长王振海，带了十来个队员，由赵庄到玉田村去检查工作。

玉田村离鬼子据点很近。老马他们检查完了，便各自分散到『保垒户』去歇宿。老马住的这家姓李，只有娘儿两个，对抗日工作很热心，儿子来福是农会里的骨干分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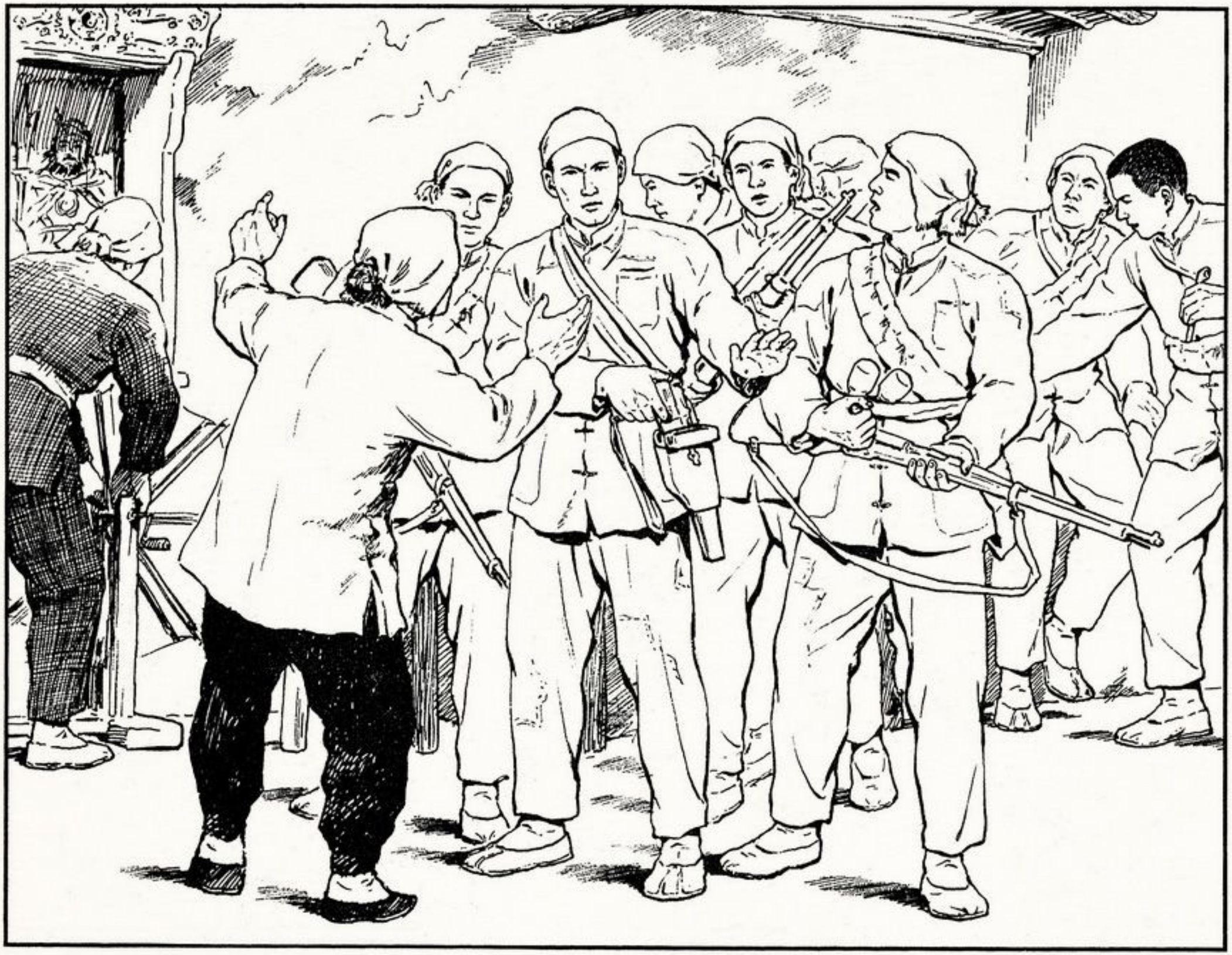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早晨，老马在炕上还没有起来，李大娘就给他把饭做好了，烙了饼，炒了菜，叫他起来吃，弄得老马很过意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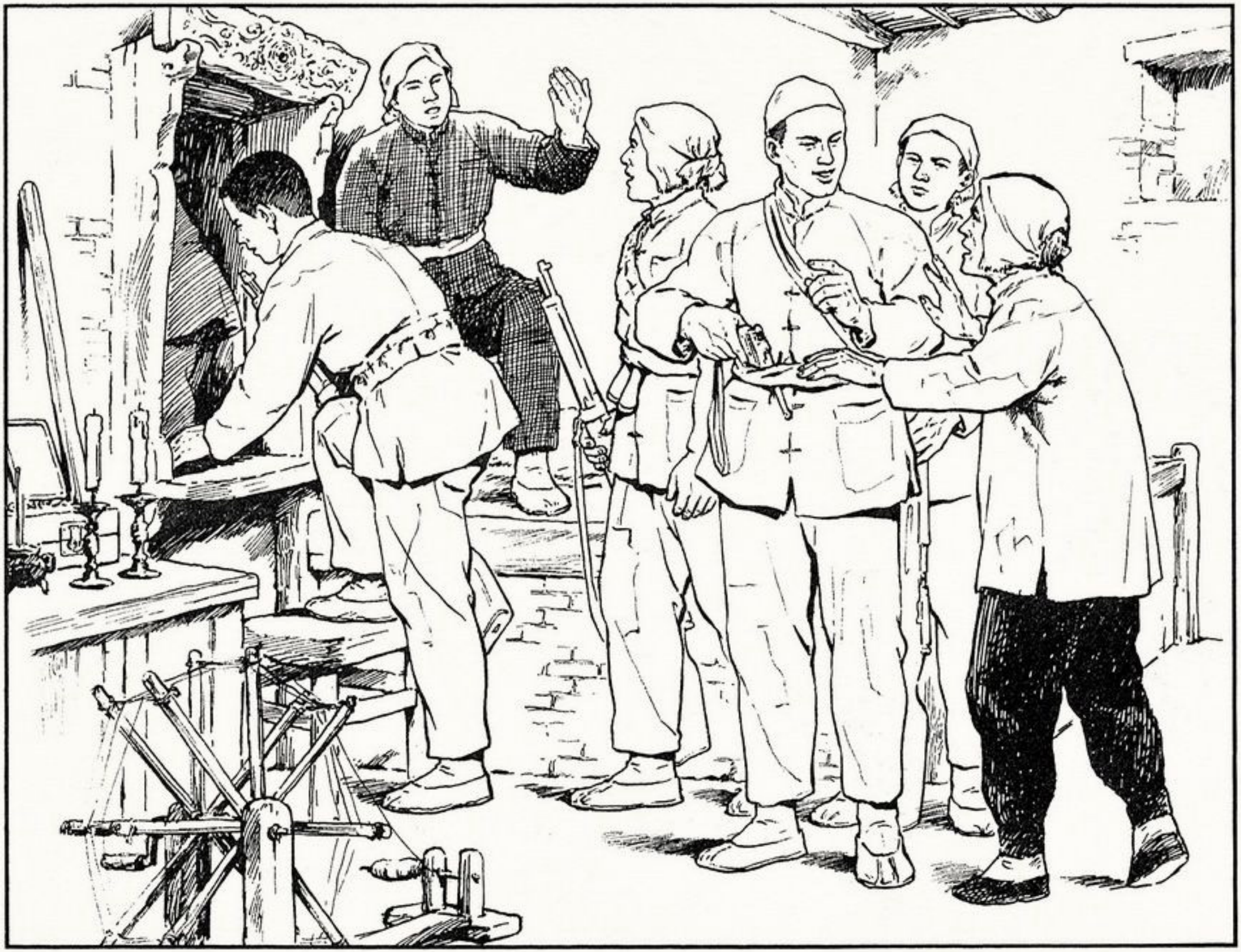
推来让去了半天，老马推辞不过，只好坐下来吃。这时，德全、丘子等七八个民兵队员都陆陆续续地找老马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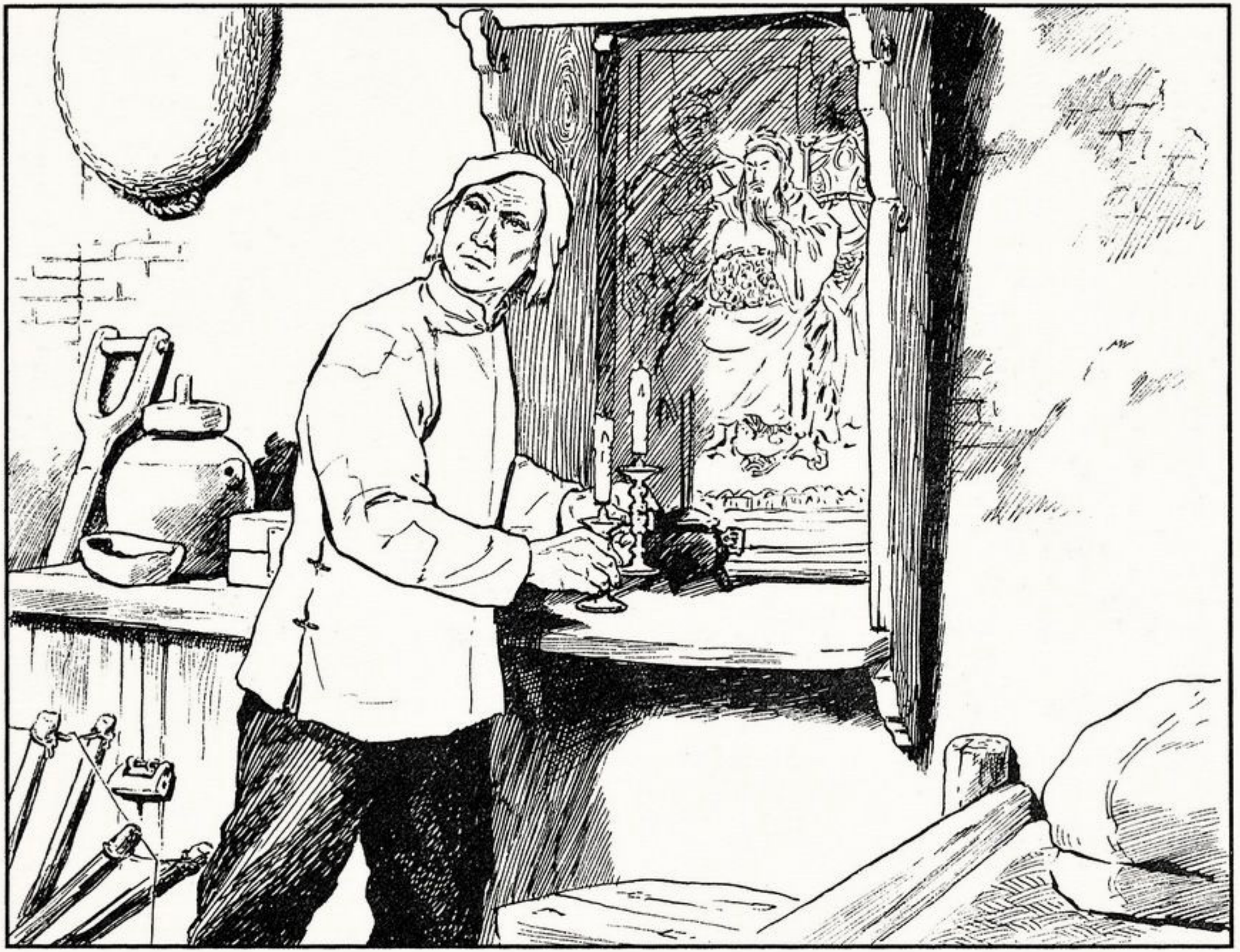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问王振海怎么没来，丘子说他正在和村长谈挖地道的事情。李大娘见他们谈话，就到门外给他们放哨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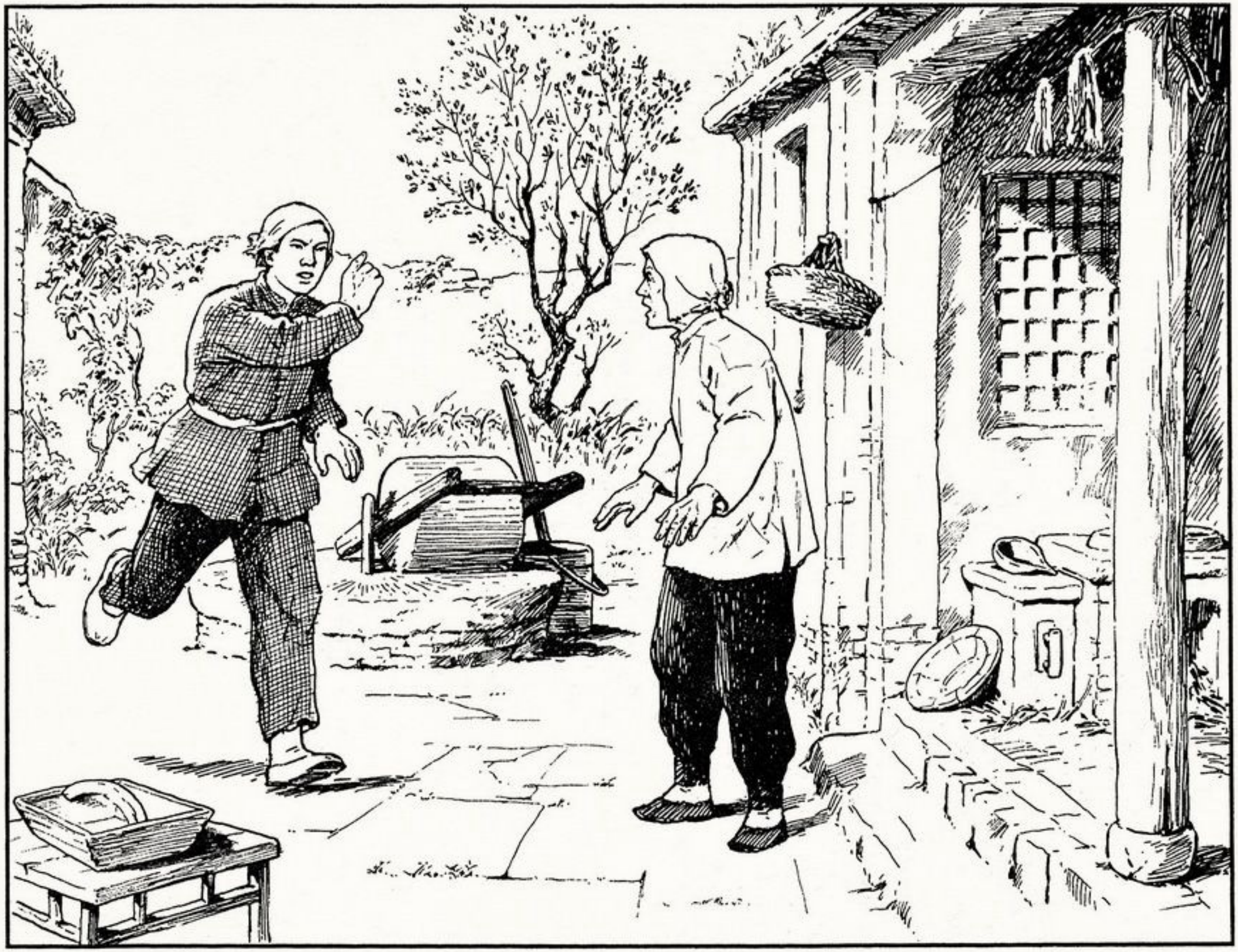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一会，李大娘慌慌忙忙地跑了进来，说鬼子到村里来啦，要他们赶快钻地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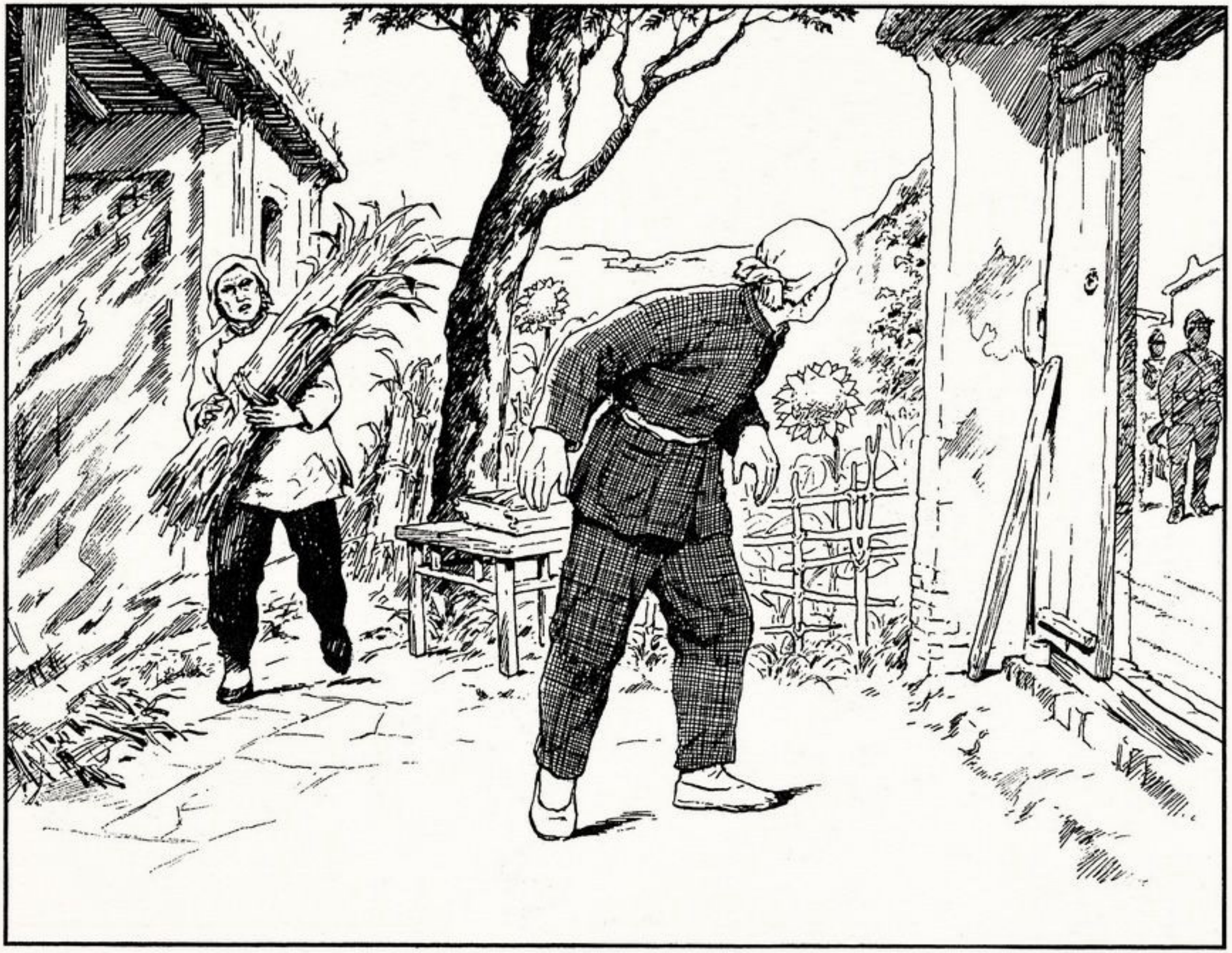
来福走到神龛跟前，卷起那轴关公像，推开洞口，要他们进去。老马以为鬼子可能已经发现了他们，要向外冲，李大娘说：『已经迟了，你们快进去，我有办法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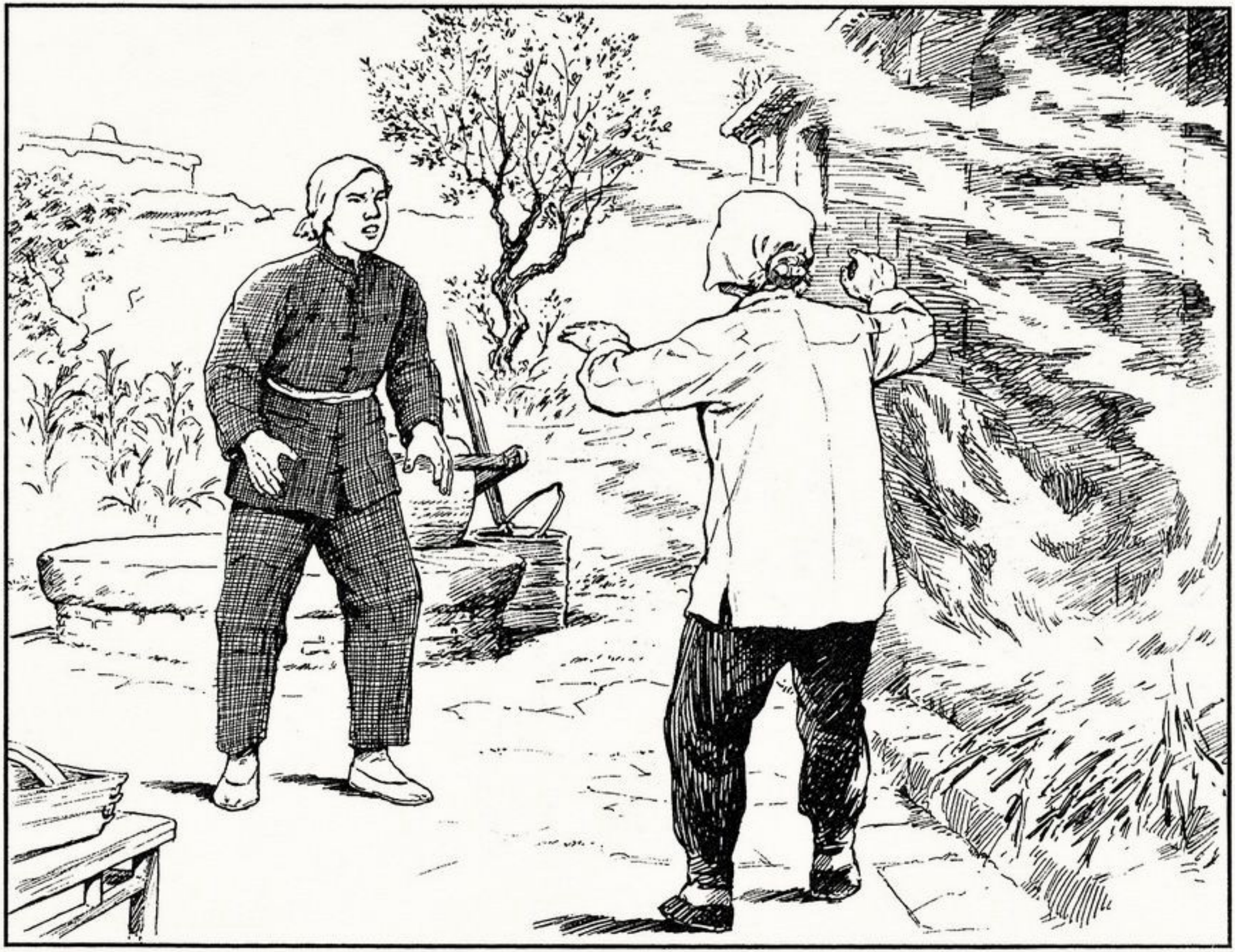
大娘叫来福出去把风，一面忙把洞口堵好，再把关老爷像拉下来。



她心神不定地走到院子里去，只听得街上人声嘈杂，鬼子正在抓人……来福跑进来告诉她：『鬼子把好多人都关到西边那个大场子里去了，振海也被抓去啦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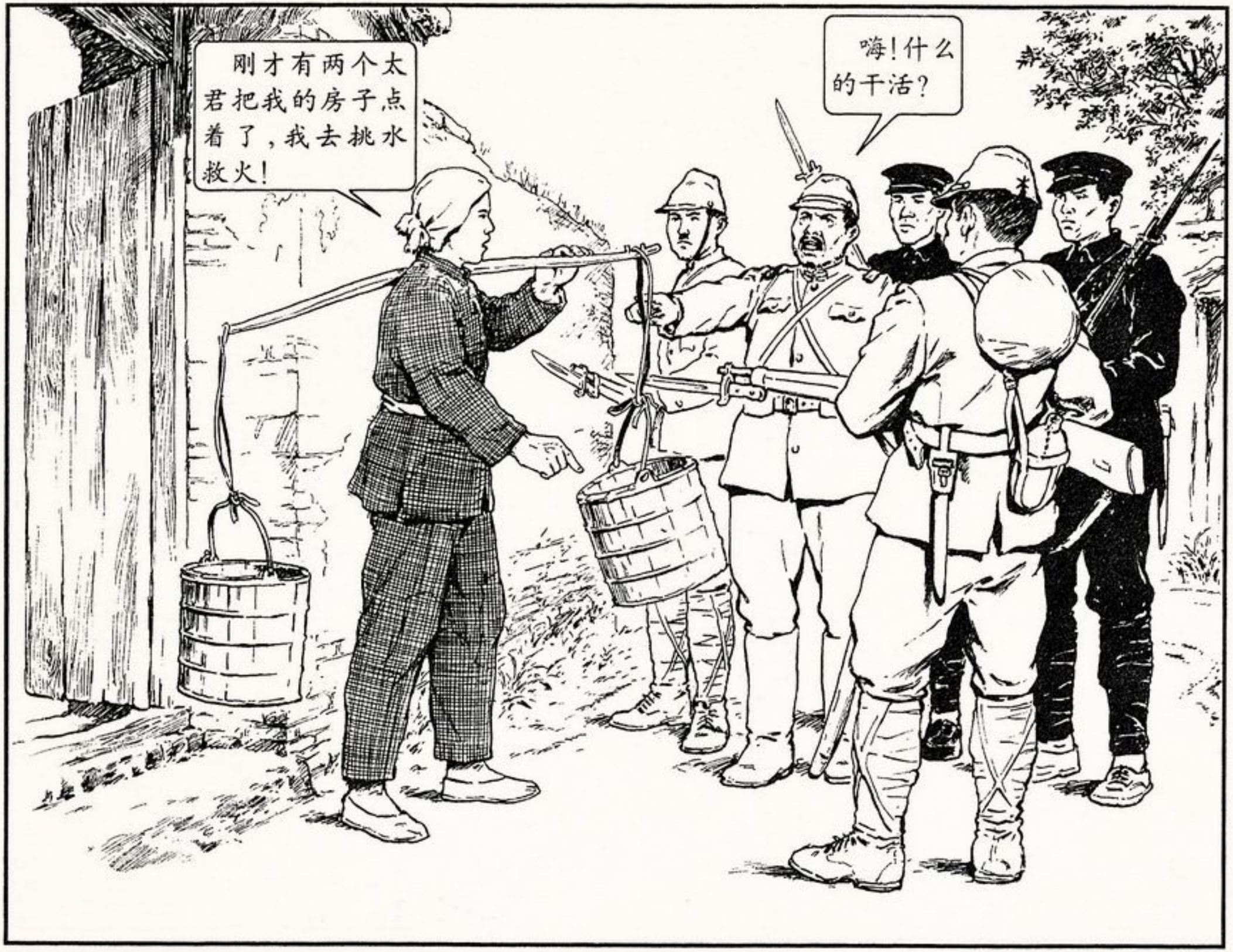


正说着，几个鬼子向这边走过来了。大娘叫来福沉住气，要是鬼子问话，就说刚才有太君来搜过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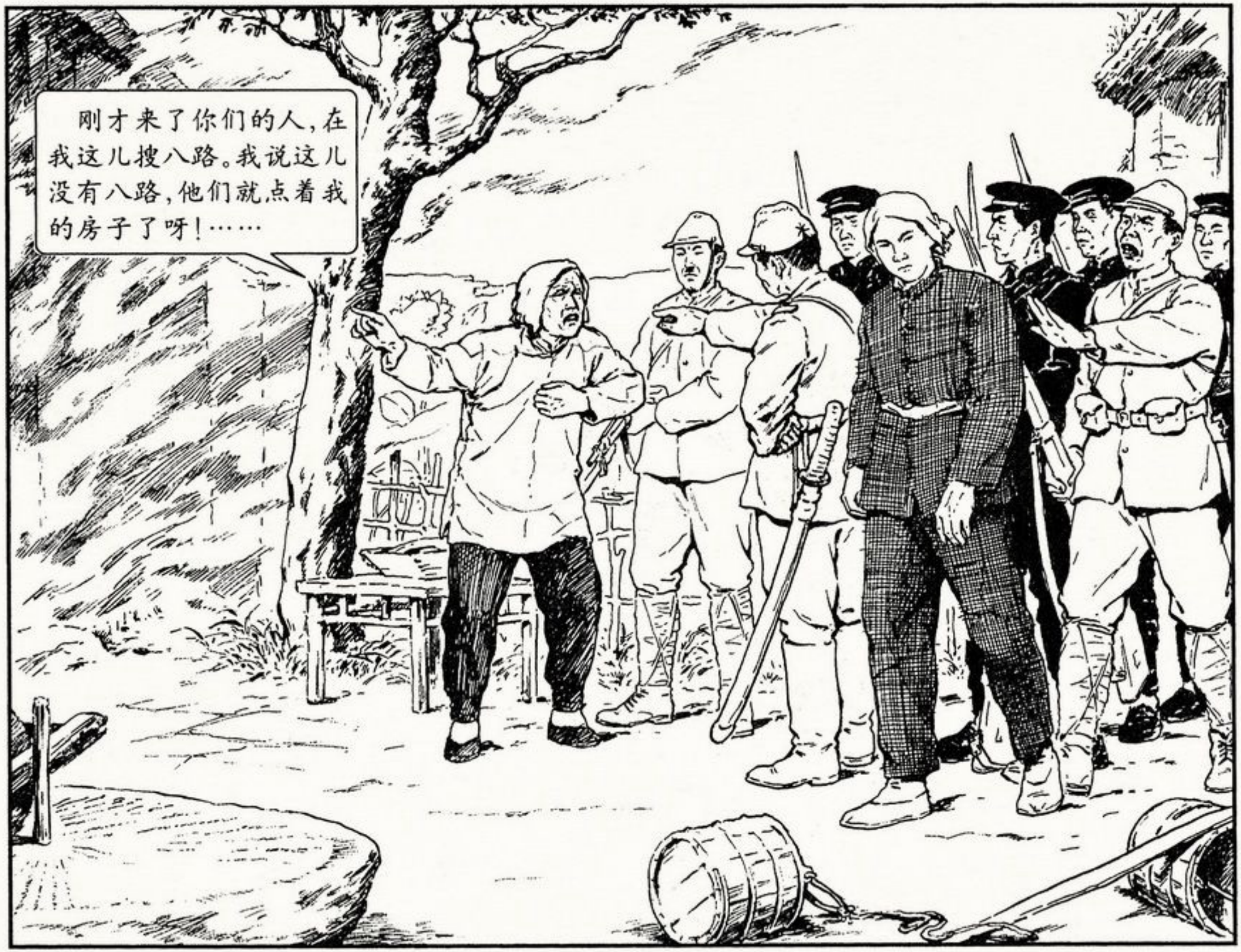
大娘用秫秸引起火来，把那间正屋点着了。来福正要问怎么回事，他娘忙向他使了个眼色：『看你，还不赶快去挑水救火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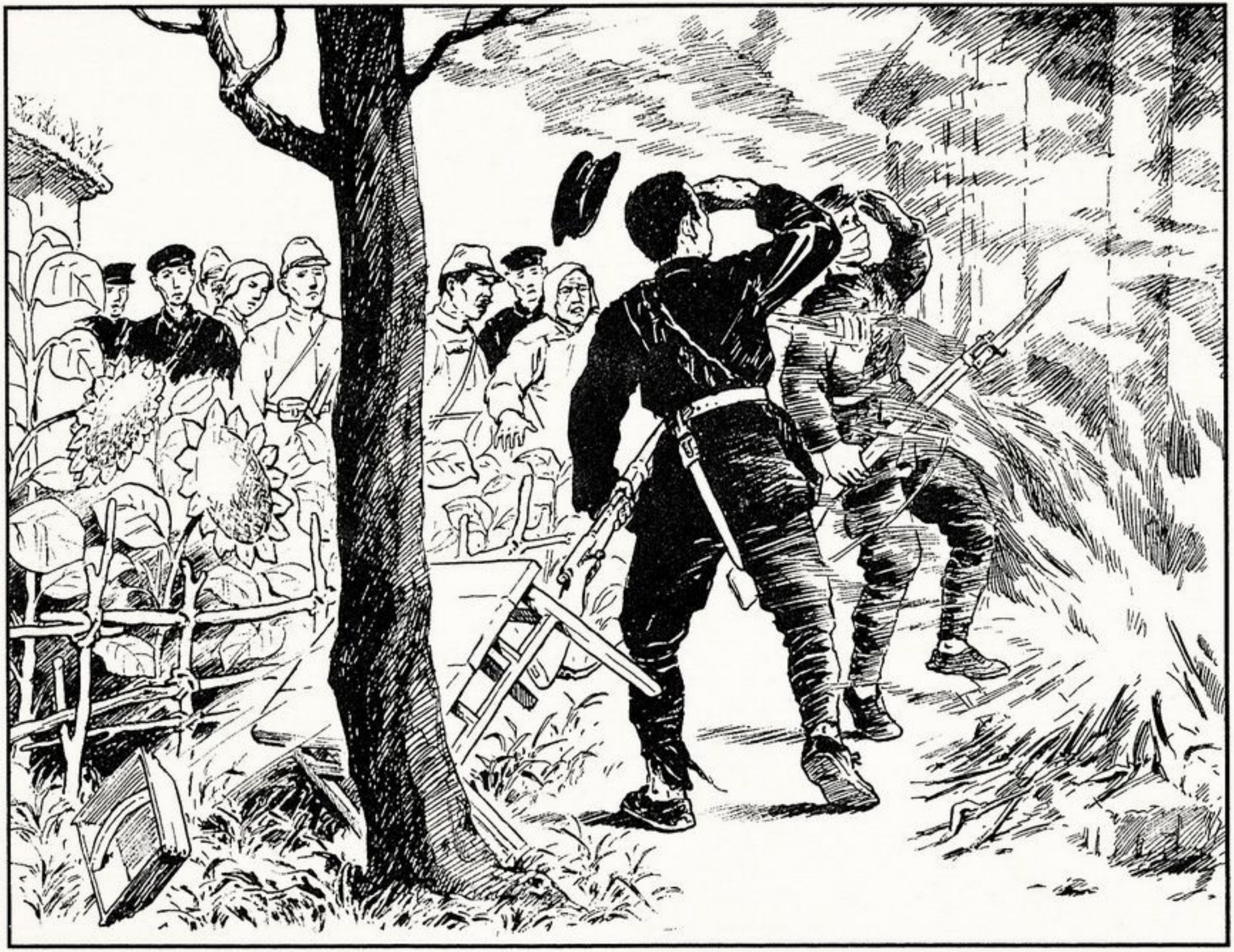
来福挑起水桶，哭嚎着往外跑。他刚一出门，就和鬼子司令官日野撞了个满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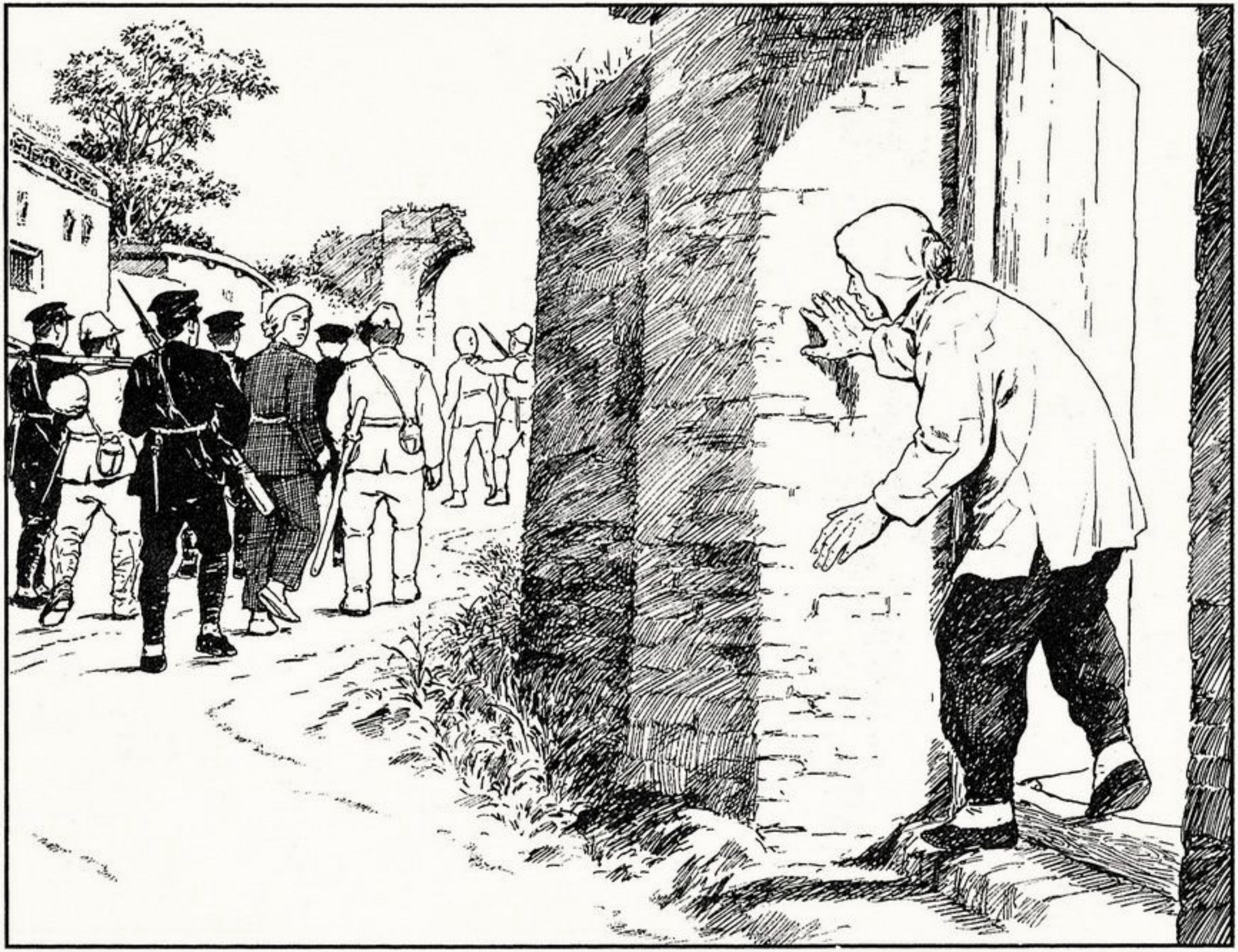
故意扑到他们跟前去。

那日野一把把来福推进院子。李大娘呼天抢地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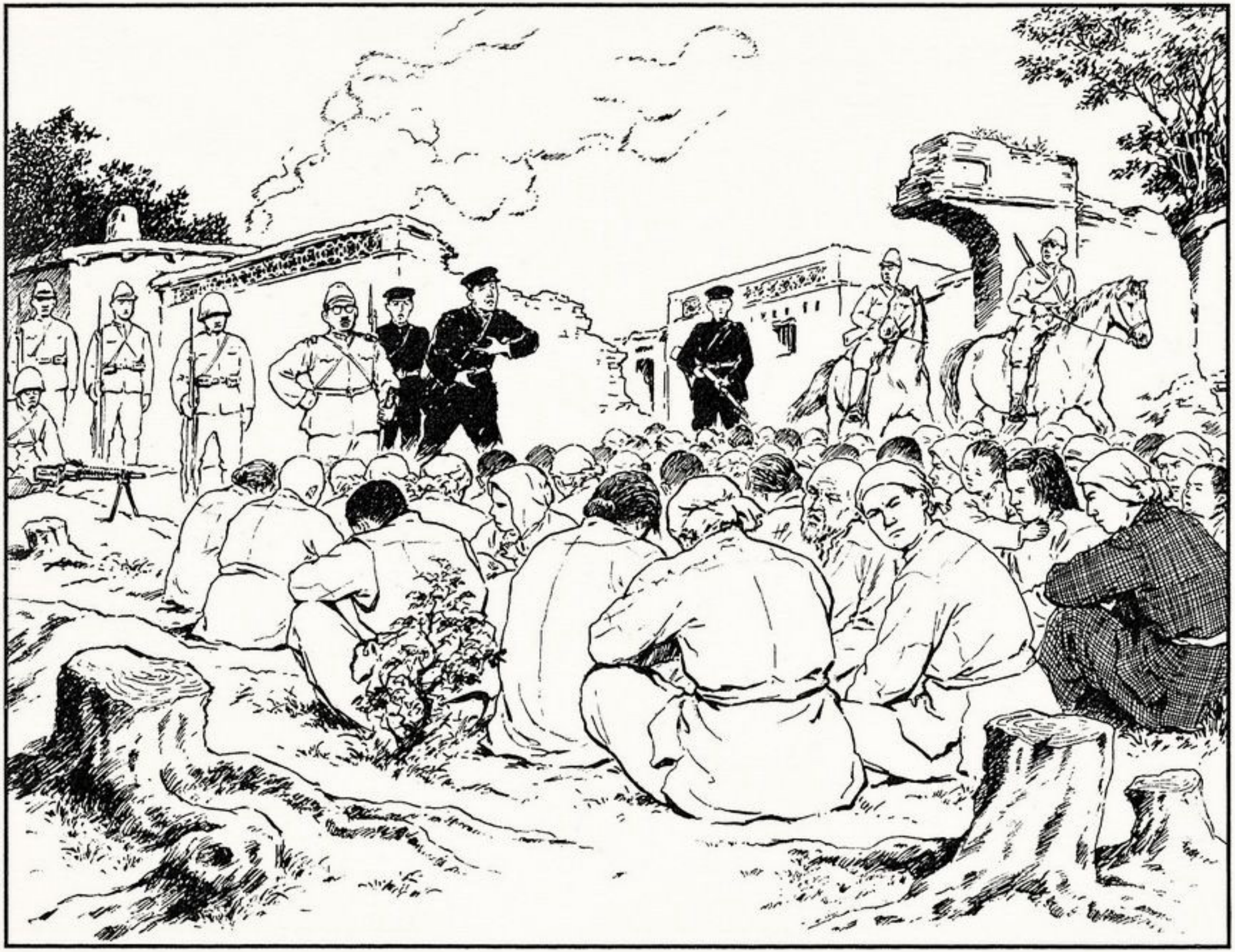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两个伪军走到屋子跟前张望了一下，那屋里的烟直向他们身上扑来，弄得连眼睛也睁不开，连忙返身就走。



敌人出院去了，李大娘又喜又急。急的是来福被鬼子带走了，房子也烧了；喜的是到底救下了八九个同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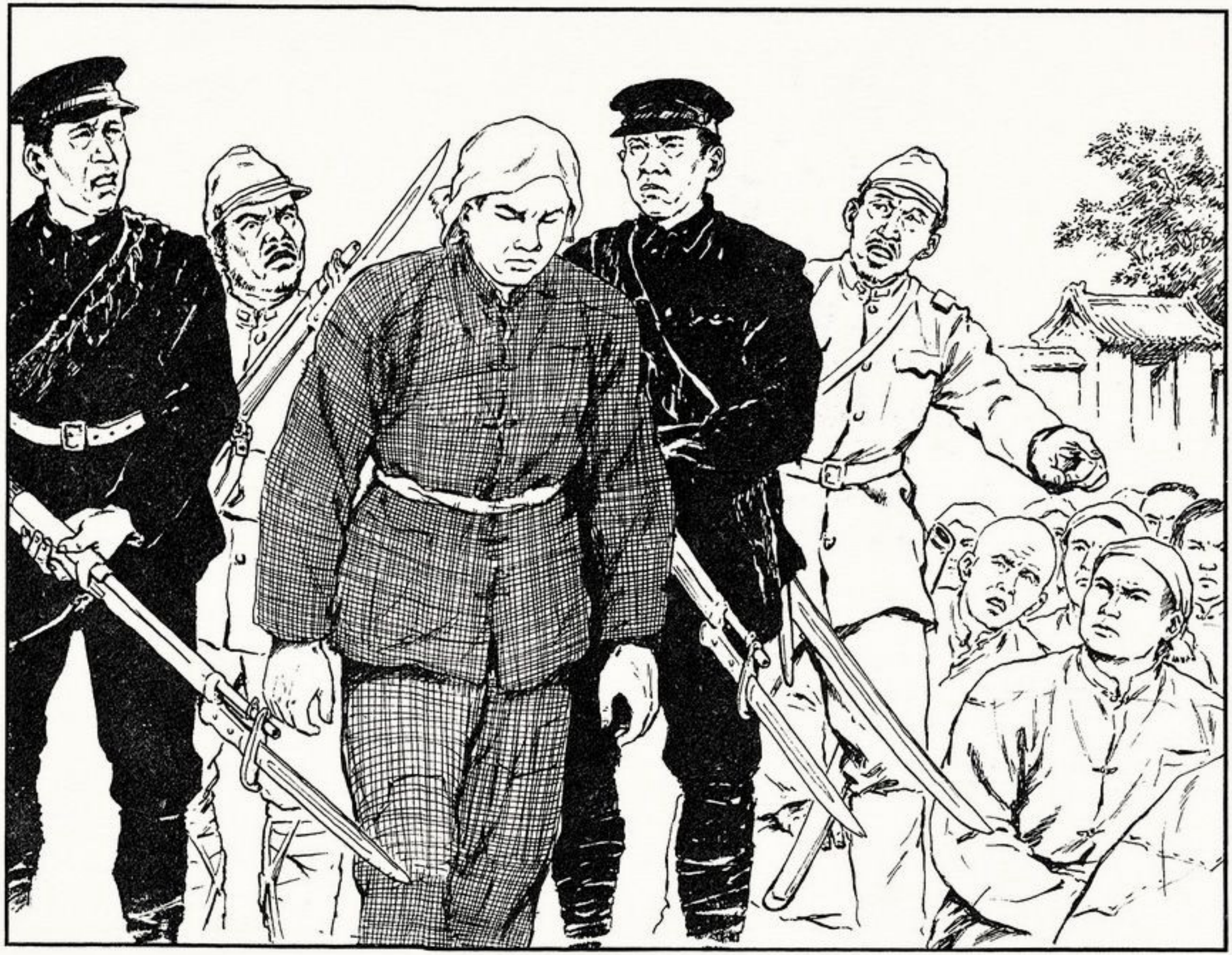


敌人把人都圈在村外的广场上，用刺刀逼着，伪军队长要抗日干部自动站出来，皇军不打不骂，也不杀。可是人们都低着头，没有吭声。

鬼子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人来，问：『你说，哪个是干部？』那个人看了看说：『一个干部也没有，他们都没有在这儿，我们都是老百姓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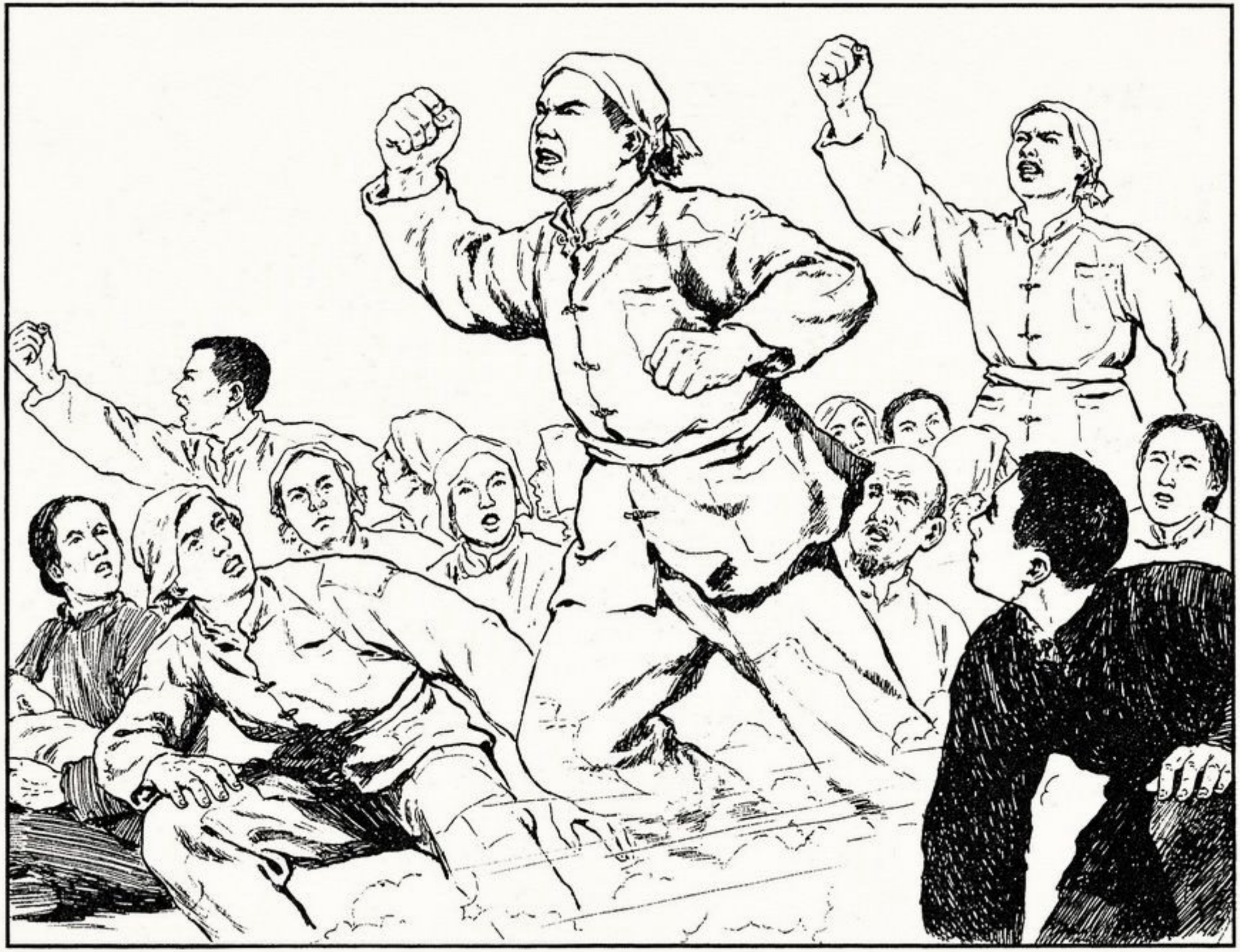
鬼子『叭』的一枪，把他打倒了，又拉出第二个来。这人正是来福，日野威吓他：『你的说，哪个是，不说也枪毙的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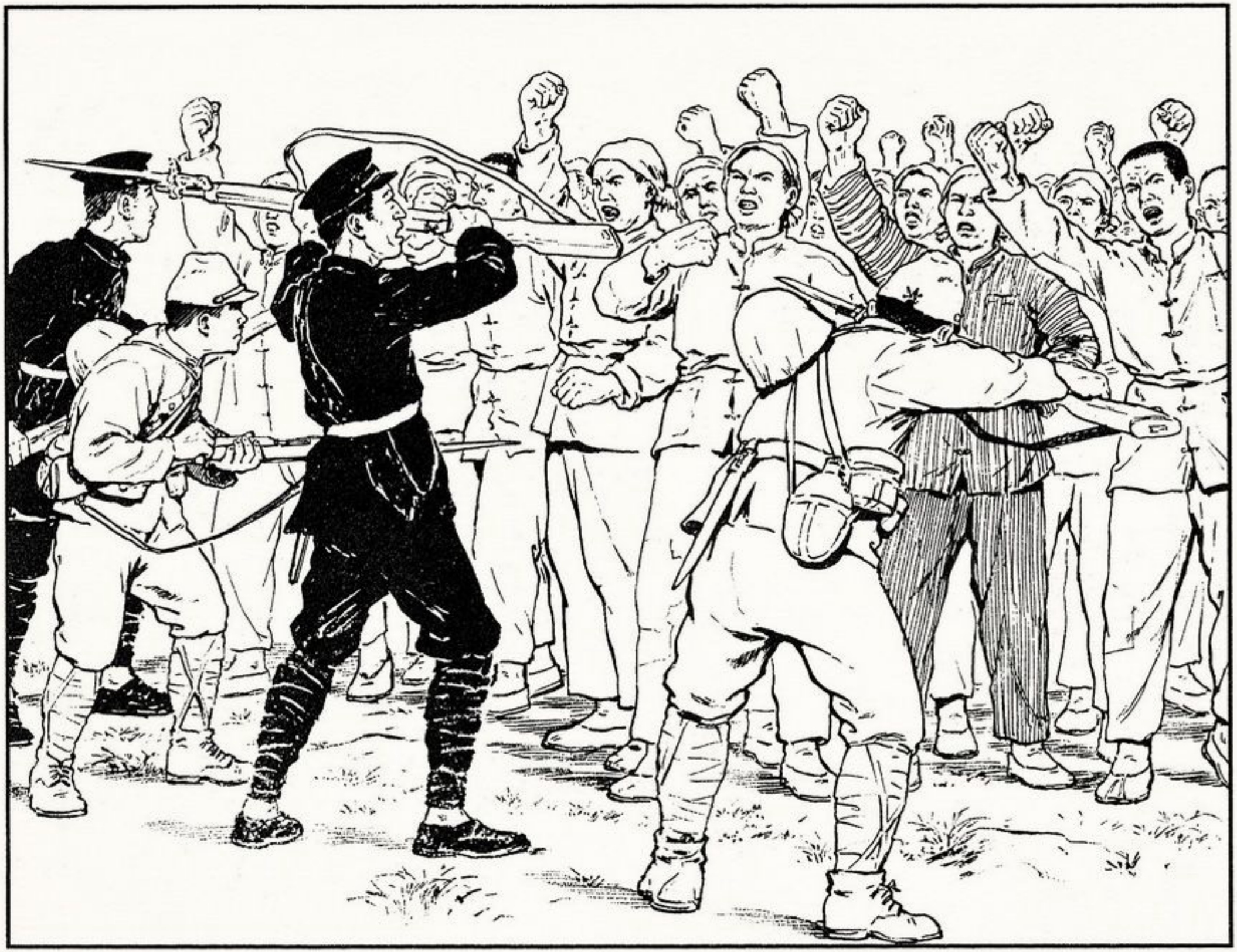
来福被几个敌人押着，从那头慢慢地走向这头，用眼睛看住大家，真是难坏了：说了吧，自己算什么人呐……不说吧，四周是明晃晃的刺刀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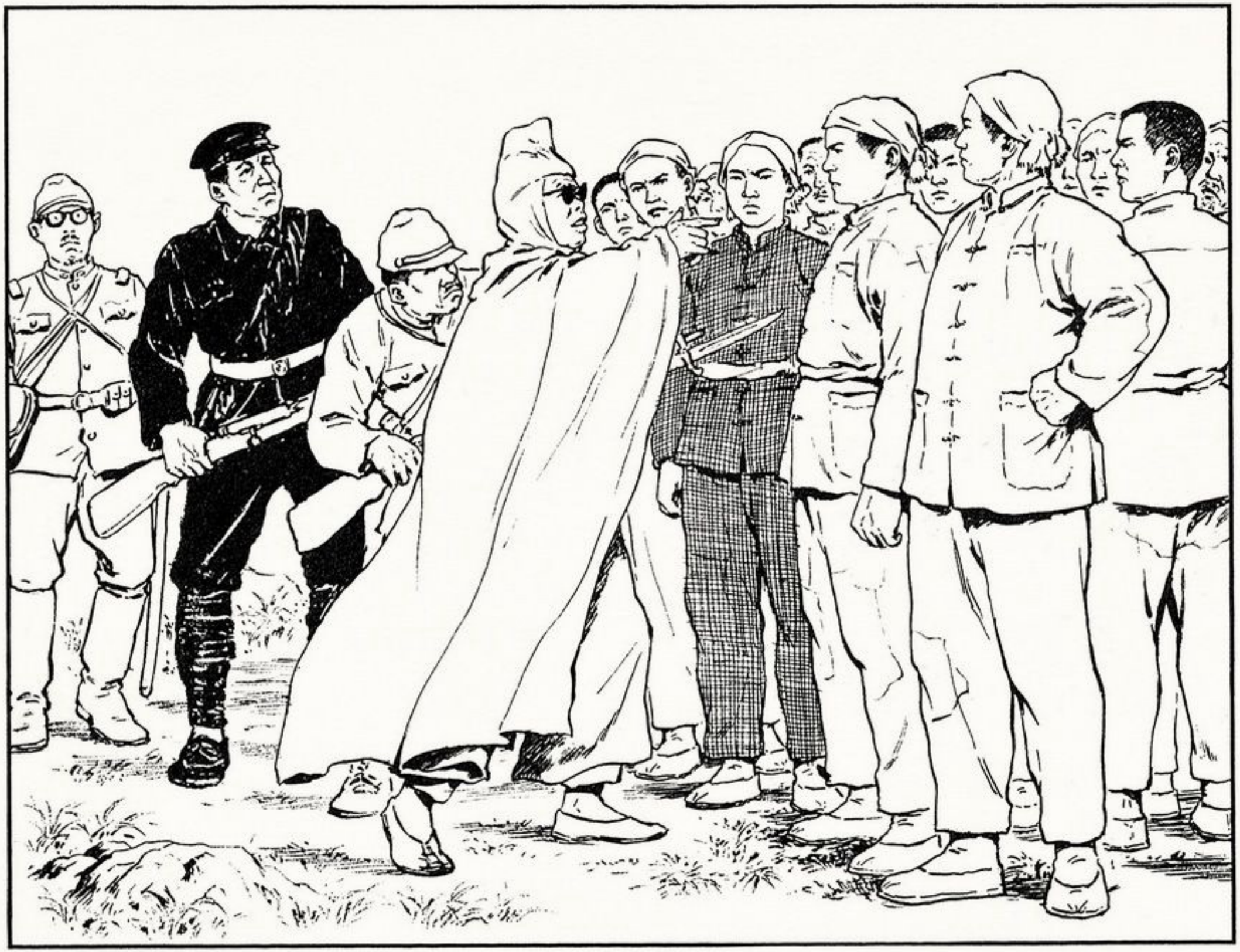
日野看他来回走了两遍，没有找出一个人来，『咚』的一拳，把他打倒在地，立刻有五把刺刀逼着他，要他快说。

王振海在人群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呼地一下猛冲出来：『别刺他，我是干部！』民兵小青也跟着跳出来：『我是干部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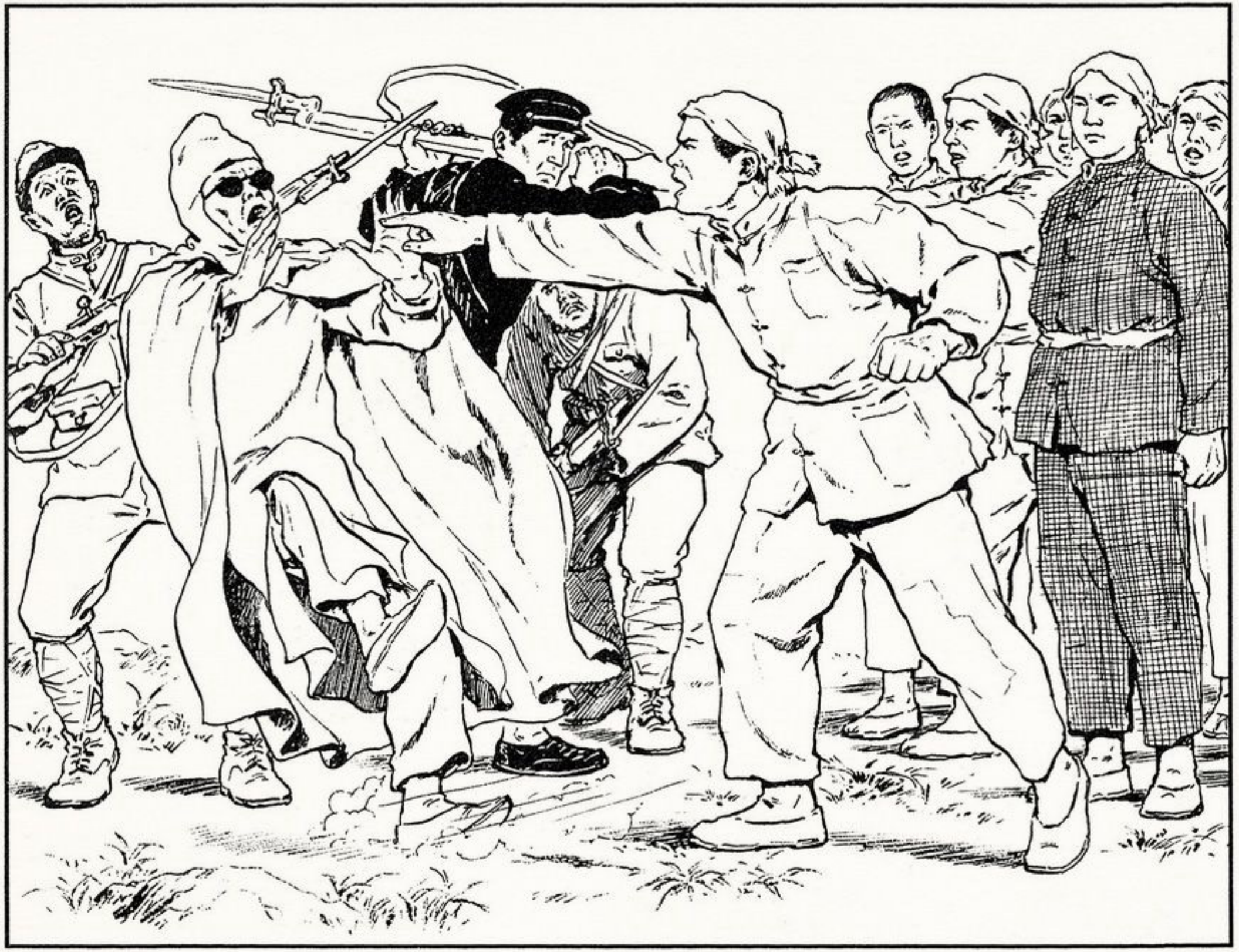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们一个一个地跳了出来，全都吼着：我是干部！我是干部！伪军队长逼着大家全站回去。他说：『我们带来了一个大仙。谁是干部，他一认就可以认出来，谁也跑不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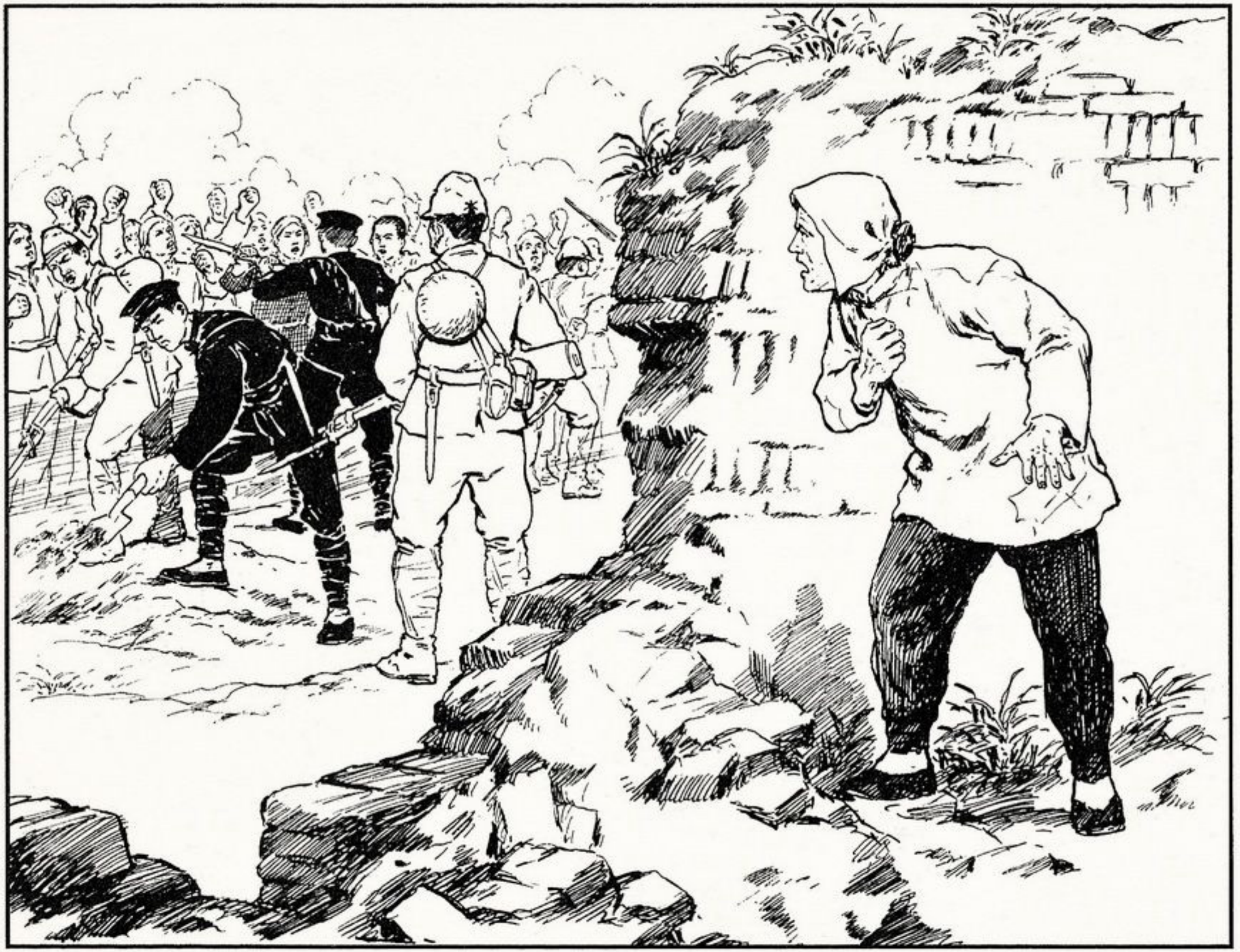


原来敌人想利用迷信手段来欺骗老百姓，叫汉奸刘起应装扮成大仙。他装神弄鬼地走到振海跟前，对振海点了一下。敌人马上用刺刀逼着振海：『出来，果然你就是八路，可瞒不过我们大仙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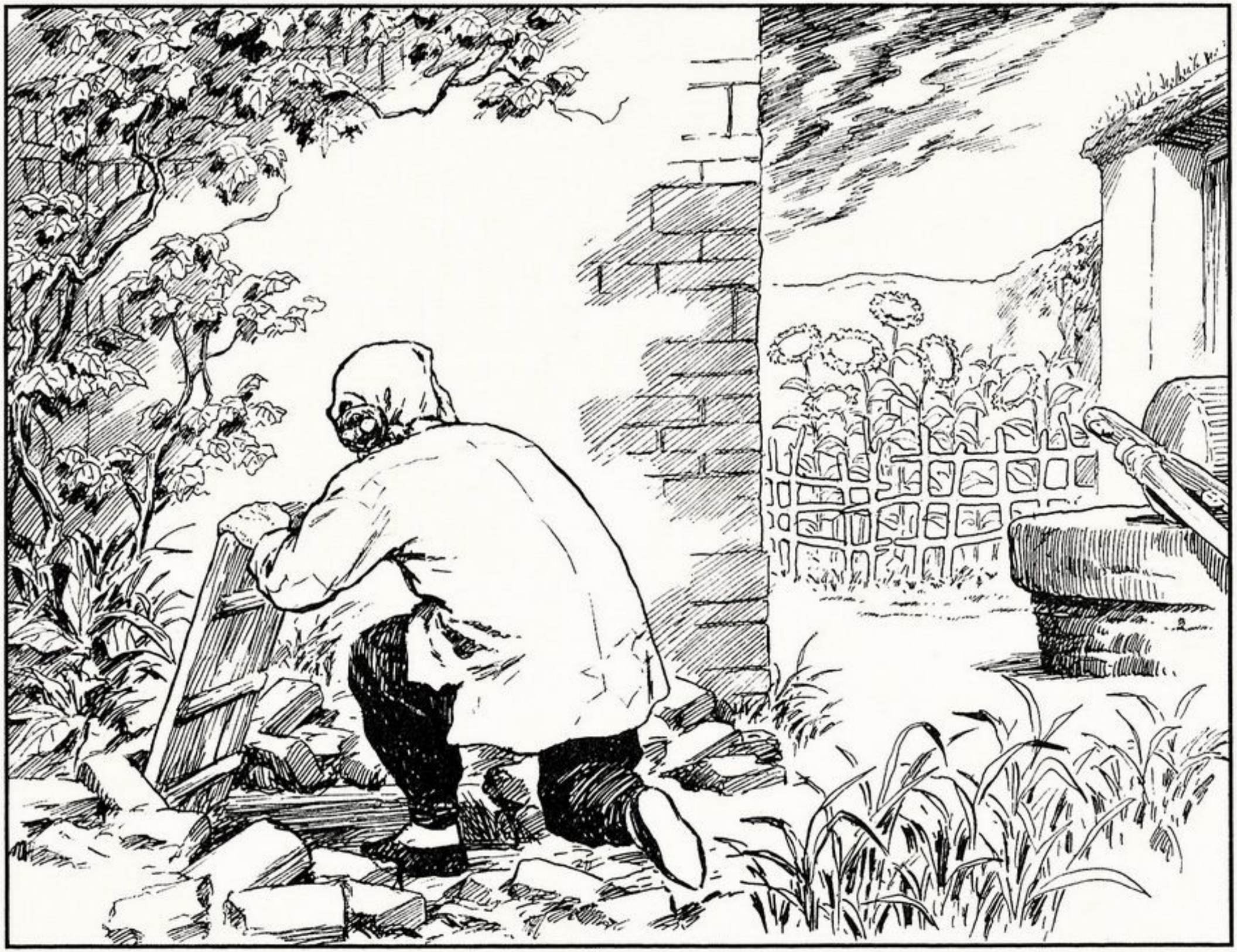


振海一眼认出了刘起应，就破口大骂。伪军队长火了，拿着枪托朝振海的头上打去。振海头上的血噗地淌了下来，他越发骂得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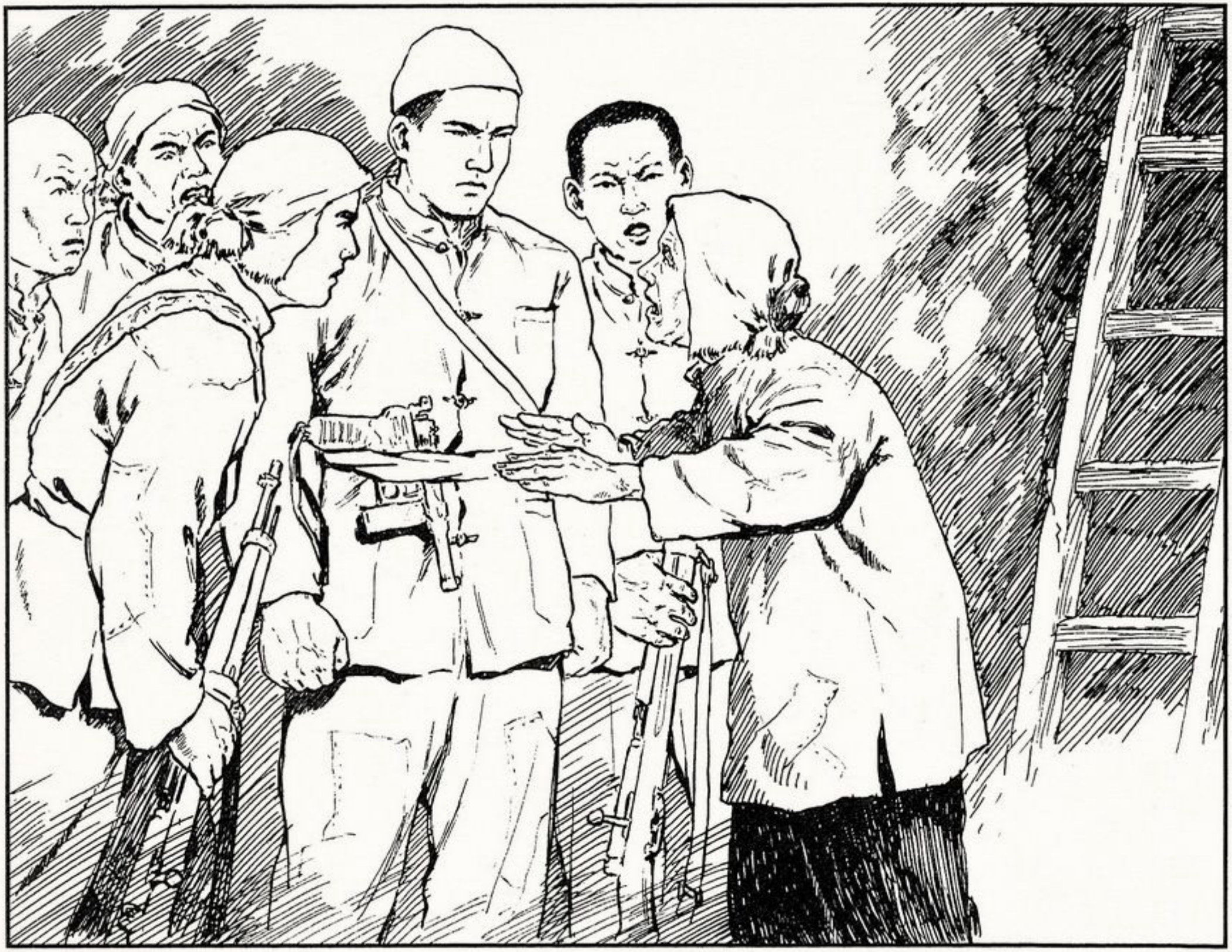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气极了，动手挖坑，要活埋王振海。



正这时，李大娘在村口探头一看，可慌了，振海的身子已大半截埋了下去，还在喊着：『乡亲们！不要向敌人低头，用不着向这些狗东西讨饶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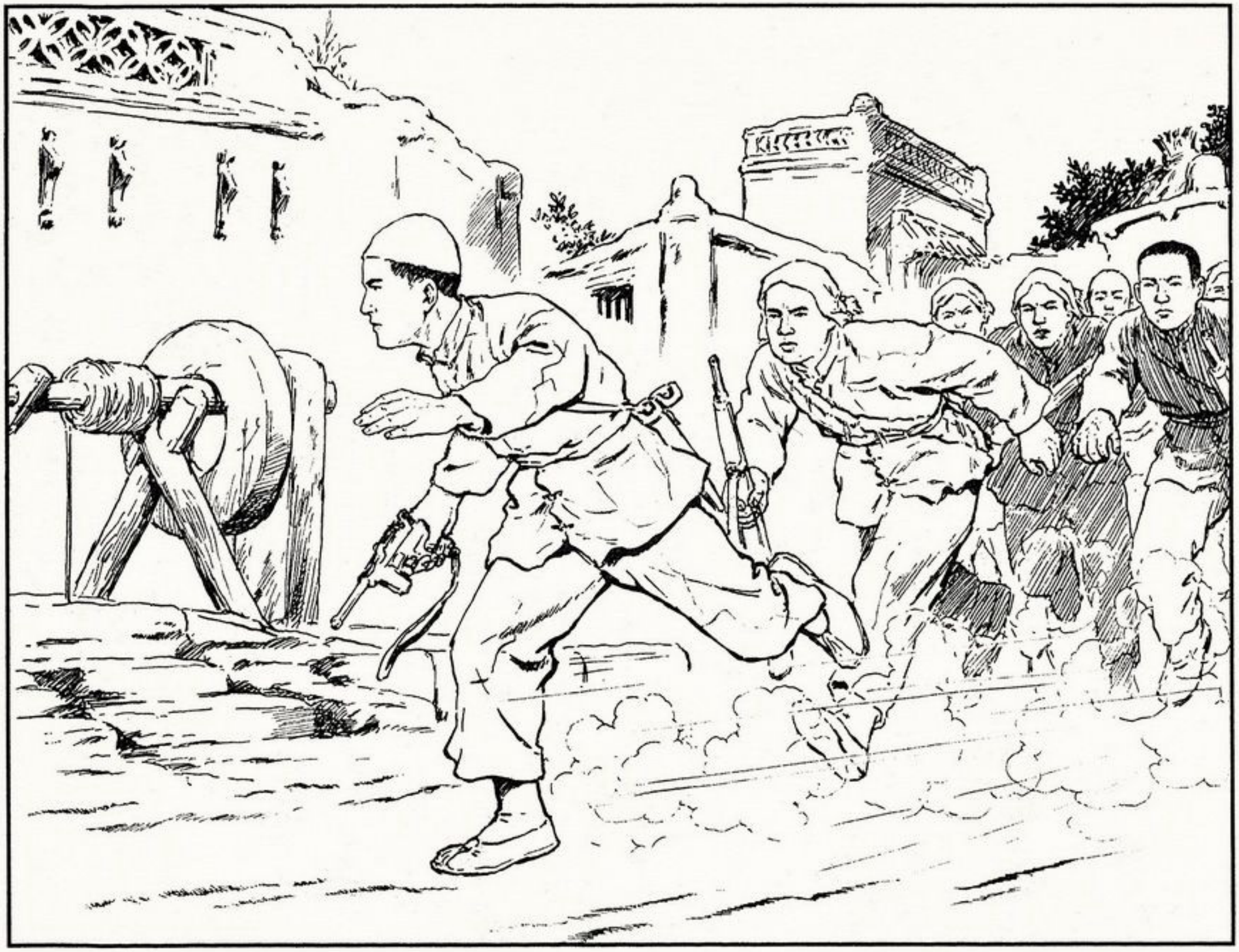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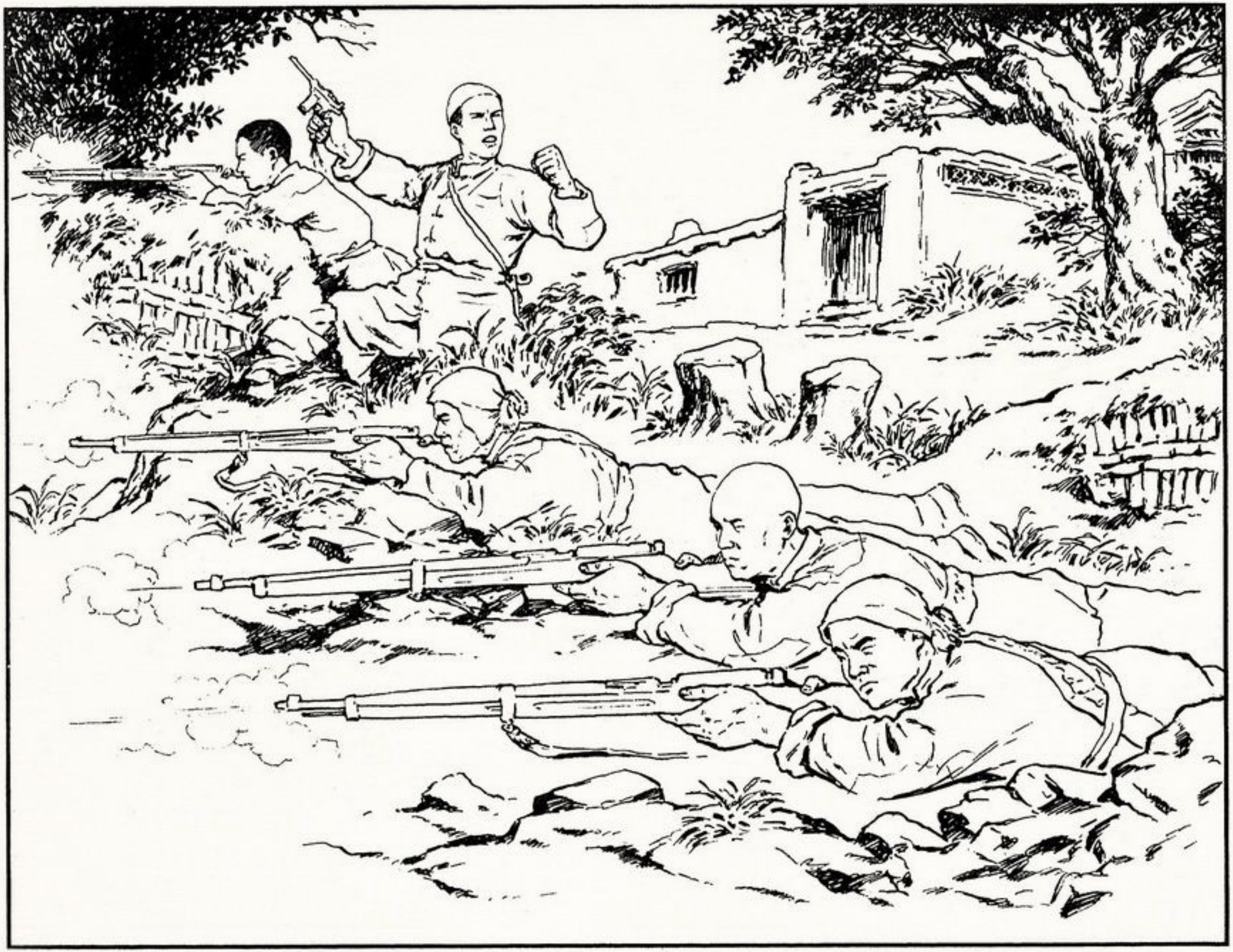
李大娘连忙缩回去，关上院门，跑到院墙角，刨开一堆乱砖头，揭开洞口，钻了进去。



她把这个情况向老马一说，几个队员一齐吼着：我们得救队长，死活也得和敌人拼！老马说：『好！马上出洞，快点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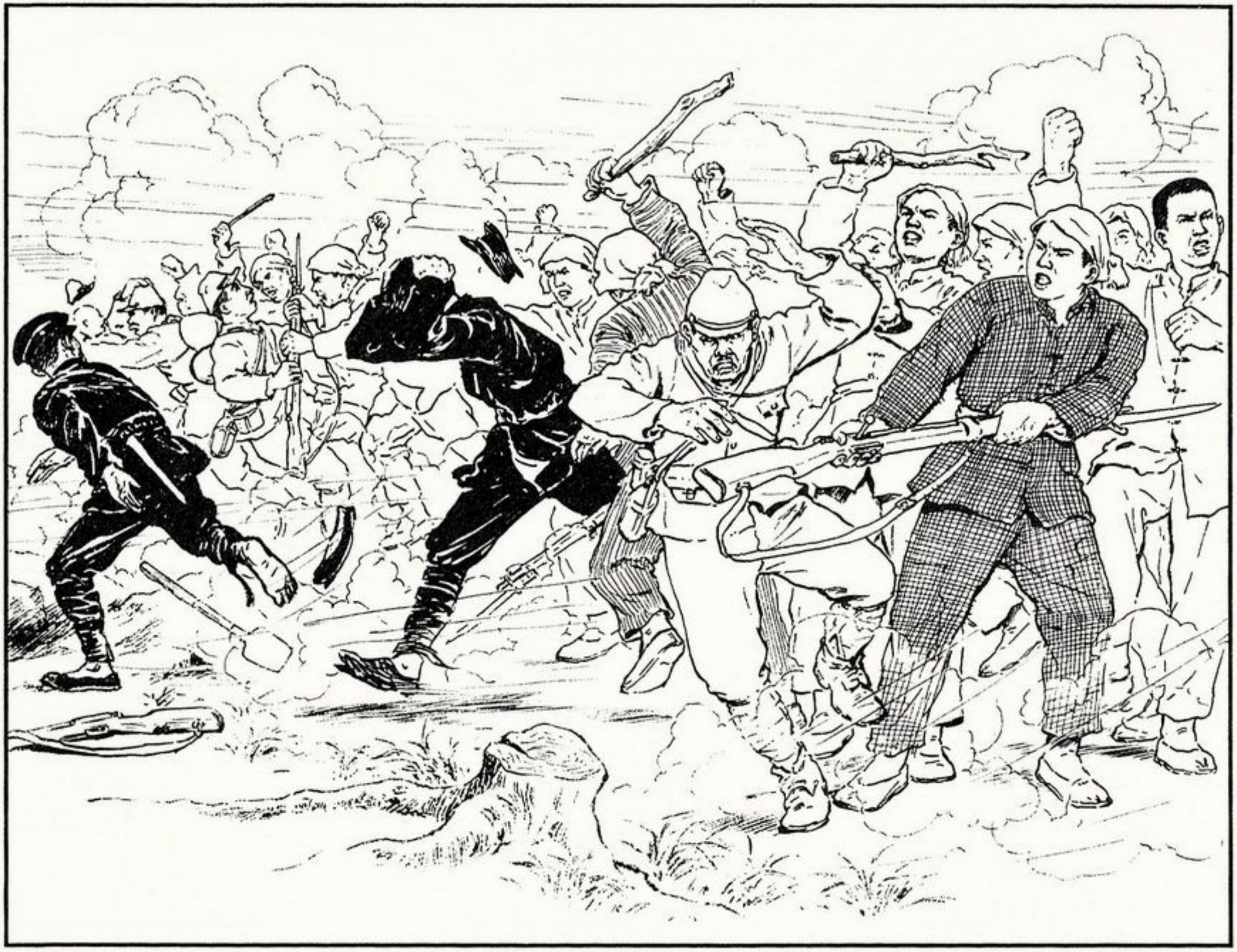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立刻爬出洞来，开了院门，穿过胡同，绕到村口一堵围墙边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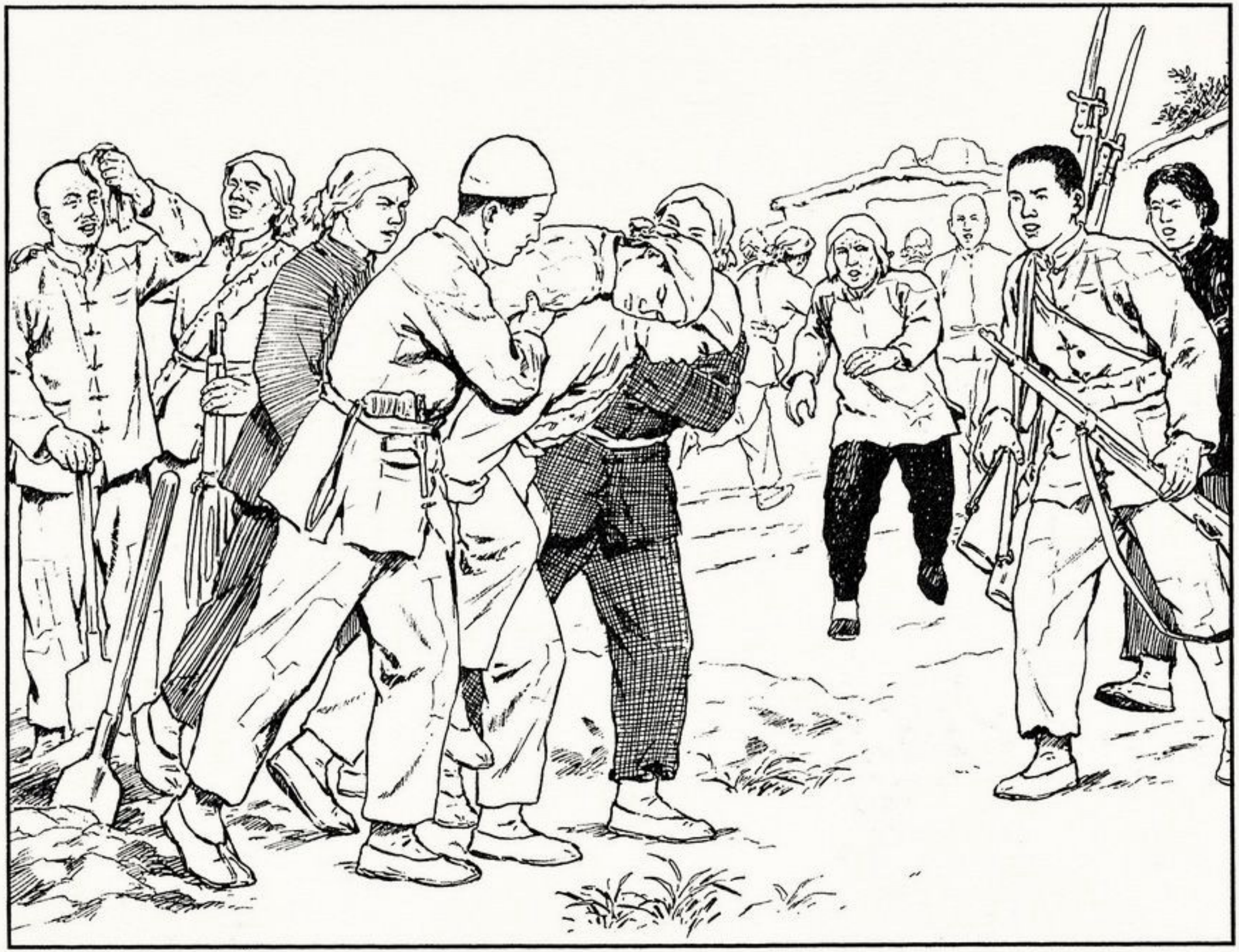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领着队员趴下来，一声『打』，八九支枪就向敌人开了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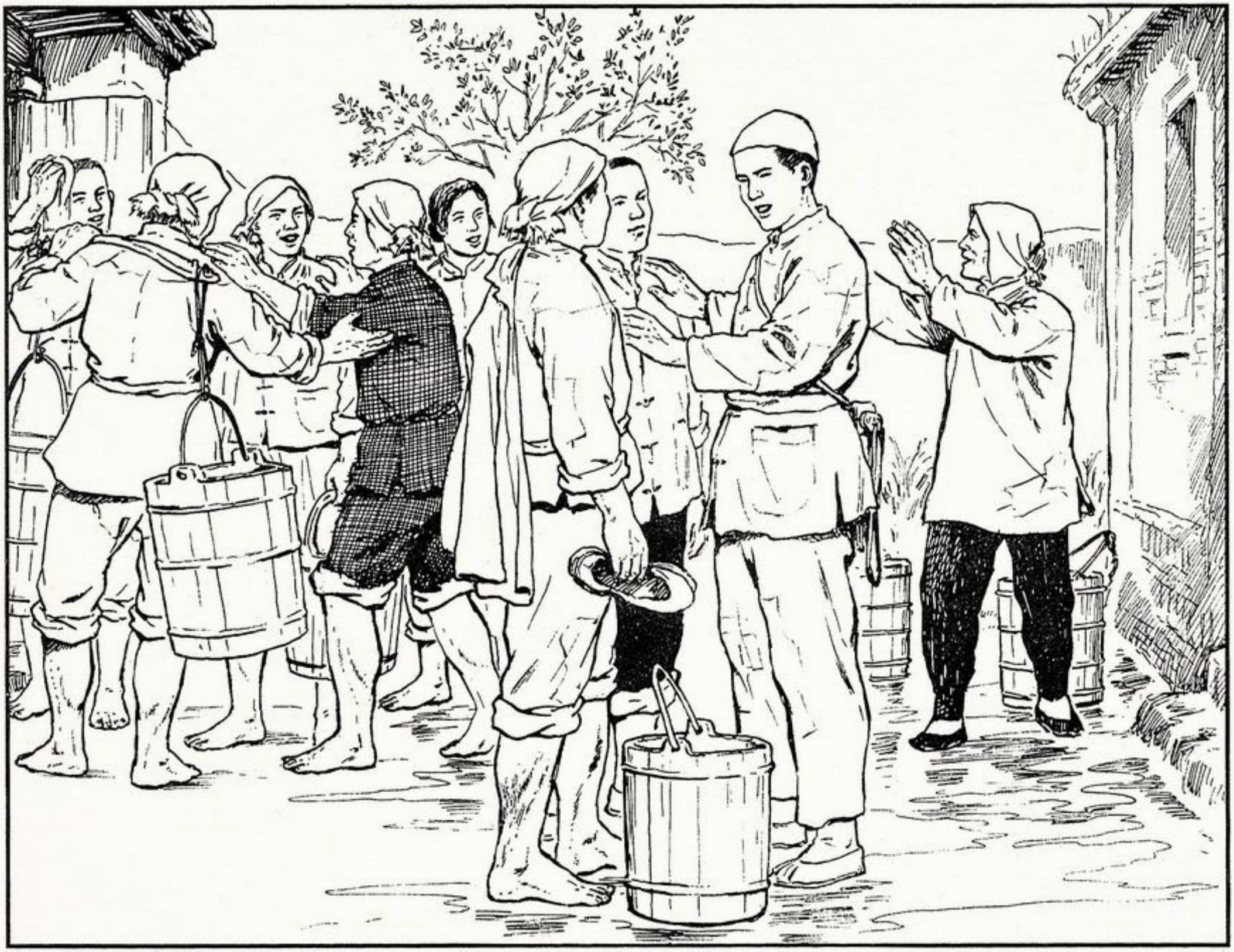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打，敌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先自乱了。场子里的群众吼了一声，一齐扑到鬼子跟前，和他们拼起来了。



敌人被打倒几个，一看情势不妙，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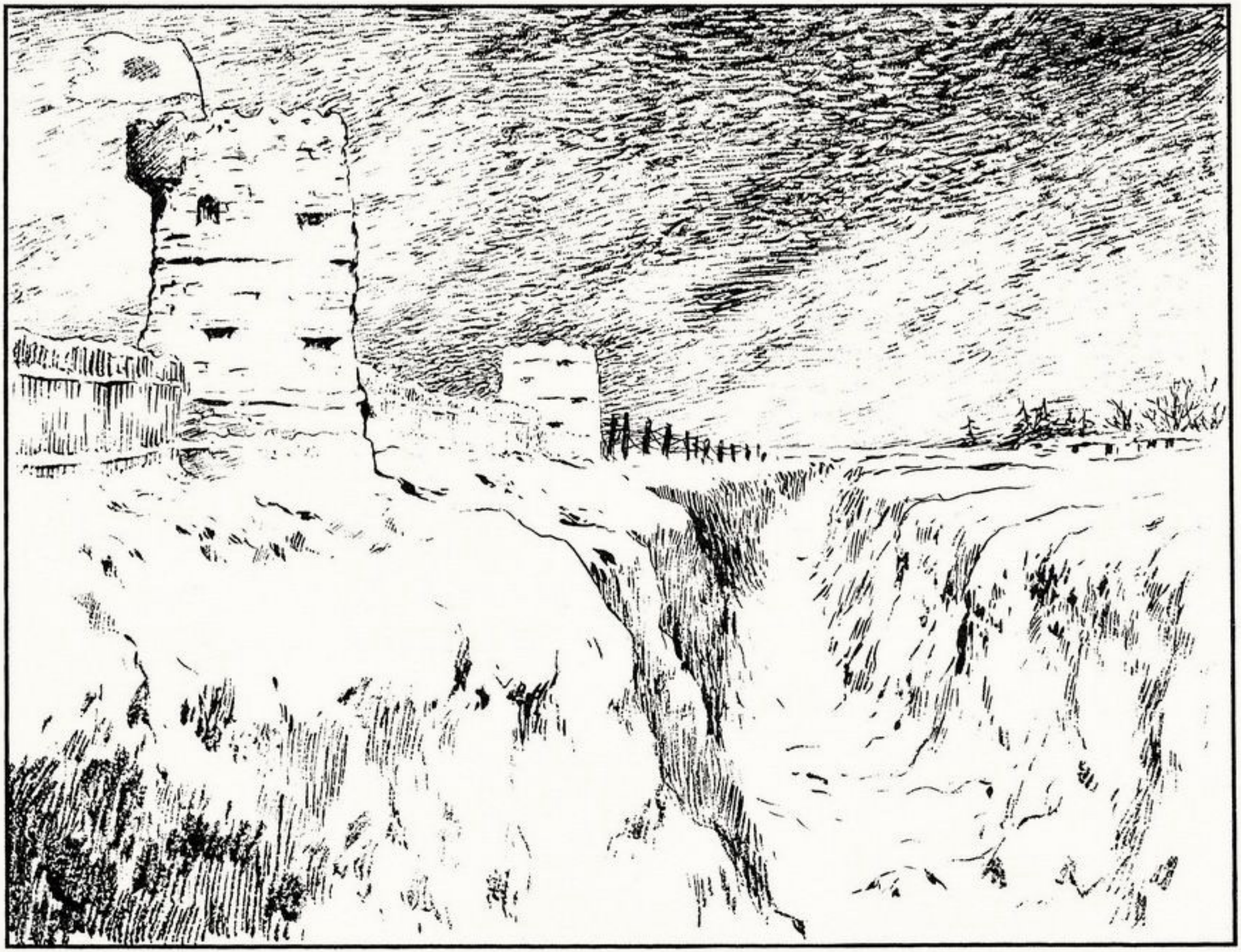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把振海刨出来，他没有死，丘子把他背到村里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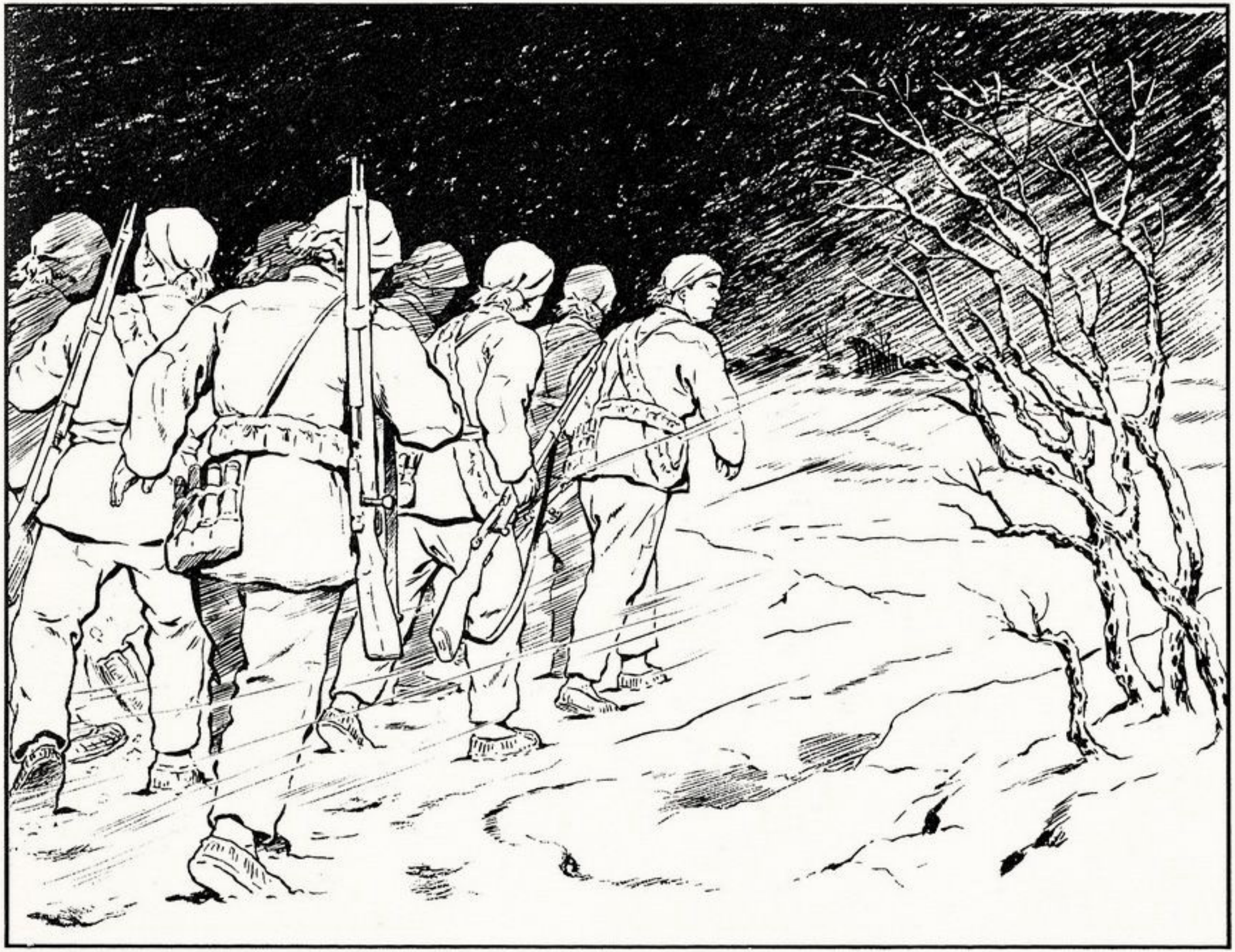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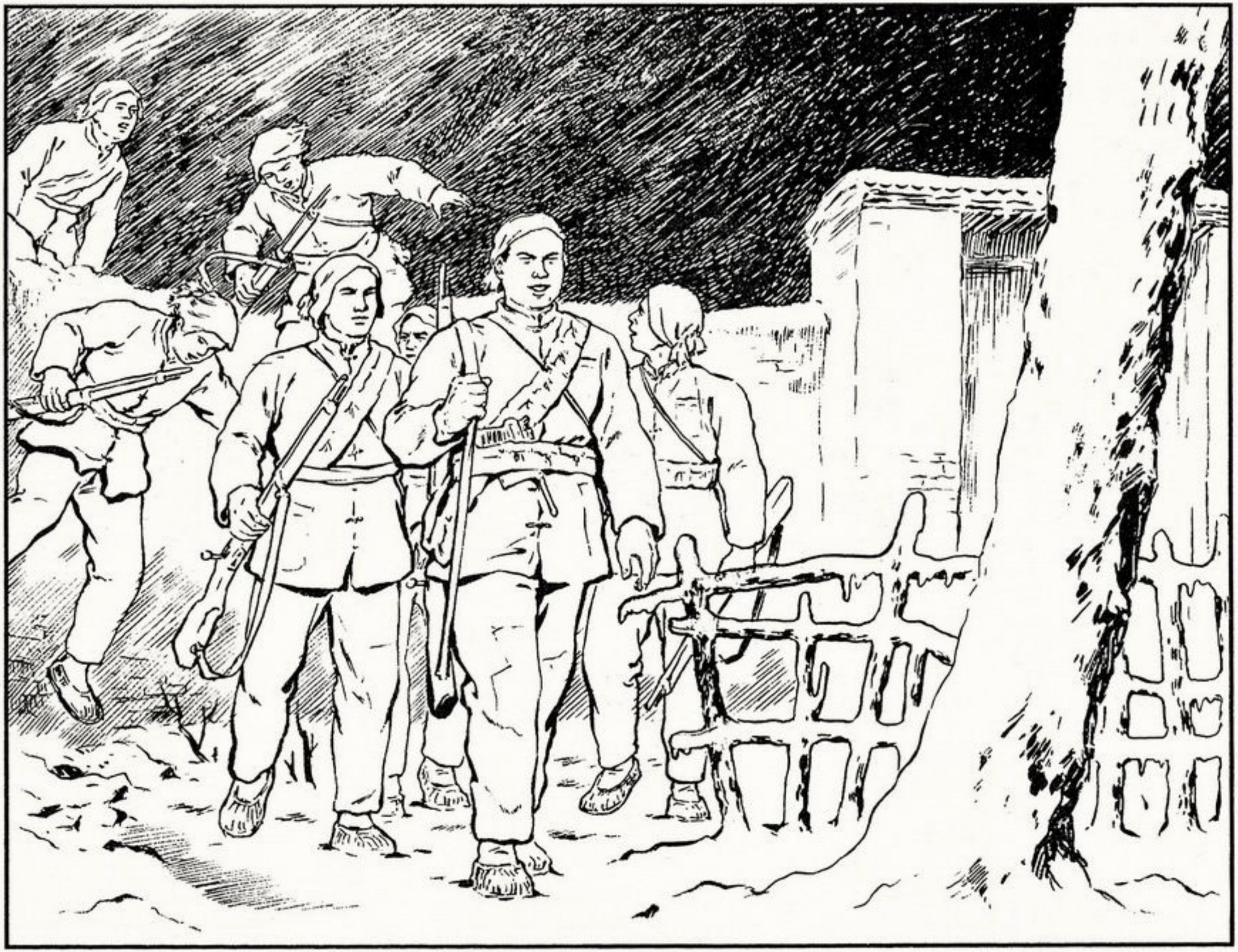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人们忙着挑水帮李大娘把火扑灭了。老马临走时，告诉村干部，让大伙帮大娘把房子修起来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斗争越来越残酷。沿着公路的封锁沟大部分挖成了，敌人想把冀中变成一个白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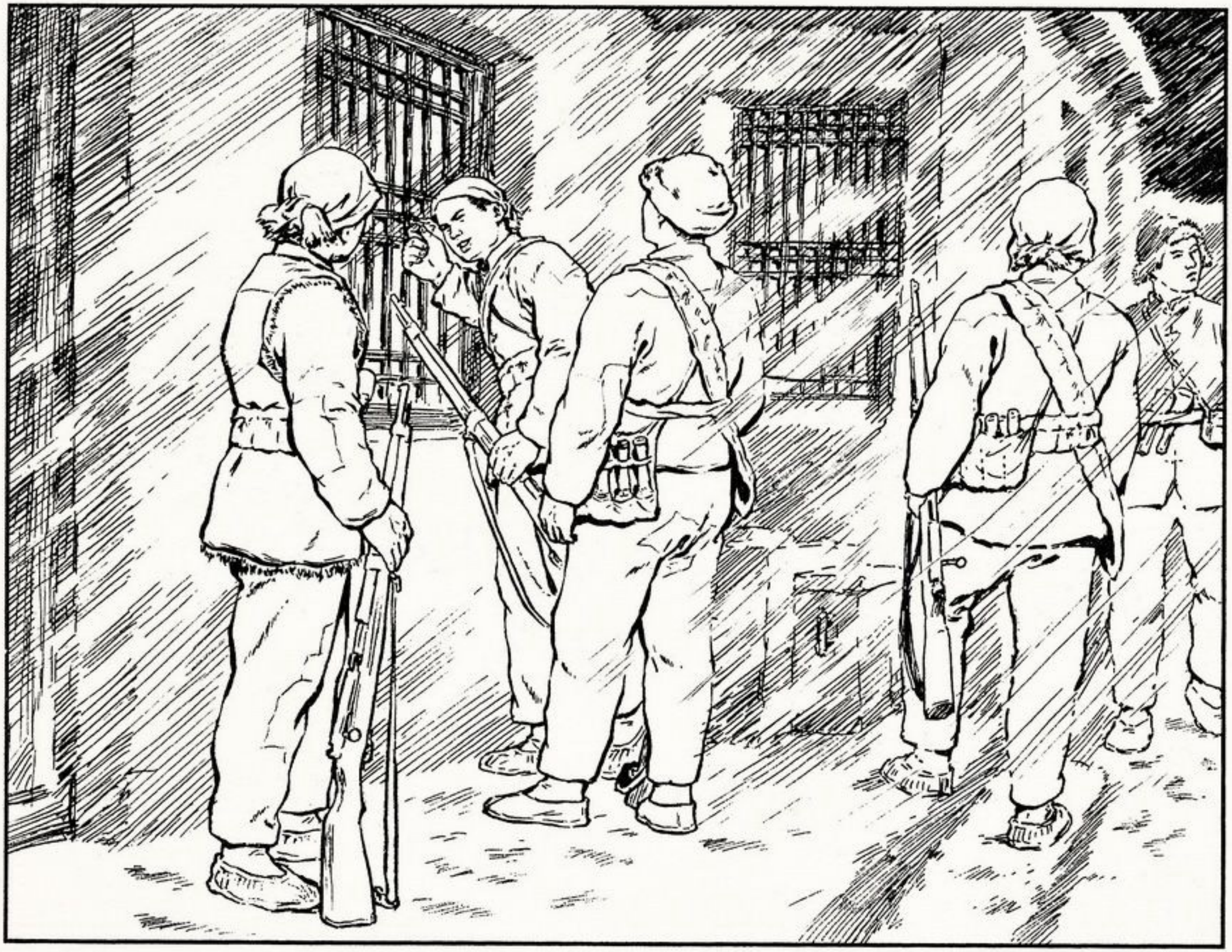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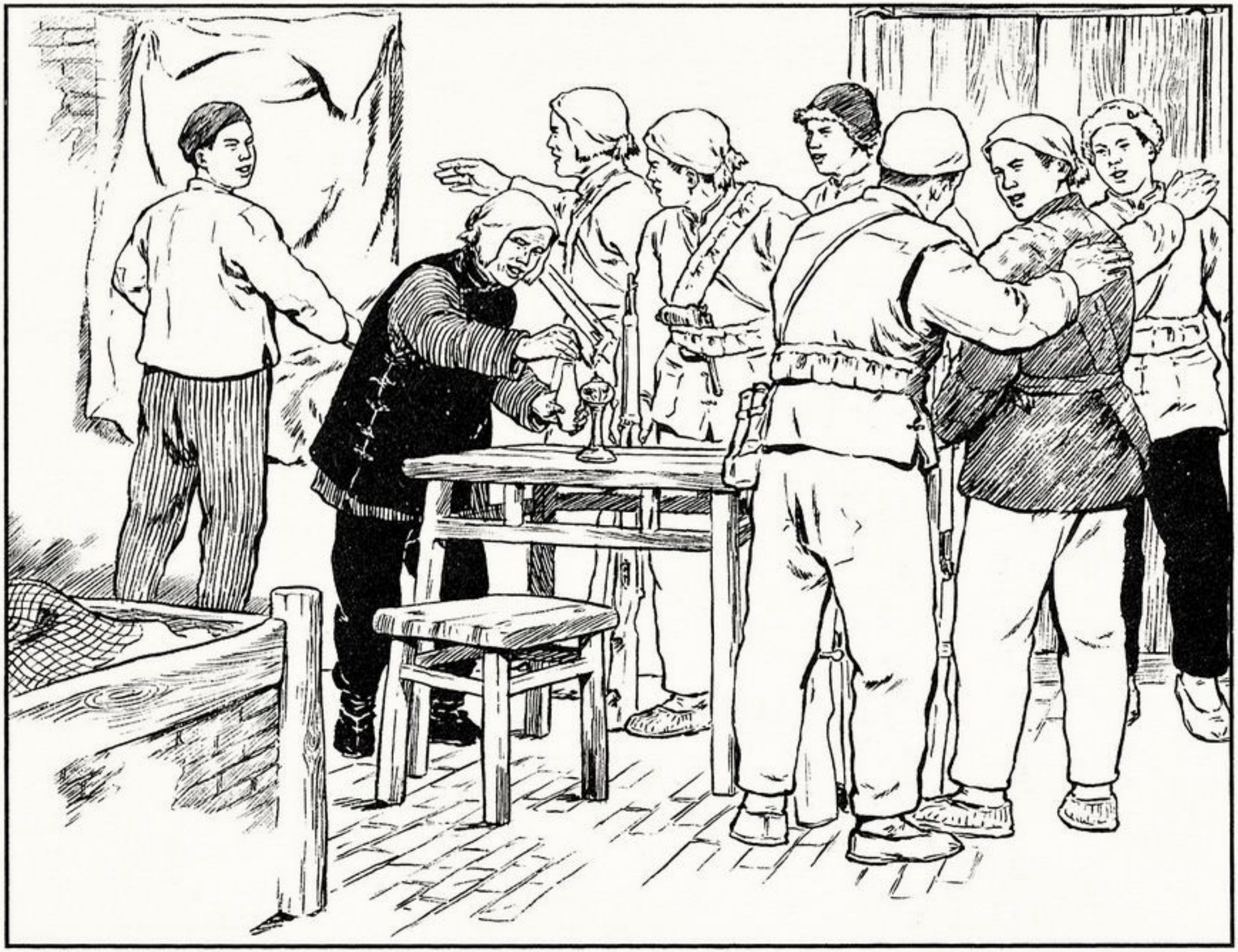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我民兵和群众大力地开展了地道战，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。这天晚上，王振海他们冒着风雪，绕过封锁沟，又到玉田村去检查地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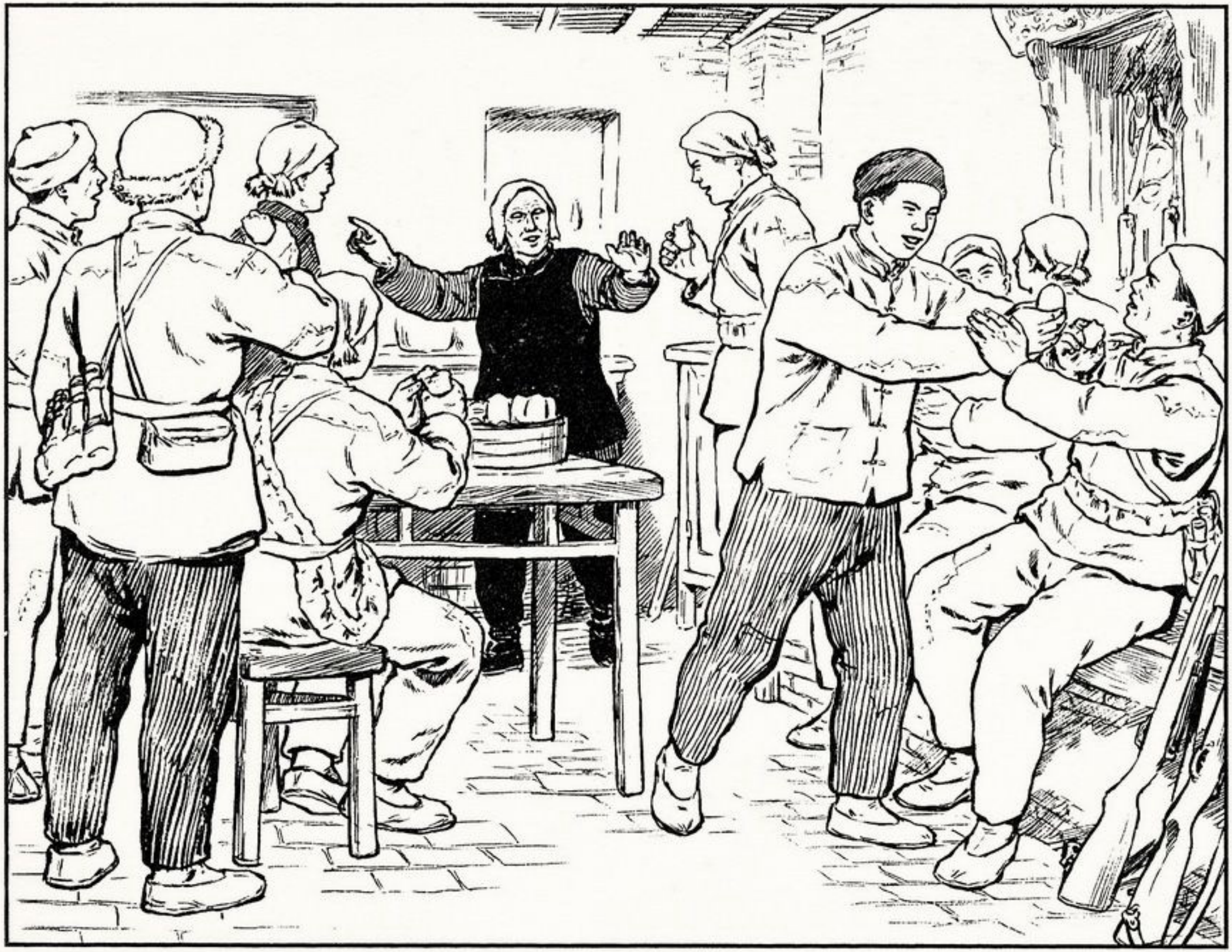
秘密地检查了好几处，都还满意，到大半夜，他们决定到李大娘家休息一下。振海怕叫门会走露风声，便叫队员一个个从院墙上跳了过去。



走到正屋跟前，振海轻轻地扣着窗子，小声地叫着：『大娘，大娘，开开门！开开门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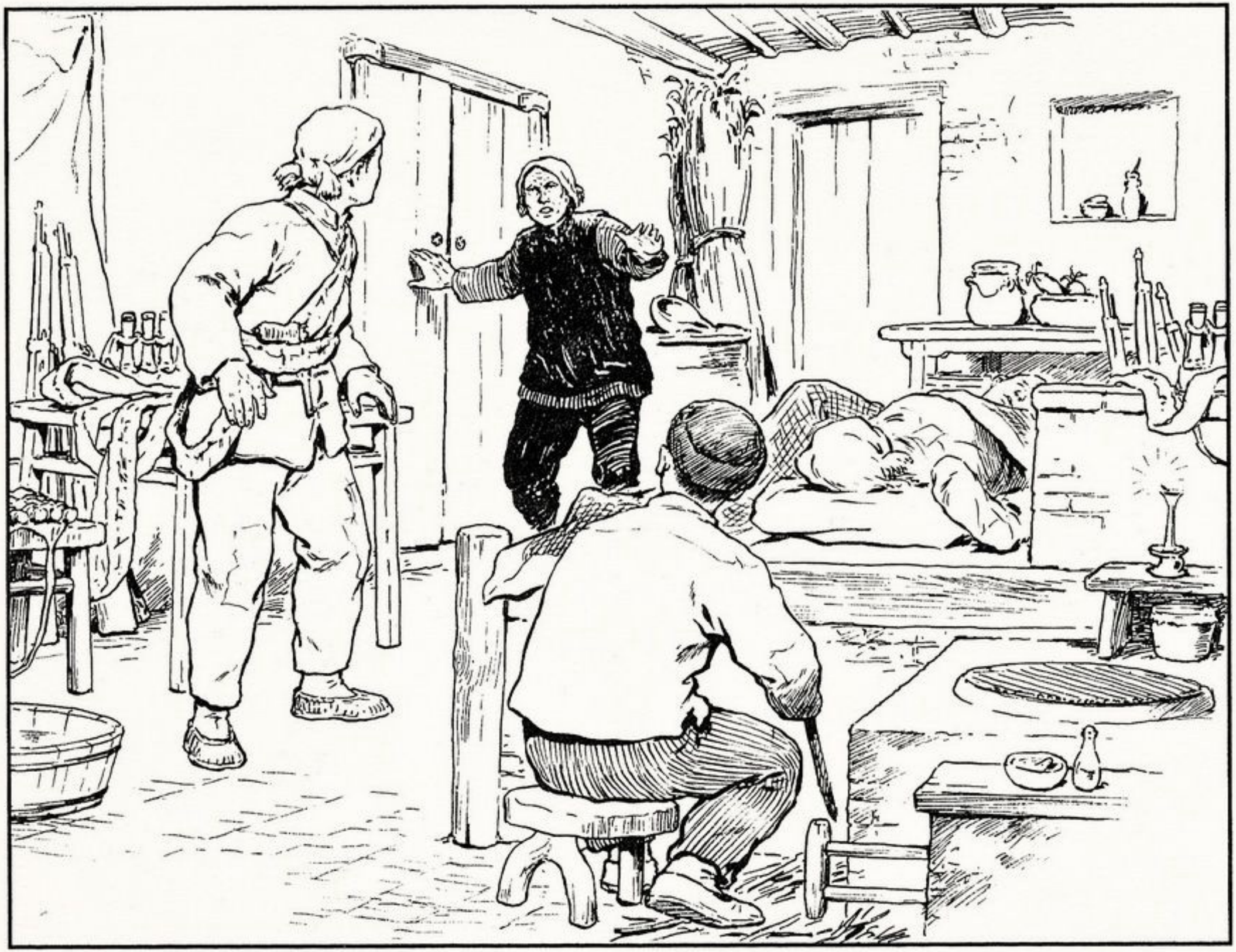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大娘娘儿两个听清楚是振海的声音，忙去开门让他们进来，然后用棉被堵好窗户，点上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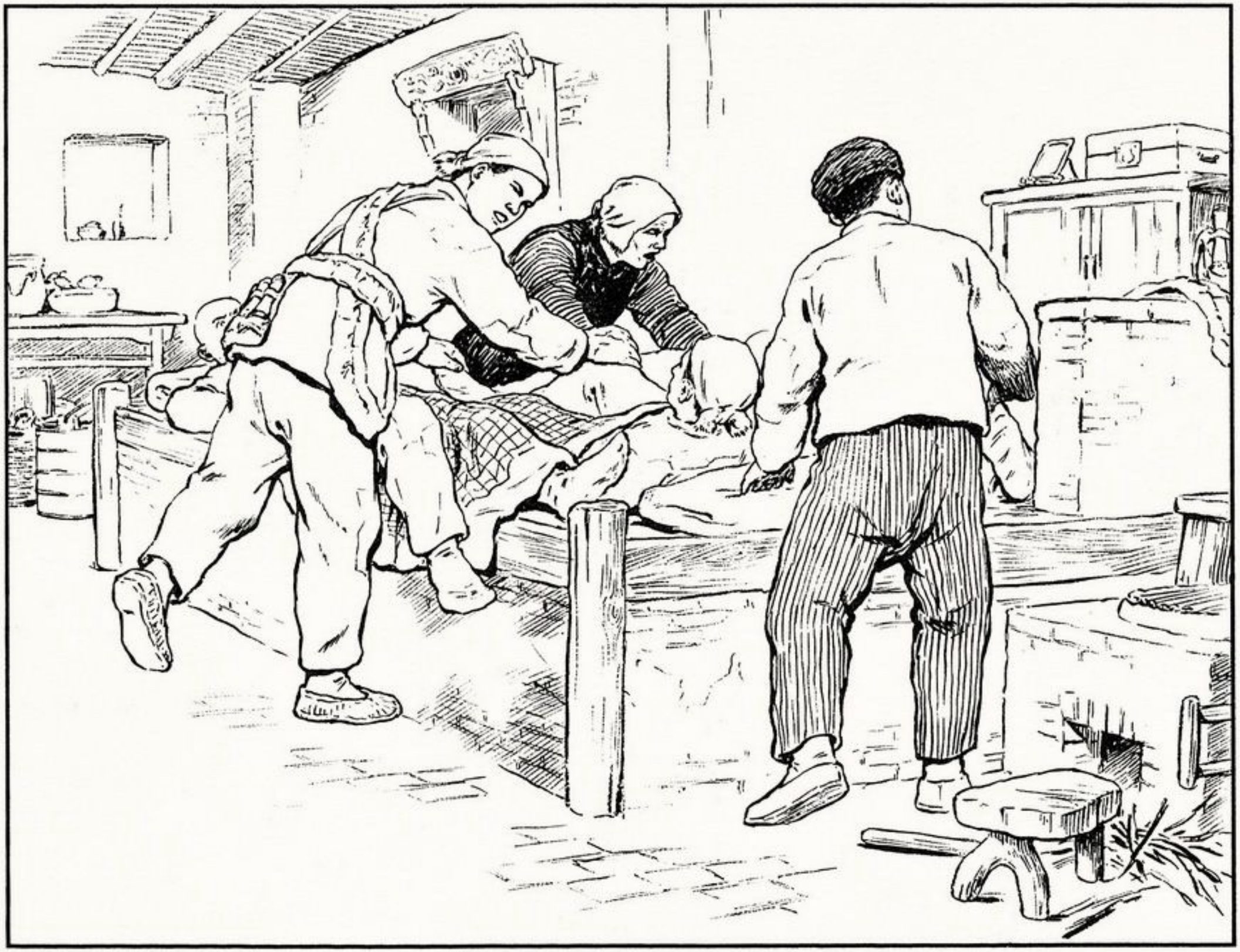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娘一边把馒头端了出来，一边告诉他们：『这两天敌人清乡，抢东西，风声可紧啦，我到大门底下给你们放哨去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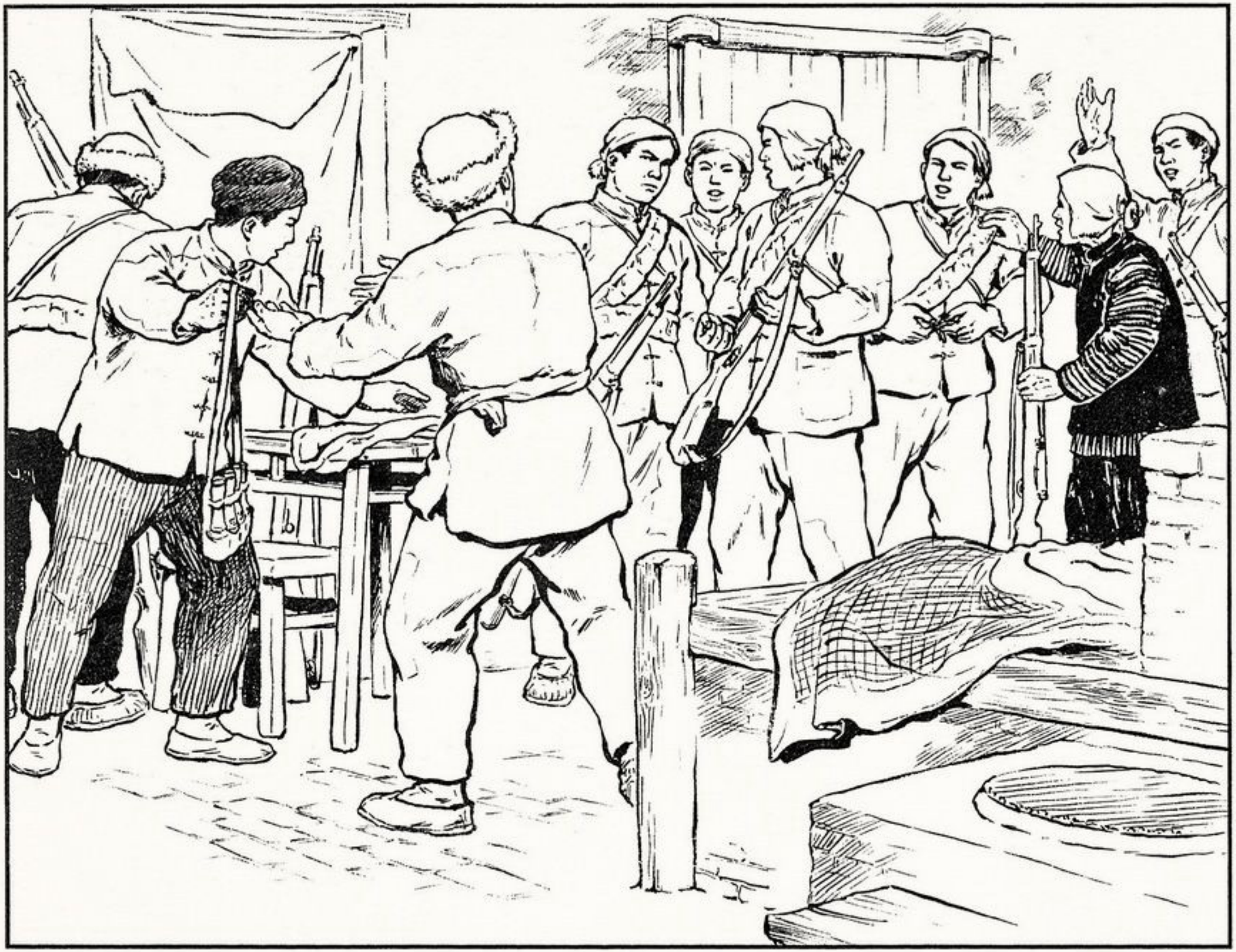
李大娘站在门底下，一阵阵的冷风向她吹来，可她还是紧挨着门缝死死地盯着外边的动静。



不一会，大娘急忙走进来，说：『振海，我隔着门缝看见一群人影，往村子这边走来啦，说不定你们来的时候，被炮楼上的敌人发觉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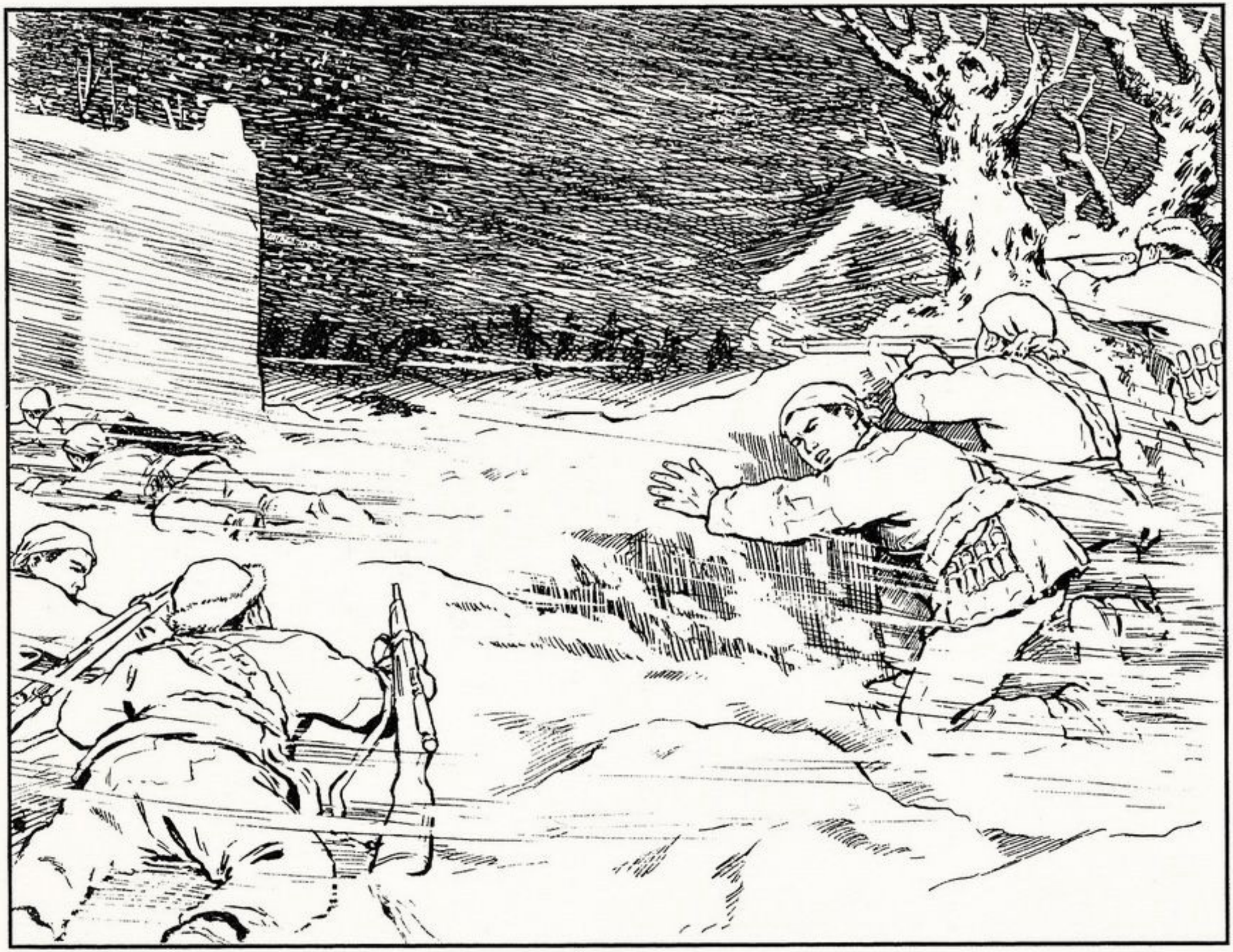


振海忙喊大家起来，大娘也帮着叫：『敌人来啦，快起，快起来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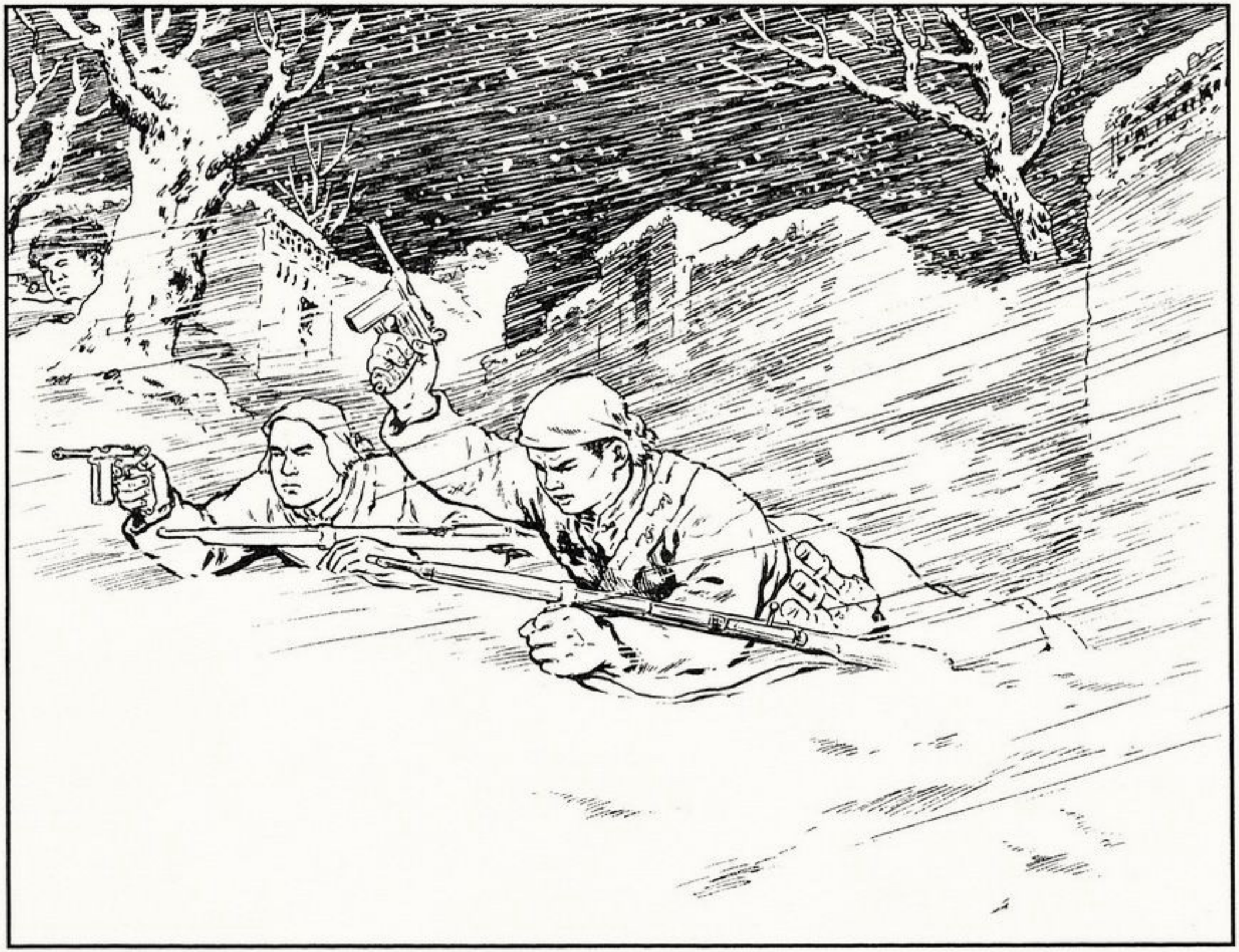


队员们跳下炕来。有人建议冲出去，也有人反对，说敌人也不一定是冲我们来的。有人主张钻地洞，也有人反对，觉得钻洞不保险。

振海叫大家准备好手榴弹，马上出去。他们『哗』的一下跑到院里，门也没有开，就从墙上跳过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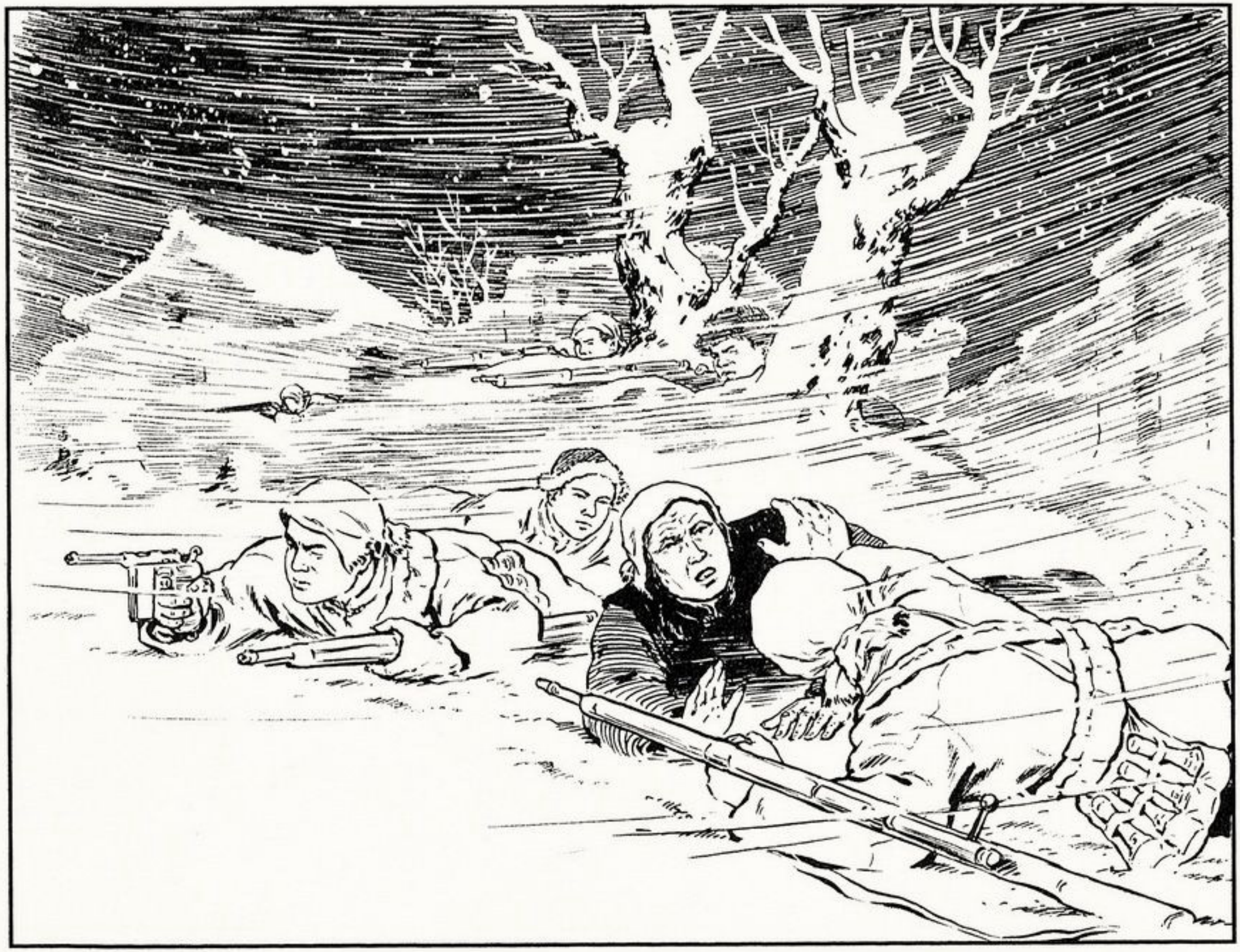


刚一跳过墙，敌人的枪子就射过来了。振海叫大家分成三个组。丘子和其他三个队员打头阵，另两组人从敌人的侧面往外冲。



敌人一边喊着：『捉活的，缴枪呐！』一边朝他们猛扑过来。丘子他们连连射击，把敌人打得又趴下。可是，振海胸脯上也负了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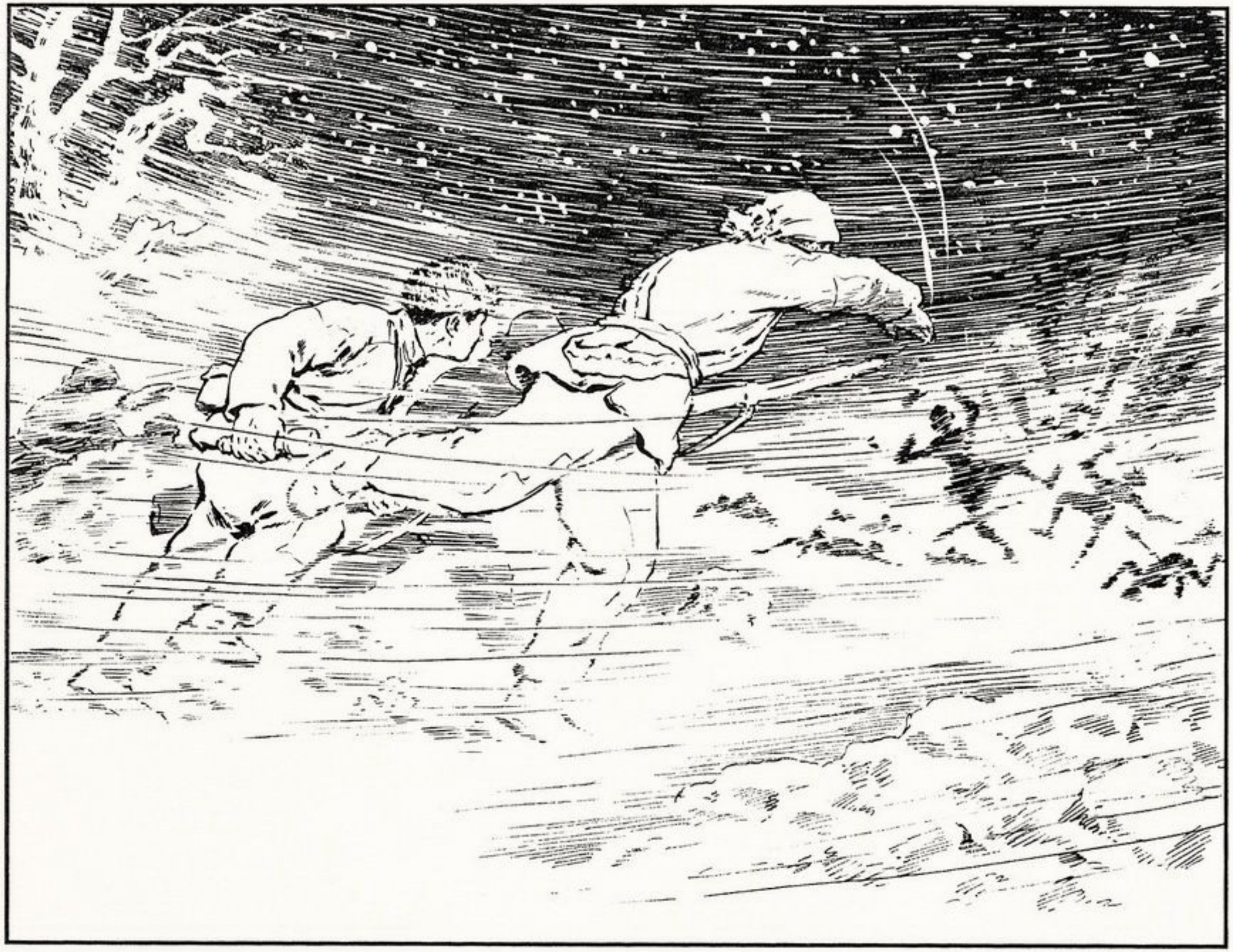
振海要丘子负责带着同志们冲出去，可是丘子舍不得丢开队长，要背着他一起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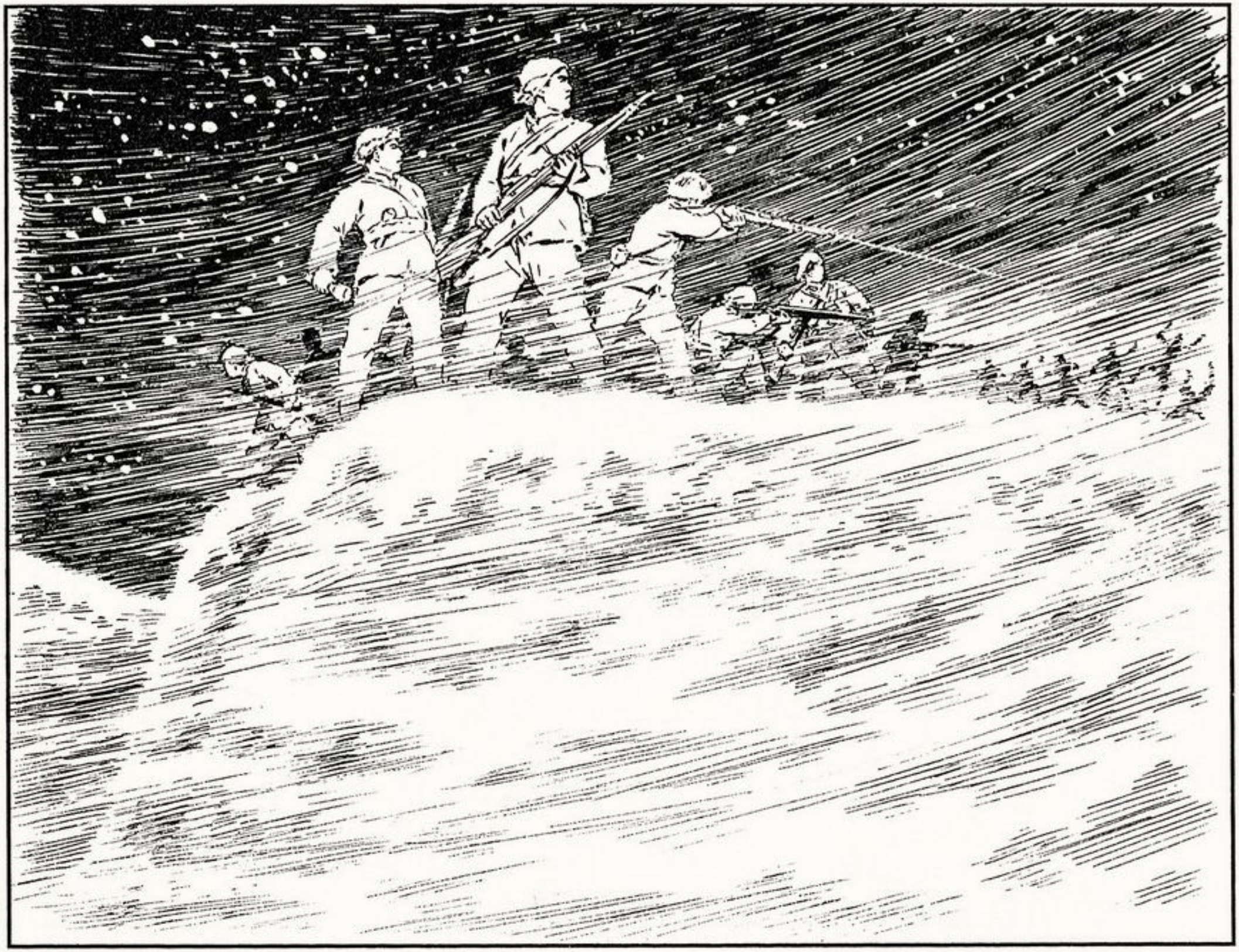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李大娘在门缝里早看见了。她悄悄地开了门，顺着墙根爬到振海跟前。振海见是大娘，忙推着她：『……这地方危险，你快回屋去……』

大娘也不容他分说，喊小青来背他走。丘子说：『小青，我们在这儿顶着，你把队长背进去，快点出来！』

小青忙背起振海，弯着腰朝大娘家里爬。大娘在后边给他们抱着枪，又顺着墙根爬进院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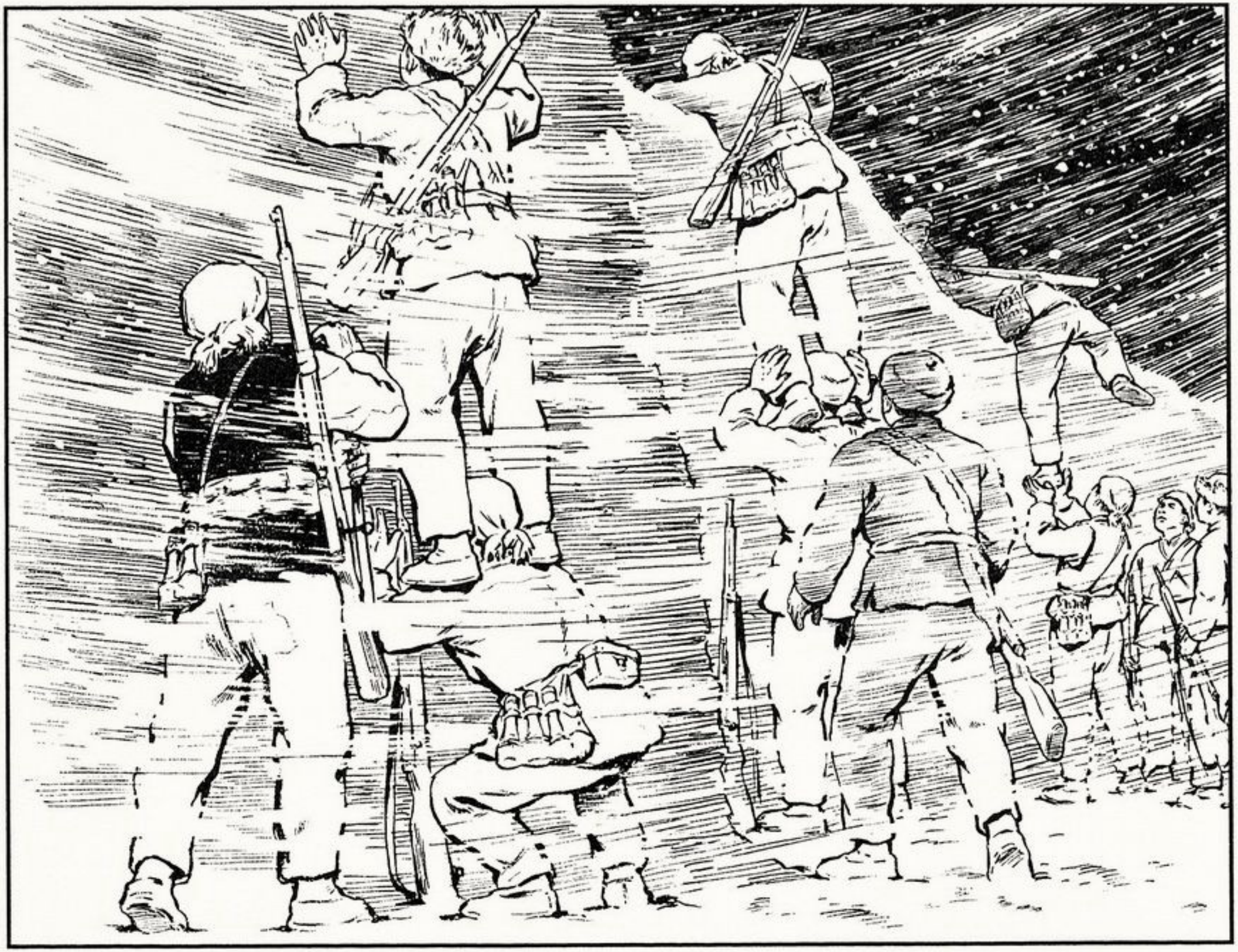
双方僵持了一会，丘子等小青回来时，便决定突围，一个组掩护，另两个组替换着往外冲。



到底冲出村去了，可是他们被前面一条封锁沟拦住了去路，这下可糟了。后边敌人一片喊声：『前边有沟挡住了，你们跑不脱，快缴枪！』

丘子指挥两个组下沟，爬过去；自己一个组在这边顶着打。

那两组的队员们溜下一丈多深的沟，又想出办法往那边爬：一个人靠着沟帮蹲下，另一个人踩在他肩膀上往上一跃，便爬上沟去了。



最后一个，上边的人用腰带接起来把他吊上去。两个组一爬过去，便朝敌人猛射，掩护丘子那一组过来。敌人向前冲了没几步，都被火力压了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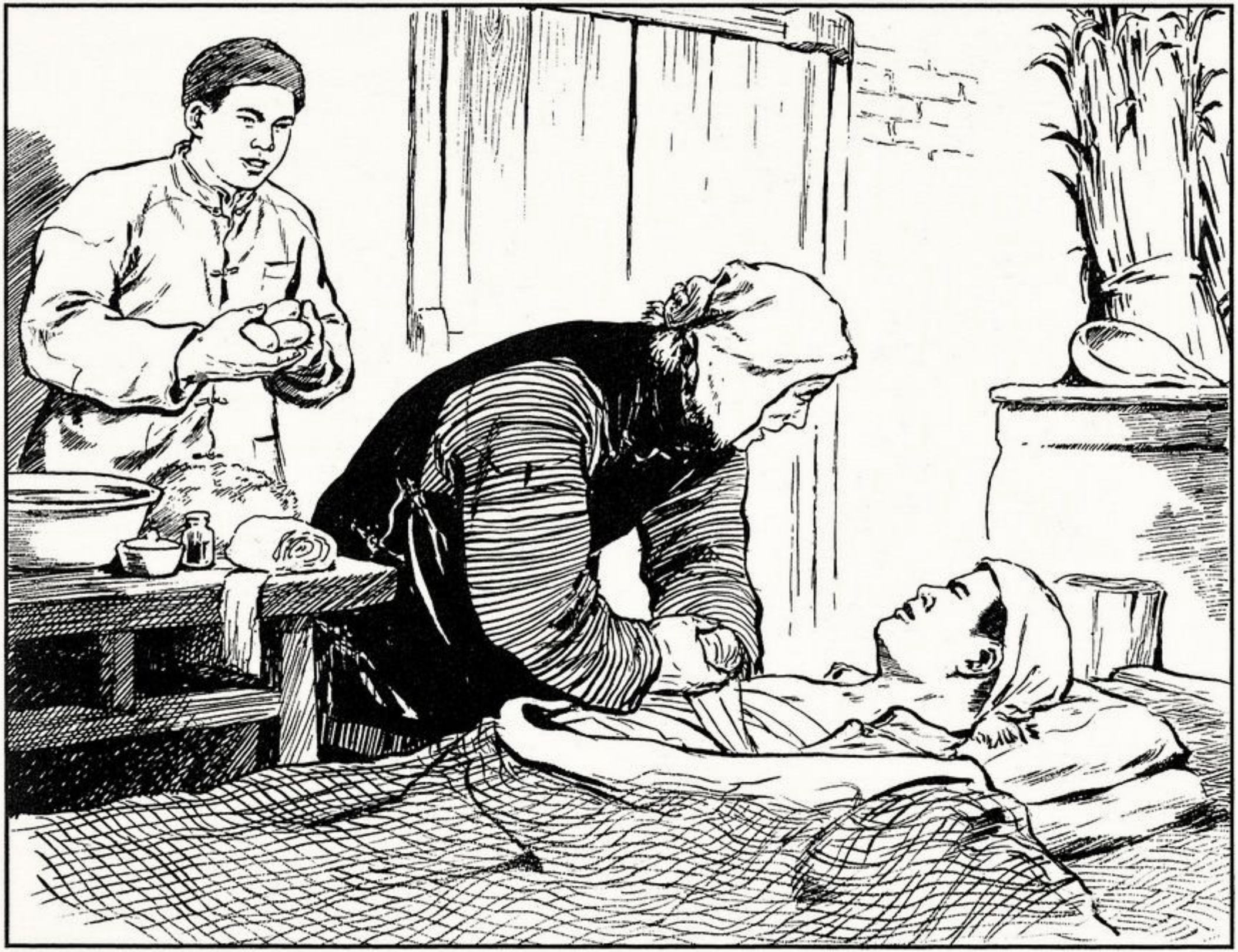
等敌人追到沟边，丘子他们早跑远了。有的伪军要追过去，大多数都反对道：『追，追个蛋，不要上这些土八路的当，再碰上地雷那更倒霉啦。』

伪军们七嘴八舌地争论了一阵，决定回李大娘家去整治她，家里窝藏八路，这还了得！

可是走进大娘家里一看，大娘和来福倒背着手，在柱子上绑着哩。李大娘一见他们进来，哭着叫嚷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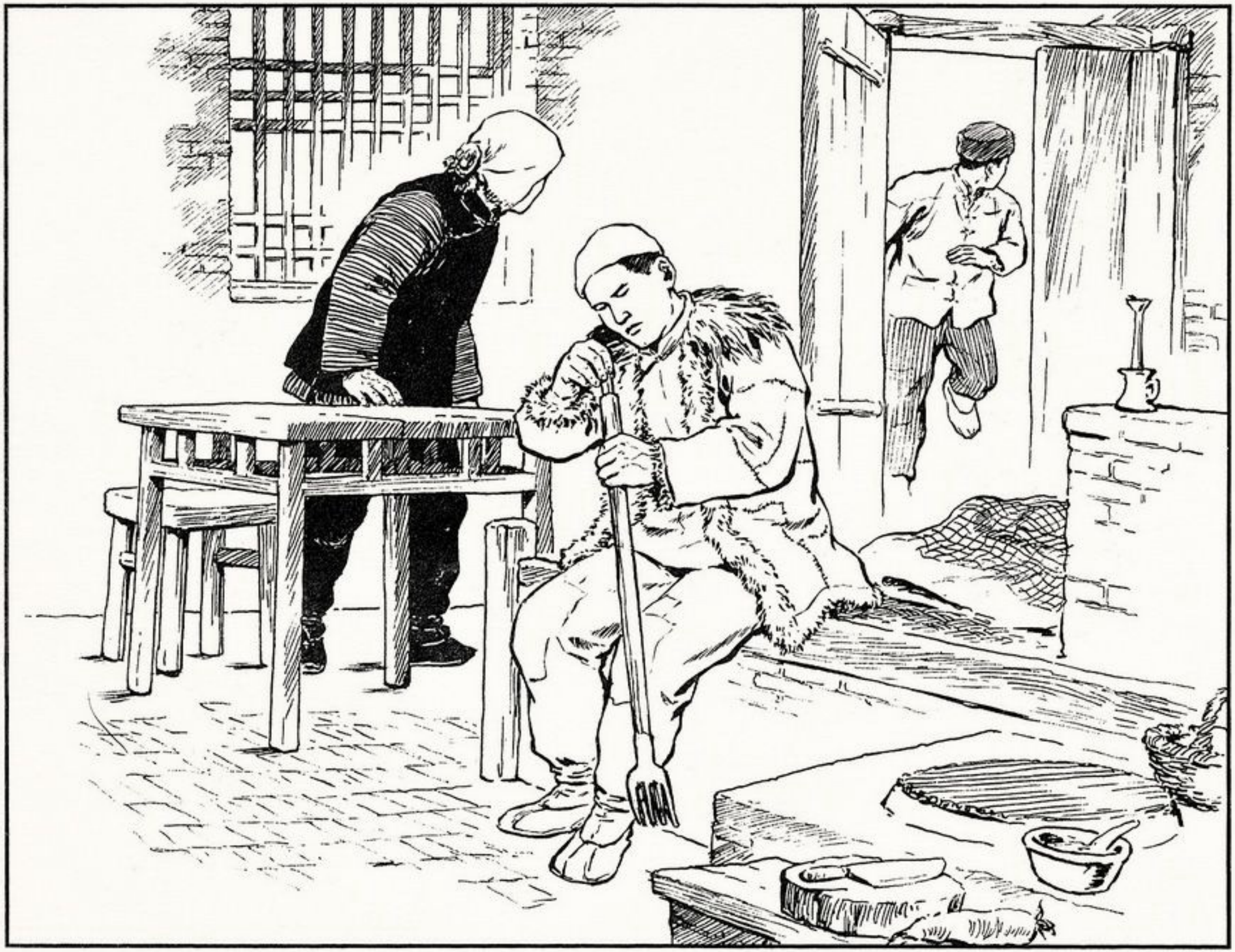
伪军见她娘儿俩哭得那么凄惶，便给他们松了绑，骂着：『妈啦个巴子，走吧！』

原来，大娘料到敌人要回来，故意叫小青把他娘俩绑在这里的，等敌人走远了，她才关紧院门，叫来福从洞里扶出振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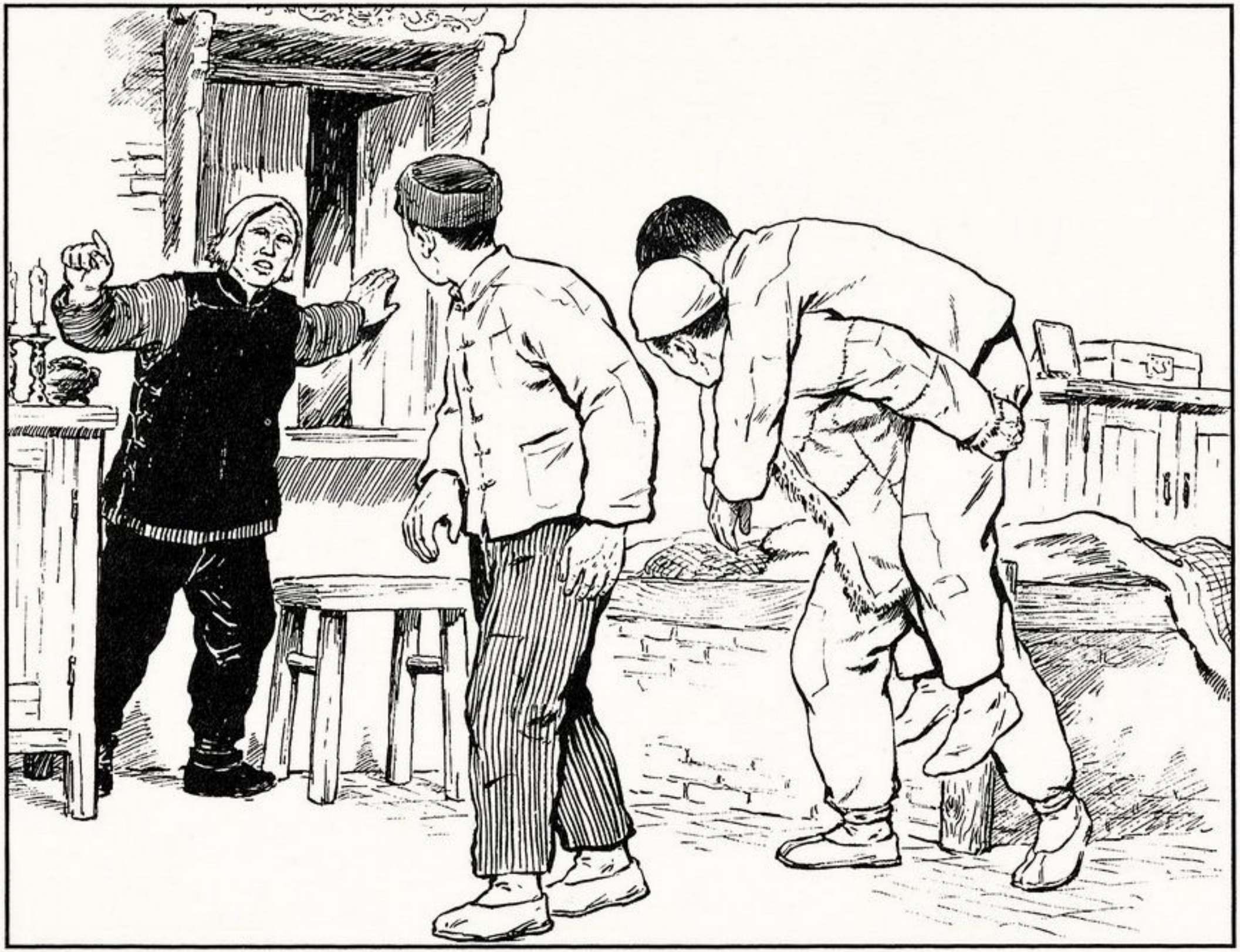
大娘替他包扎伤口，触到痛处，振海猛地叫了一声，睁开眼问道：『啊，小队的同志到哪里去啦？』大娘挨近他耳朵说：『他们把伪军打散了，突围啦。你好好躺着，别说话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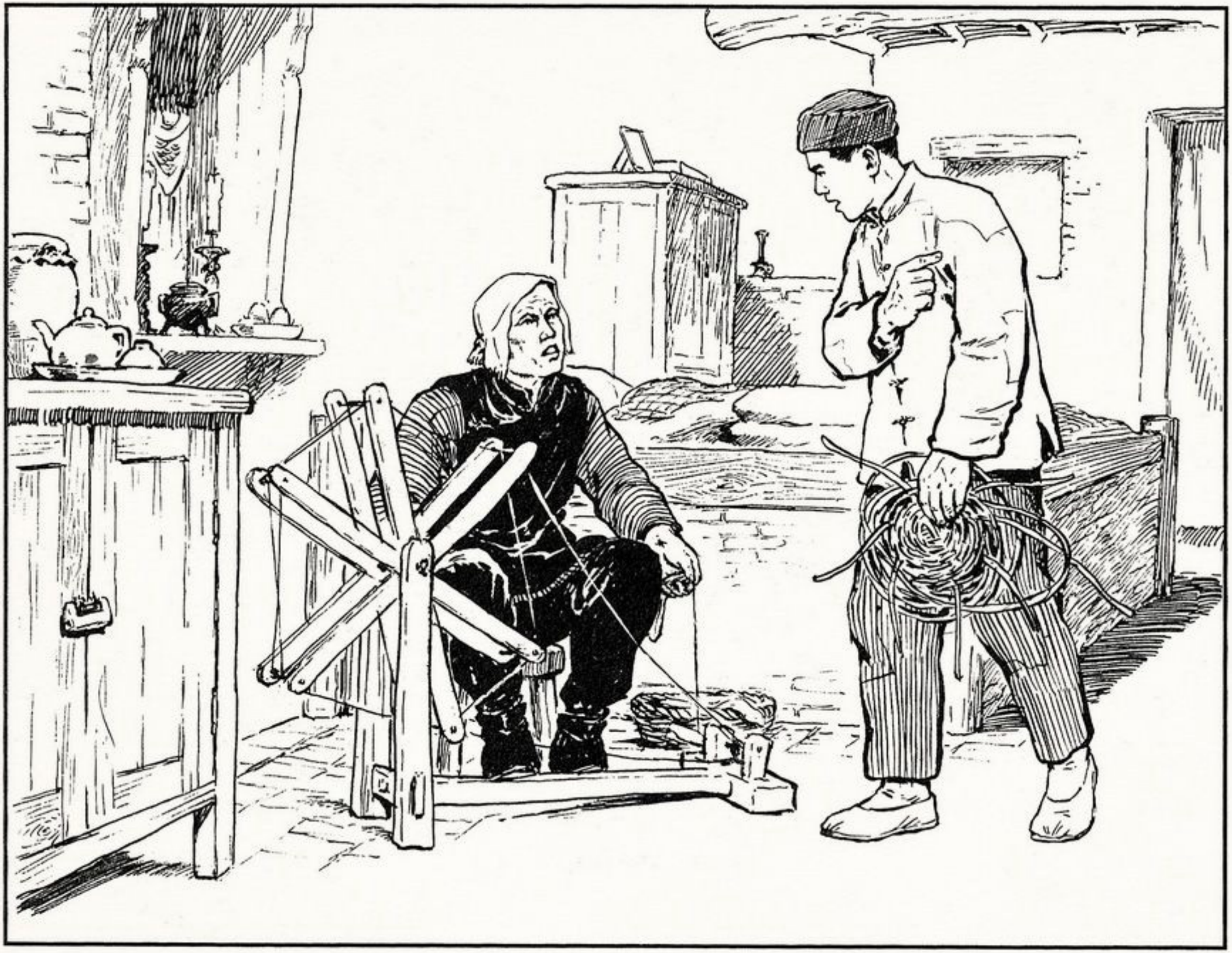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中午，区委书记老马在大堤村听到这个消息，赶忙背着个粪筐，到李大娘家里来，一听说振海的伤势很重，不由得焦急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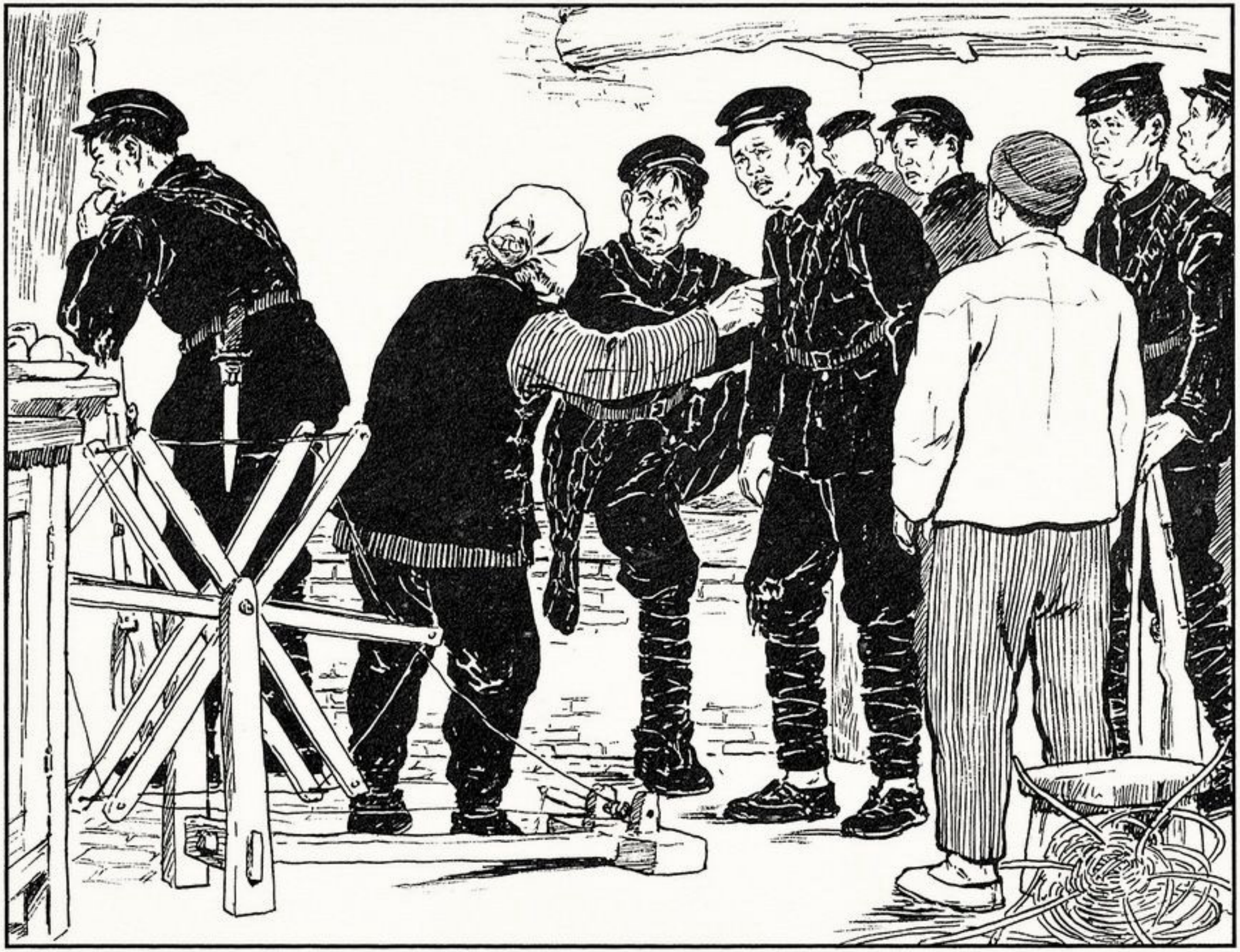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一想，小王庄上有地区队的一个医院，能不能送去，先要写封信去联系一下。大娘要他赶快写，让来福送去。老马忙从叉柄里拿出笔和卷折的小本子。

老马正要写信，来福急急忙忙地从外边跑进来，说村子里又来了敌人。大娘一面叫老马背振海下洞，一面叫来福到门口再去瞧着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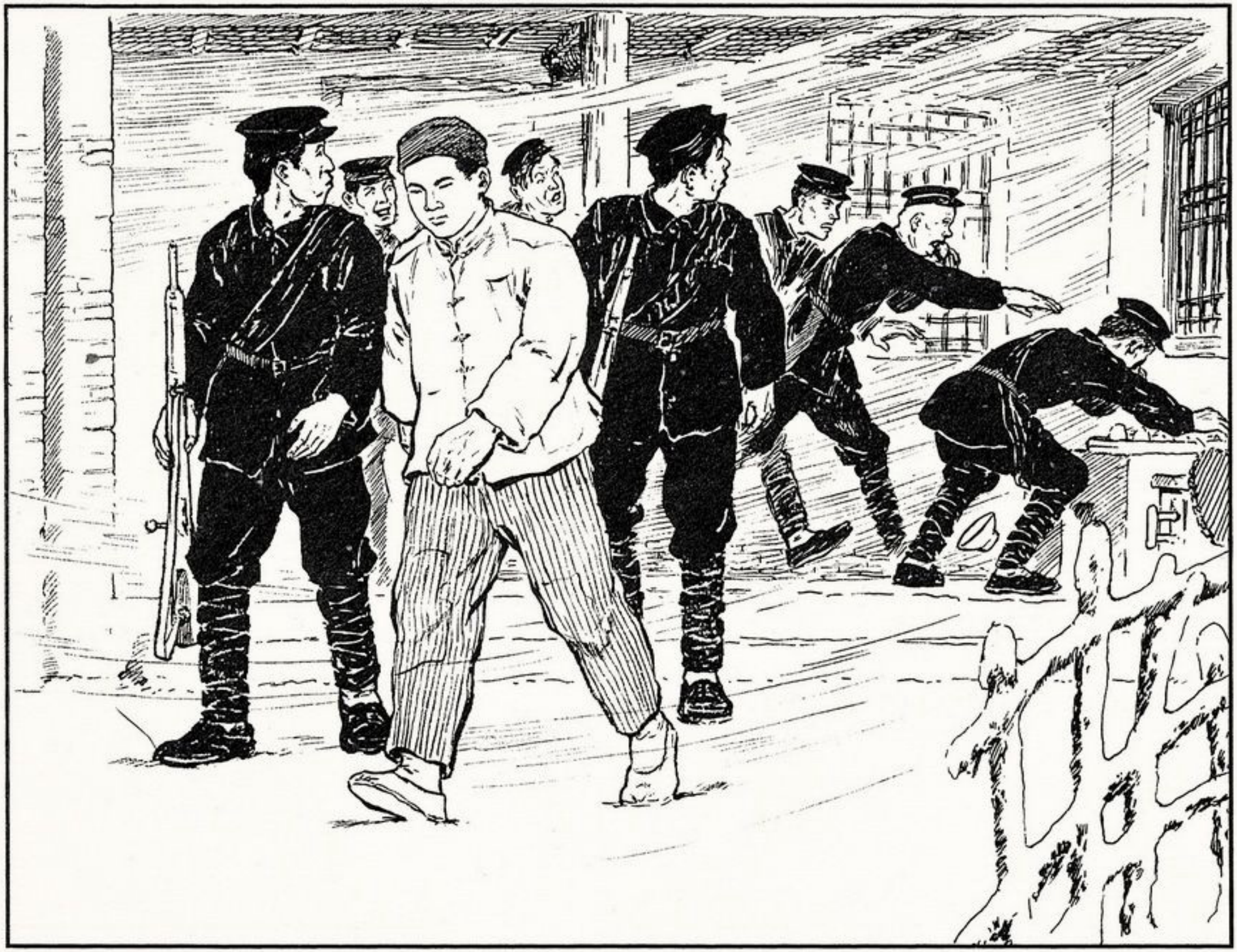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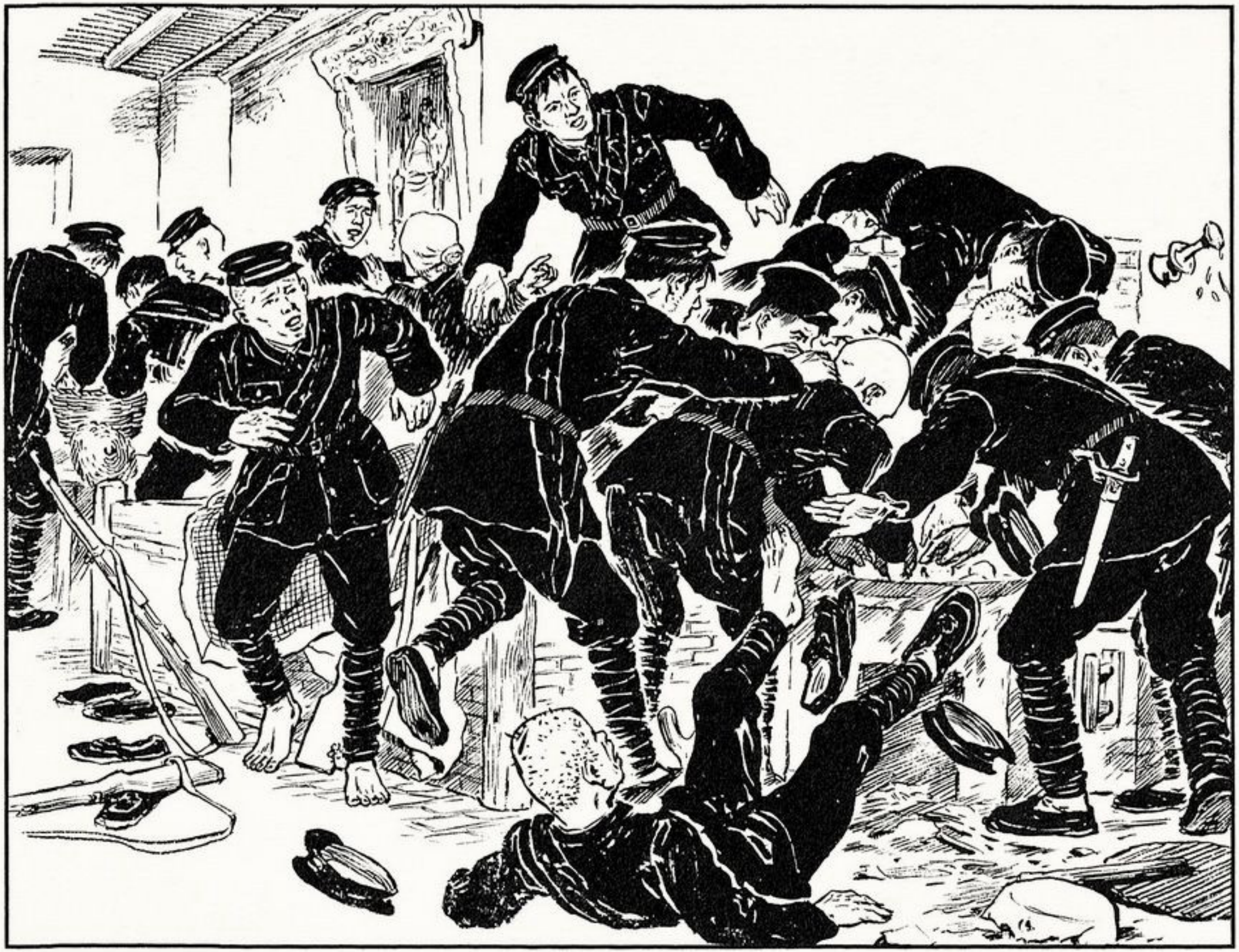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和振海才下洞，来福又跑进来说：『有十几个敌人朝咱们门口走来啦！』大娘心里直跳，但立刻又镇静下来，坐下摇起纺车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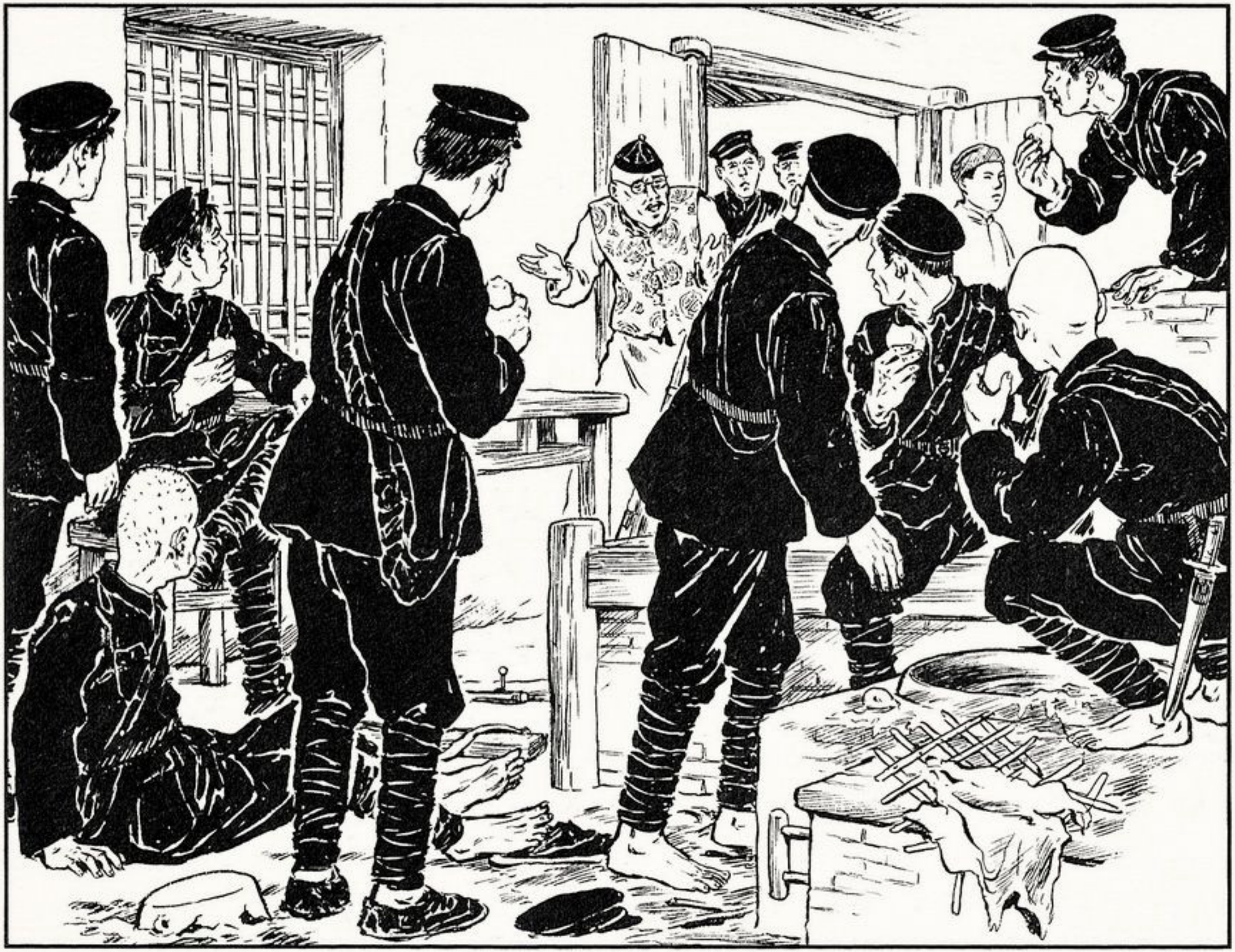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十多个伪军闯进来。大娘招呼他们坐。有一个伪军问她村里的维持会长在哪儿住。大娘说：『哟，会长在街当中住……』



大娘一听话音不是来抓振海的，才稍稍放了心。来福自告奋勇地要带他们去找，伪军班长派了两个伪军跟来福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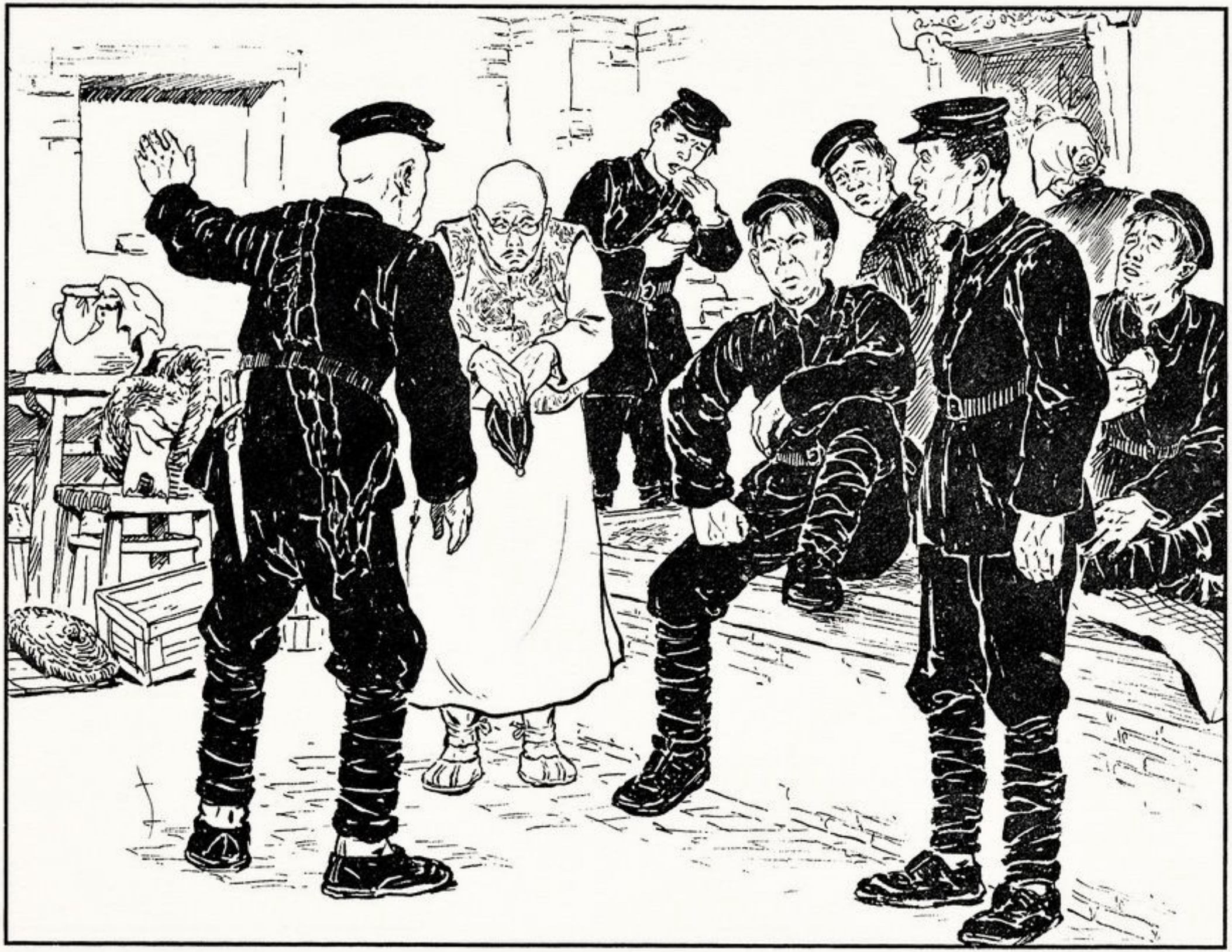


剩下的伪军把大娘家的包子和肉全找出来，抢着吃。原来这些敌人从保定往肃宁的据点去送子弹，走到玉田村北的公路上，被民兵们事先栽下的刀子划破了车胎，开不动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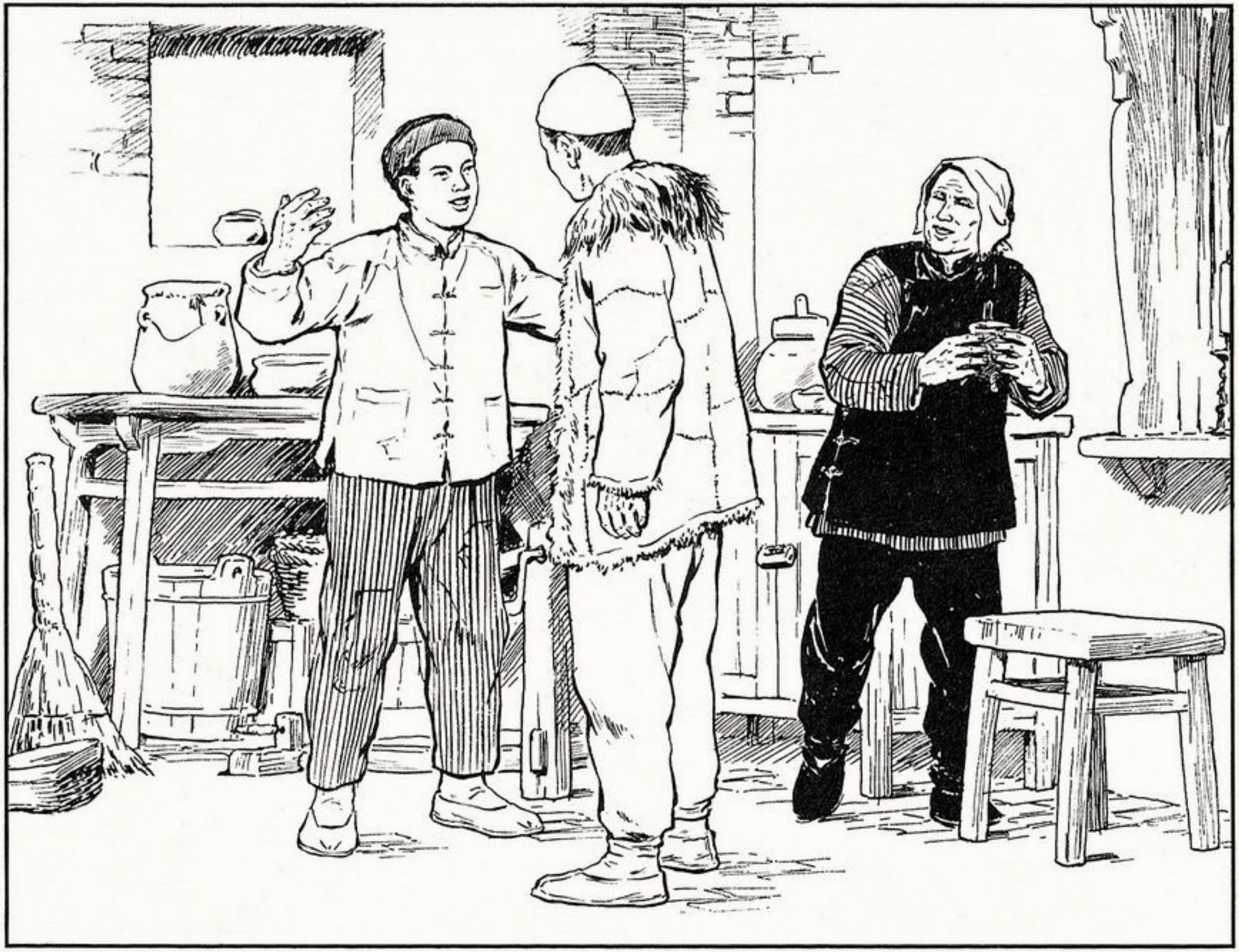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，来福引着那两个伪军把会长找来了。会长一进门，就对着伪军们低头哈腰地打招呼：『大家路上辛苦了，先做饭吃吧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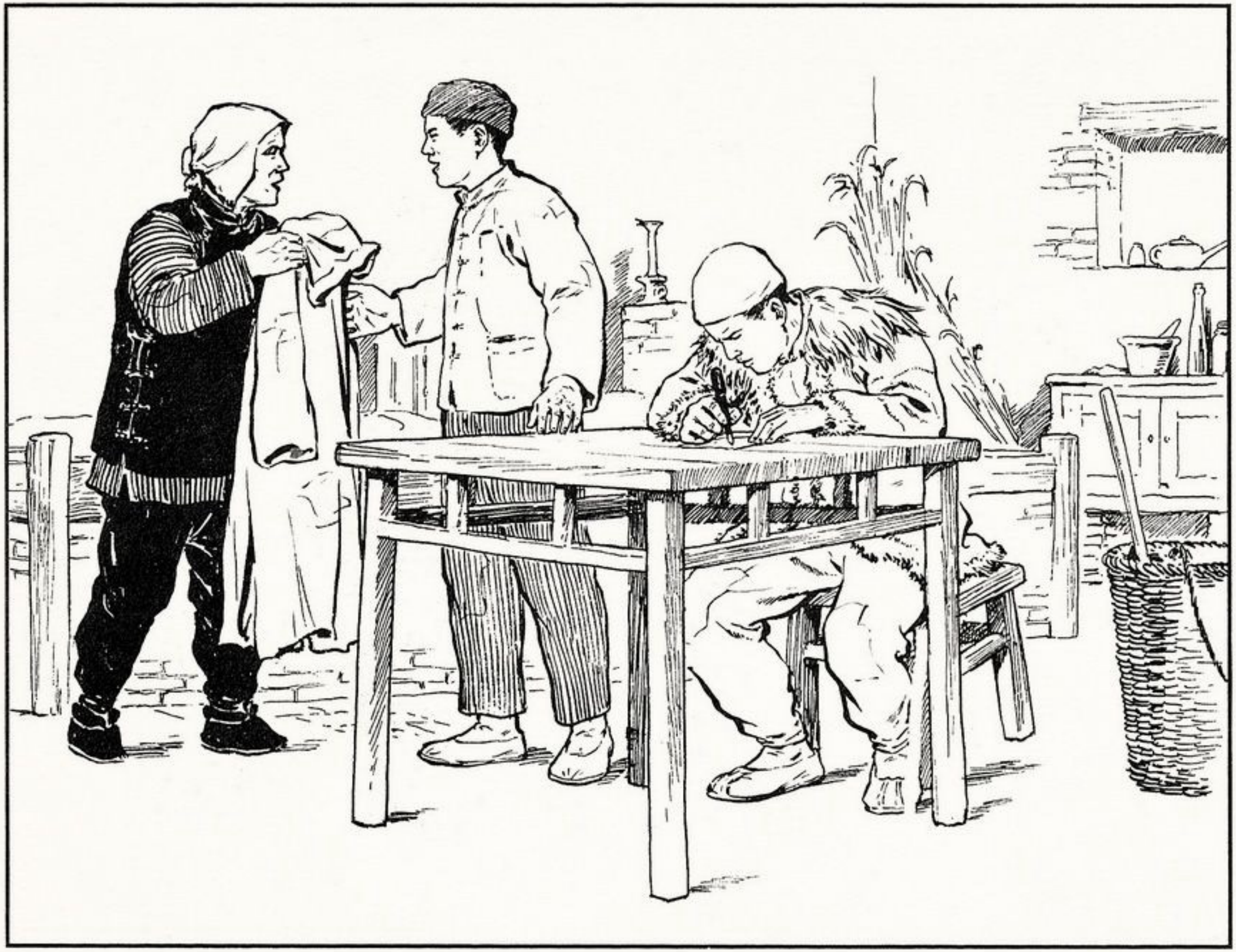
伪军班长问他路上为什么栽着刀子，会长说不知道。那班长有气正没处发作，骂道：『什么不知道，妈啦个巴子！』顺手一巴掌，『啪』的打在他脸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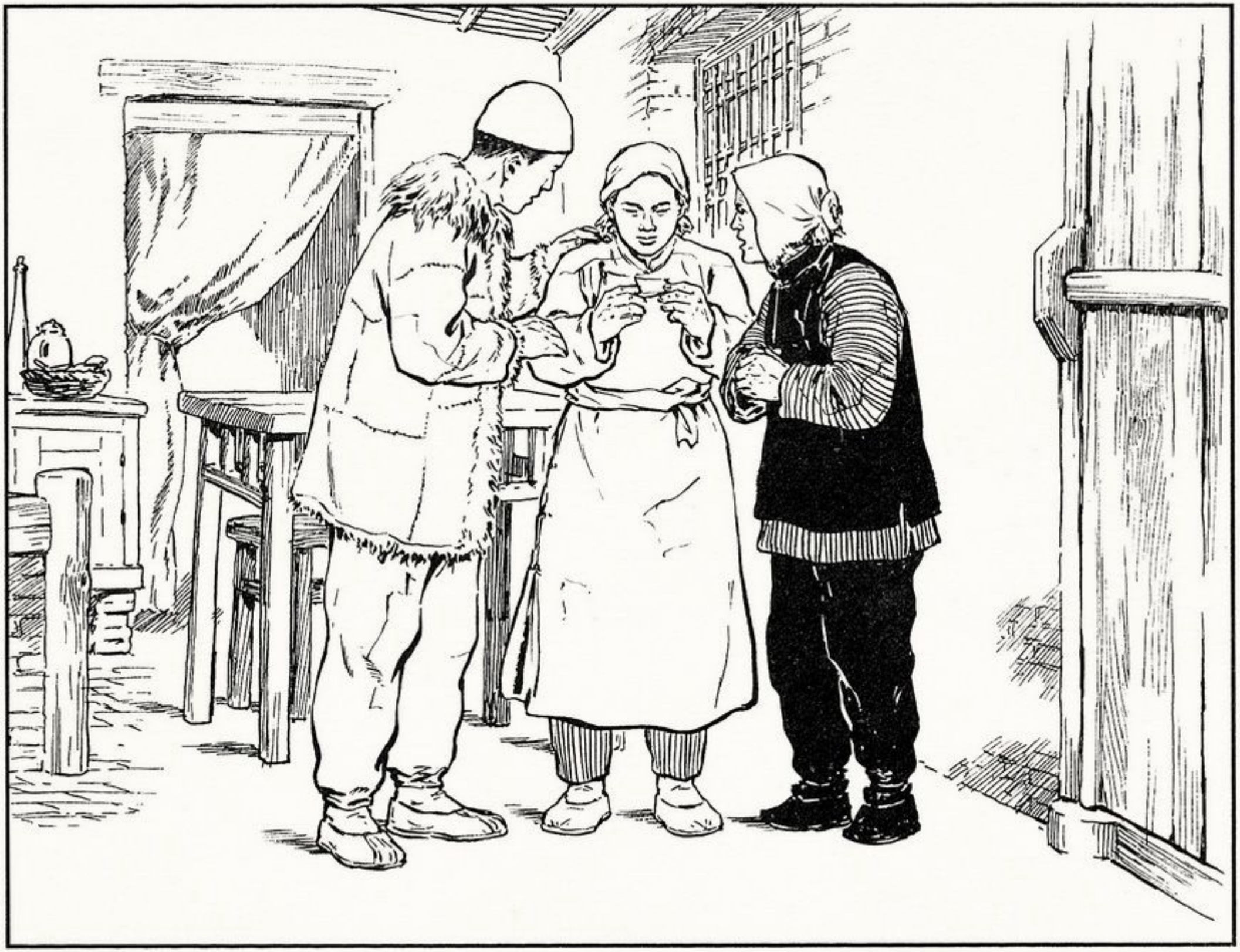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旁边几个伪军出了主意：现在揍他也没有什么用，要他赶快先找三辆大车，把子弹运到肃宁交差，那两辆汽车暂时留在村里。

伪军班长觉得这也是个主意，便领着人出去了。来福等他们一走，忙把老马叫出洞，把村里的这些情况告诉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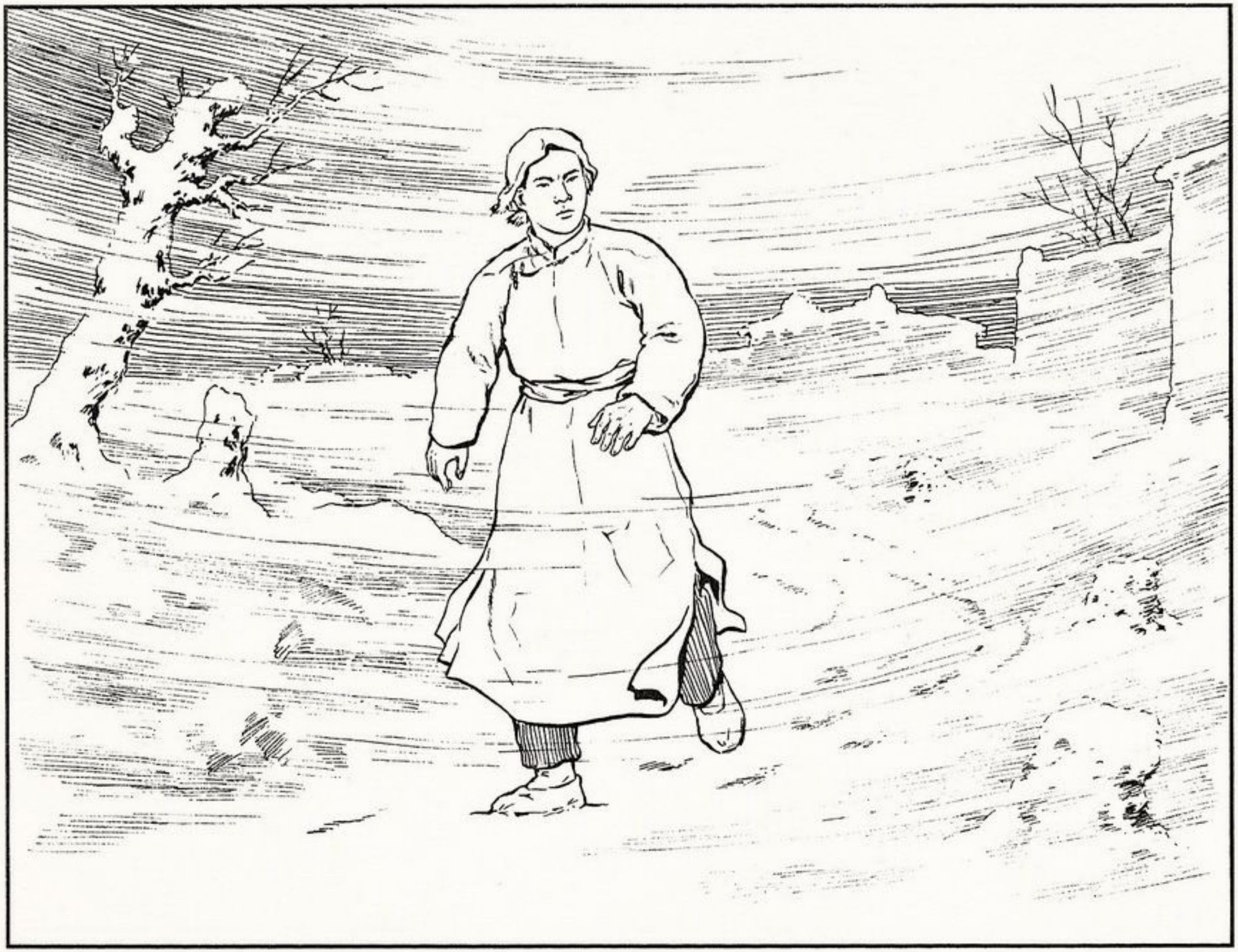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马赶紧写了一封信，一方面接洽振海送医院的事，一方面把这情况送给地区队，让他们趁机在半路上把子弹夺下来。



老马把信交给来福，要他送给小王庄西头木匠铺的王掌柜，再三叮嘱要小心。来福藏好了信，说：『老马，你放心，不会出错的。』



来福冒着白花花的大雪，走出村来。去小王庄的路，必须过猪龙河，通过东五夫敌人的岗楼。来福着急赶路，满身是雪，也顾不得扑打。

赶到猪龙河，天快黑了。他就从河面的冰凌上往前走，因为走得慌，不由得『刺溜』一下就滑倒了，又忙爬起来往前赶。

过了河，天就全黑了。东五夫的那座岗楼，远远望去就像一个黑色大怪物在那里站立着。风雪更大了。要是避开它吧，那一丈多深的封锁沟过不去。来福被难住了。

他左想右想，任务是非完成不可，咬了咬牙，把心一横：『豁出这条命了，过吧！』便一步一步地走近那个岗楼，心里一阵阵地紧张起来。

快走近岗楼时，敌人的哨兵从小地堡里走出来喊话：『干什么的，举起手来！』来福一边答着：『我是老百姓，过路的！』一边举着手走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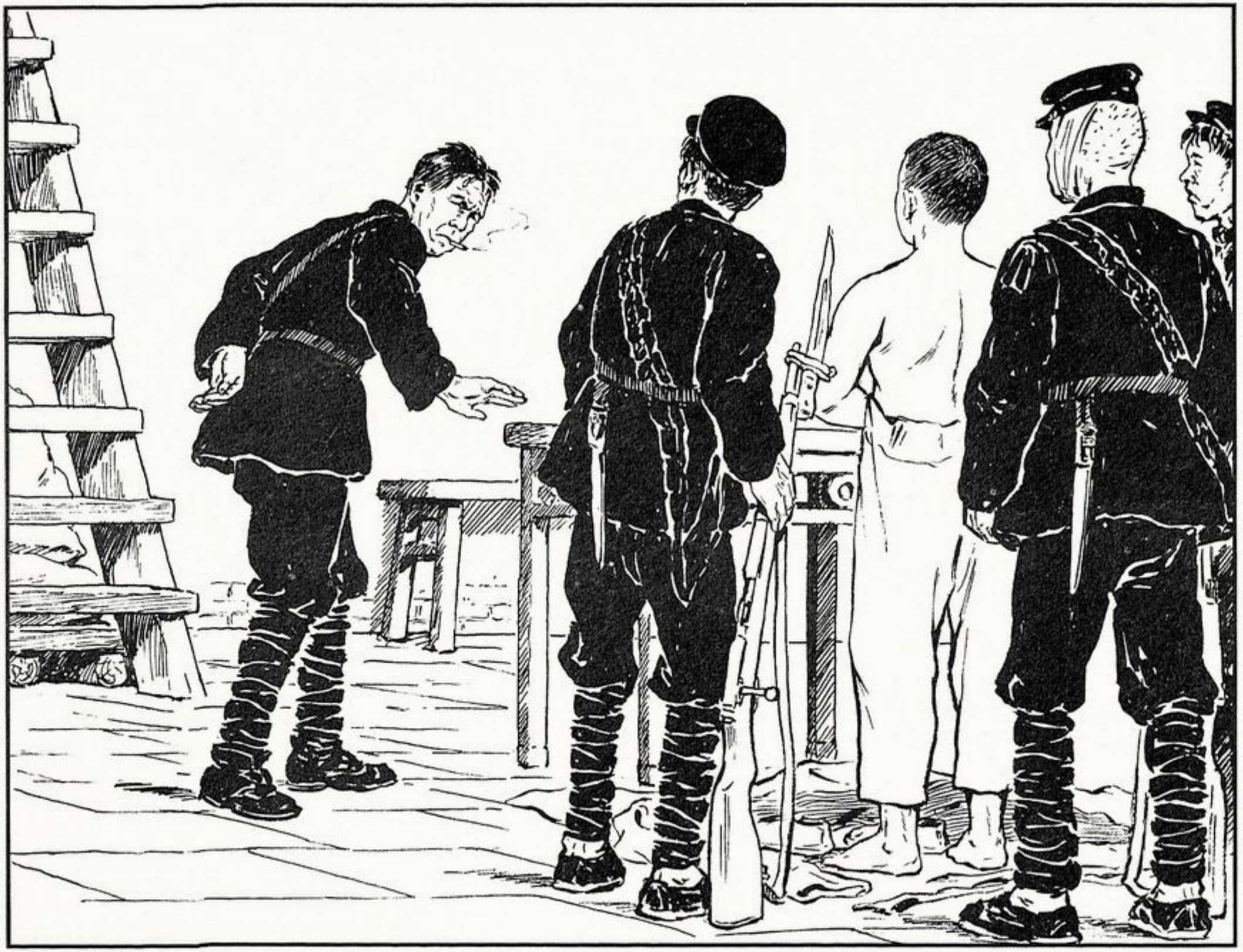
哨兵问他干什么的。来福说：『我娘病得厉害，要到小王庄去叫我姐来看看。』但是任凭来福怎样说，那两个岗哨只是不相信，说他一定不是好人，硬把他拖进岗楼里去。

哨兵去报告了队长。那队长正在和鬼子、特务打牌，一听便连忙下楼来。

队长不容他细说，让人来搜。那伪军便扑上来，七手八脚地搜了一遍，可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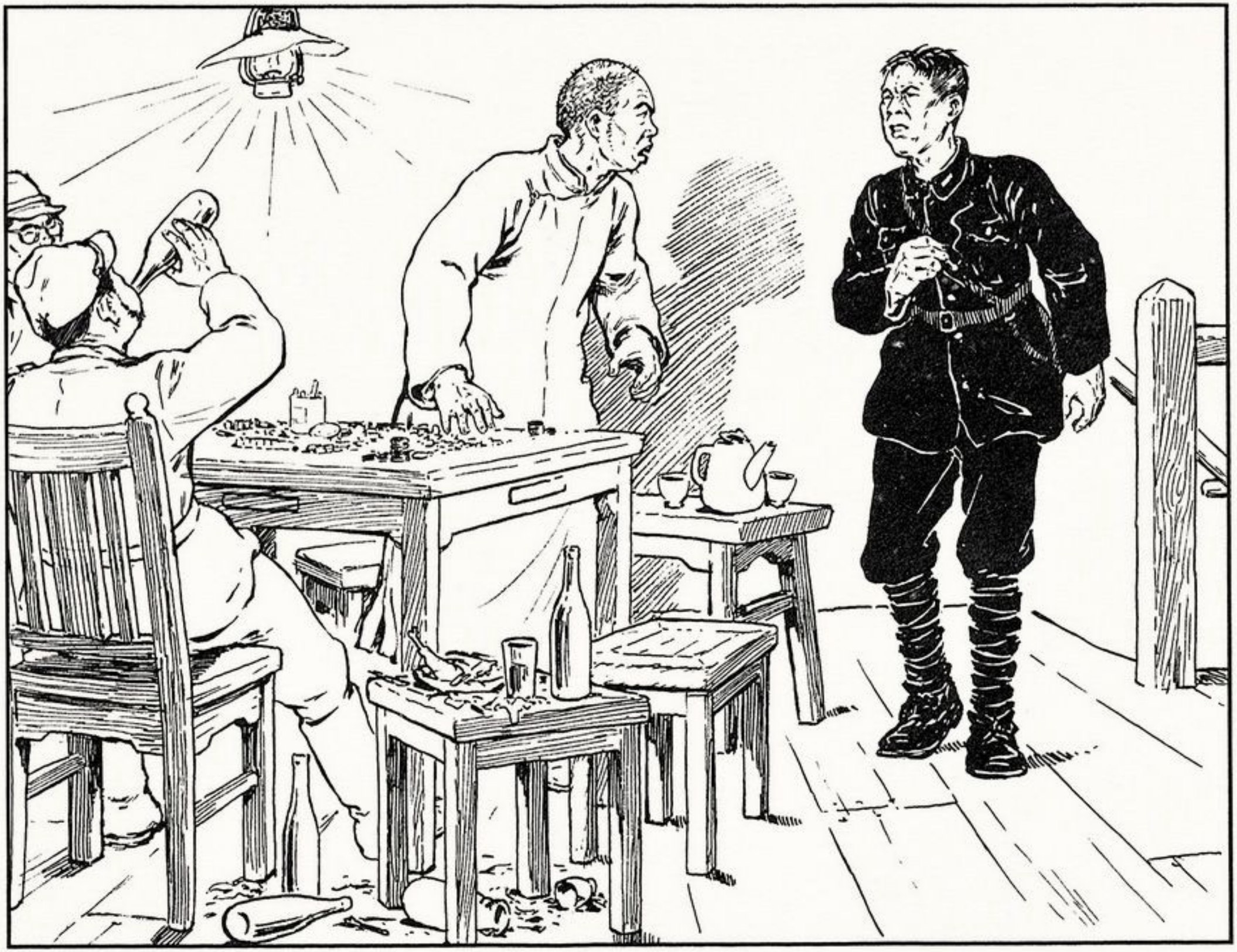
那队长翻了一阵眼珠，又叫部下剥下来福的衣服。来福见伪军们又扑来，便推开他们，说：『我自己解开好了。』说着，就把大棉褂、小棉袄一件件脱下来。

脱到最后，还剩下单裤，那队长还叫脱。伪军们用刺刀逼着，来福只好脱下来。敌人把他全身都查遍了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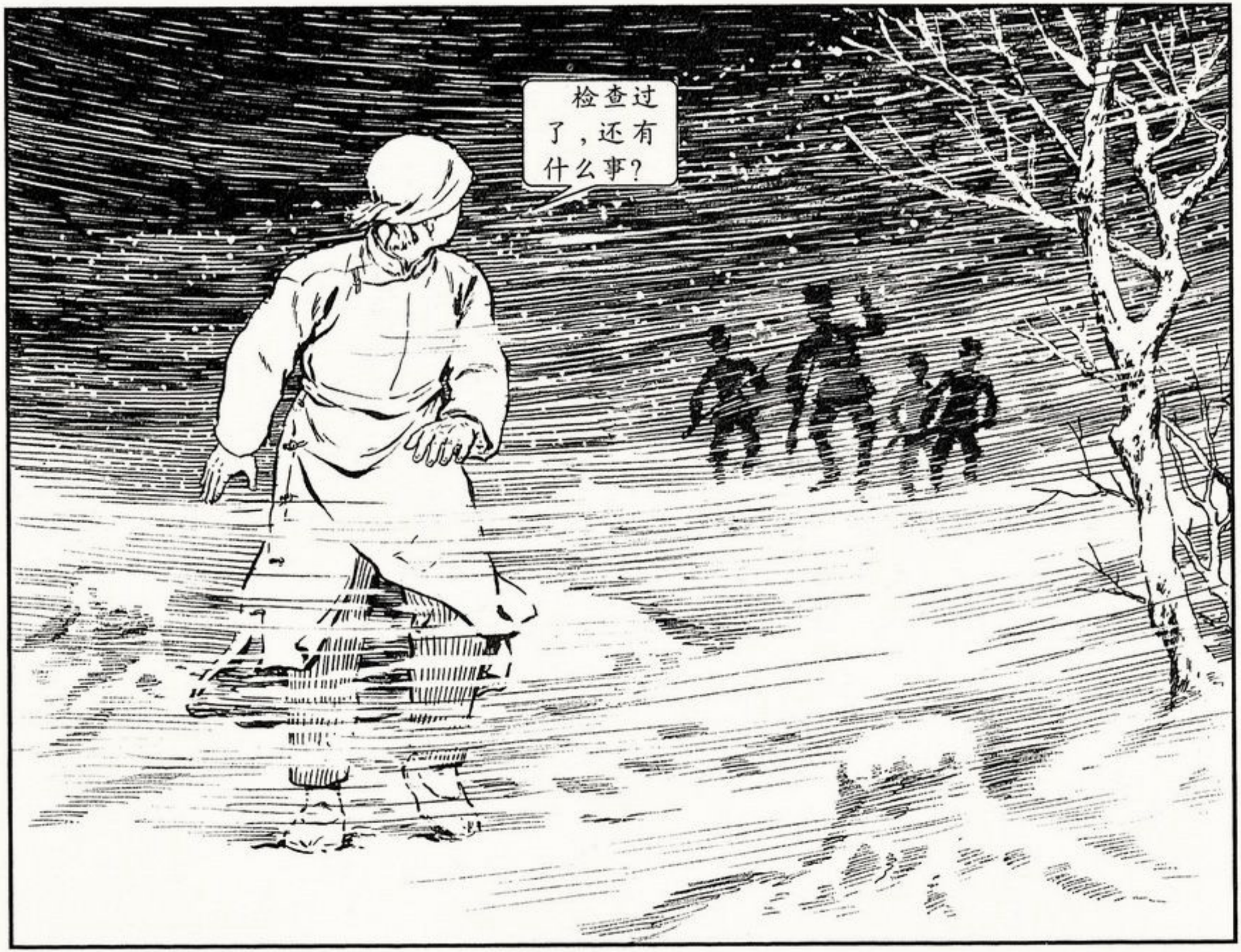
那队长摸着头，抽着烟，踱着步子，歪着脑袋，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对部下摆摆手说：『让他滚！』

那队长上得楼来，特务刘起应一问是这件事，便哎呀了一声，说道：『这个人黑天打洞地从这过，一定不是好人，赶快把他抓回来，我来问他！』



四个伪军得到吩咐，便提着枪，向南追上去。

来福出了楼子，刚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来，谁知没走上一百多步，后边喊了起来：『站住——不许动！回去！』



伪军不让他多说，吆喝道：『到楼子里去，你以为就没事啦！』三把刺刀逼着他又走进炮楼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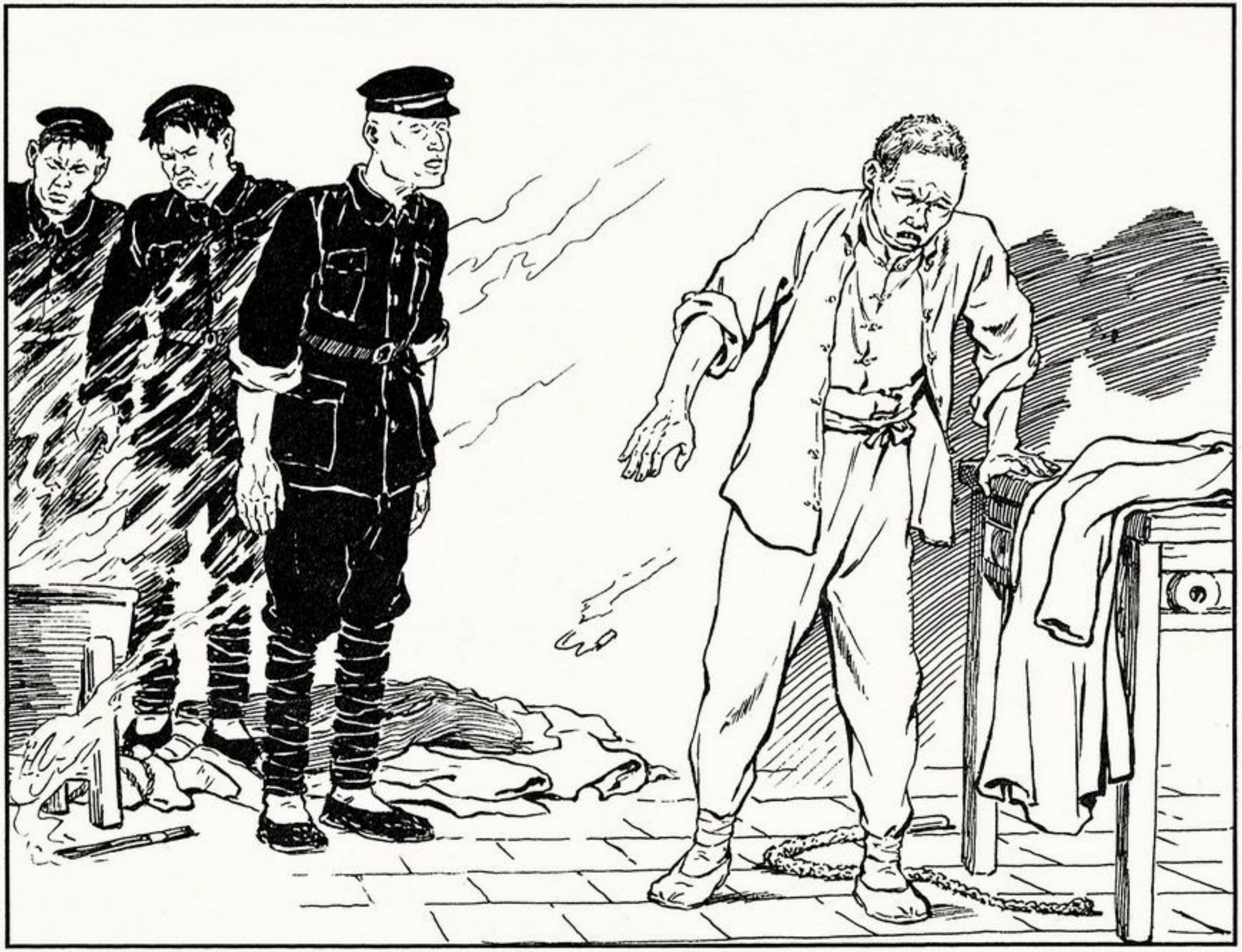
一进来，刑具早摆好了。刘起应杀气腾腾地拿着一条鞭子，怪声叫着：『给我打！』四五个伪军把来福掀翻了，皮鞭噼哩啪啦抽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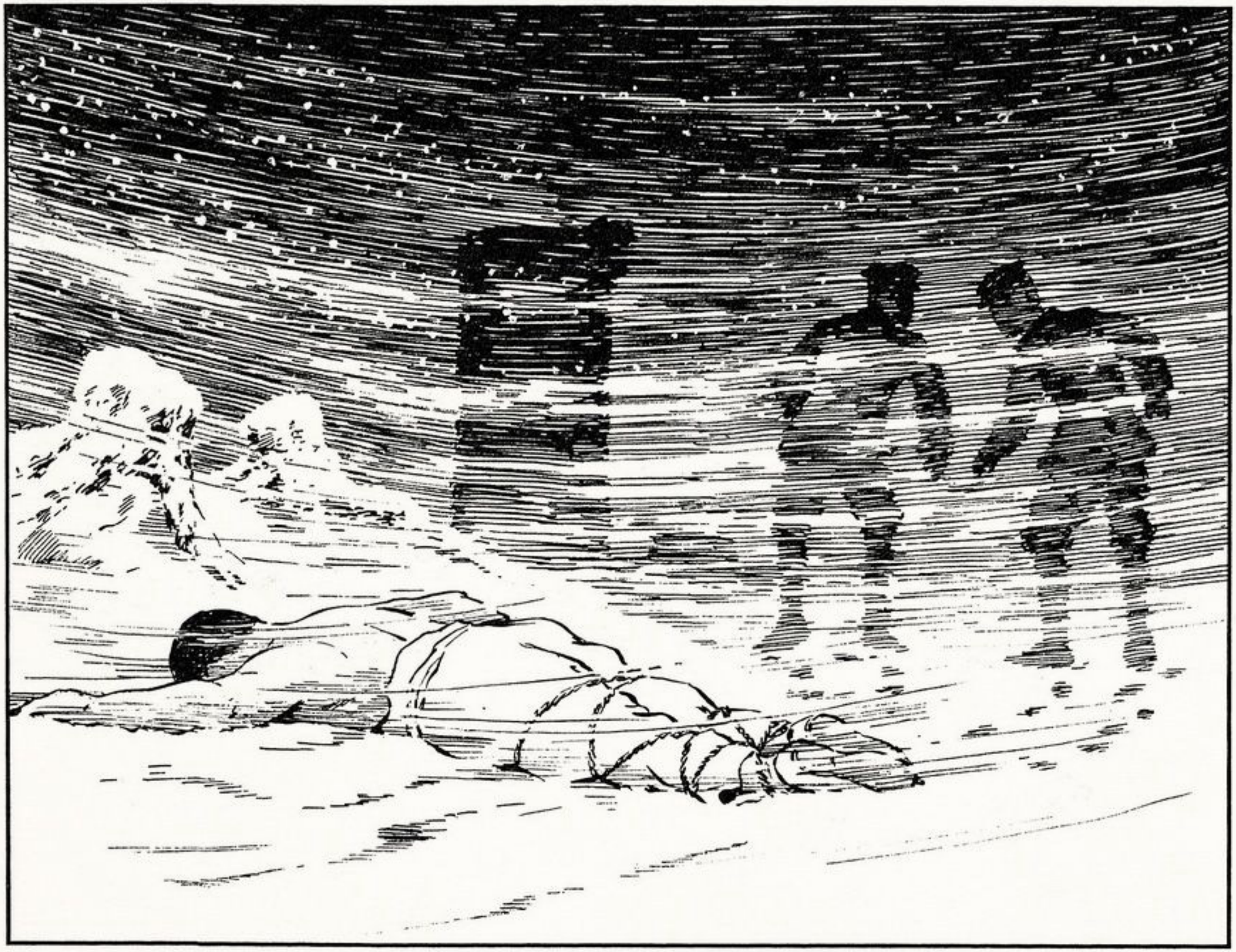
刘起应耍了一套下马威，然后恐吓着来福，要他说实话。来福挣扎着爬起来，还是说去姐姐家，没有半点犹疑。

刘起应连哄带骗又吓唬，套不出半句话来。他瞪着眼骂道：『他妈的，你倒和我推起磨子来了！来呀，把火香点着，把他的上衣扒下来！』

几个伪军扑到来福跟前，剥下他衣服，拿着火香在他身上脸上烧。来福脸上黄豆粒大的汗珠直滚，可是他咬紧了牙，哼都不哼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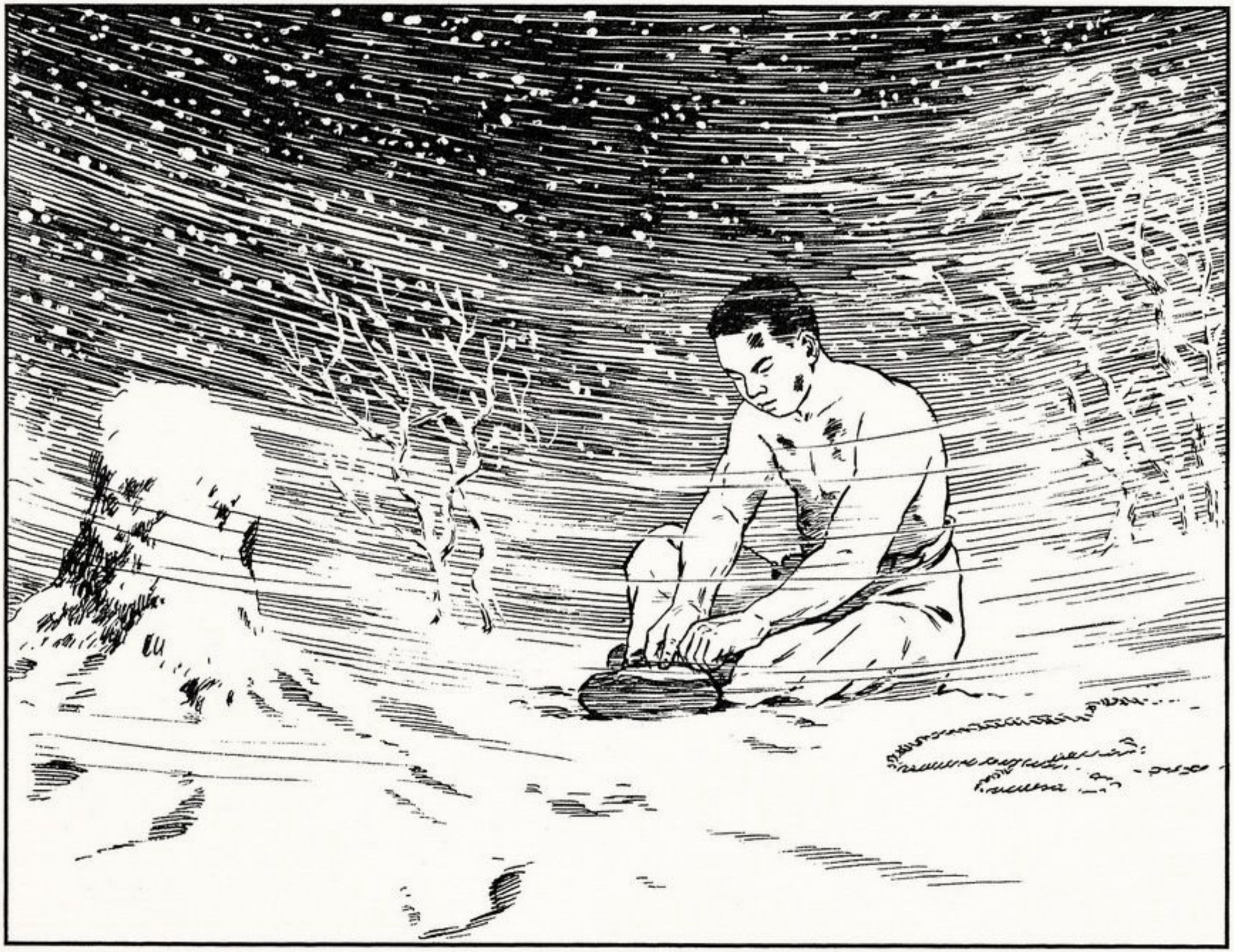
任凭刘起应喊，伪军们烧，来福一声也没吭。他倒在地上，昏过去了。一个伪军报告刘起应，说是死啦。刘起应见是白费了力气说：『死啦？拉出去，扔在雪地里。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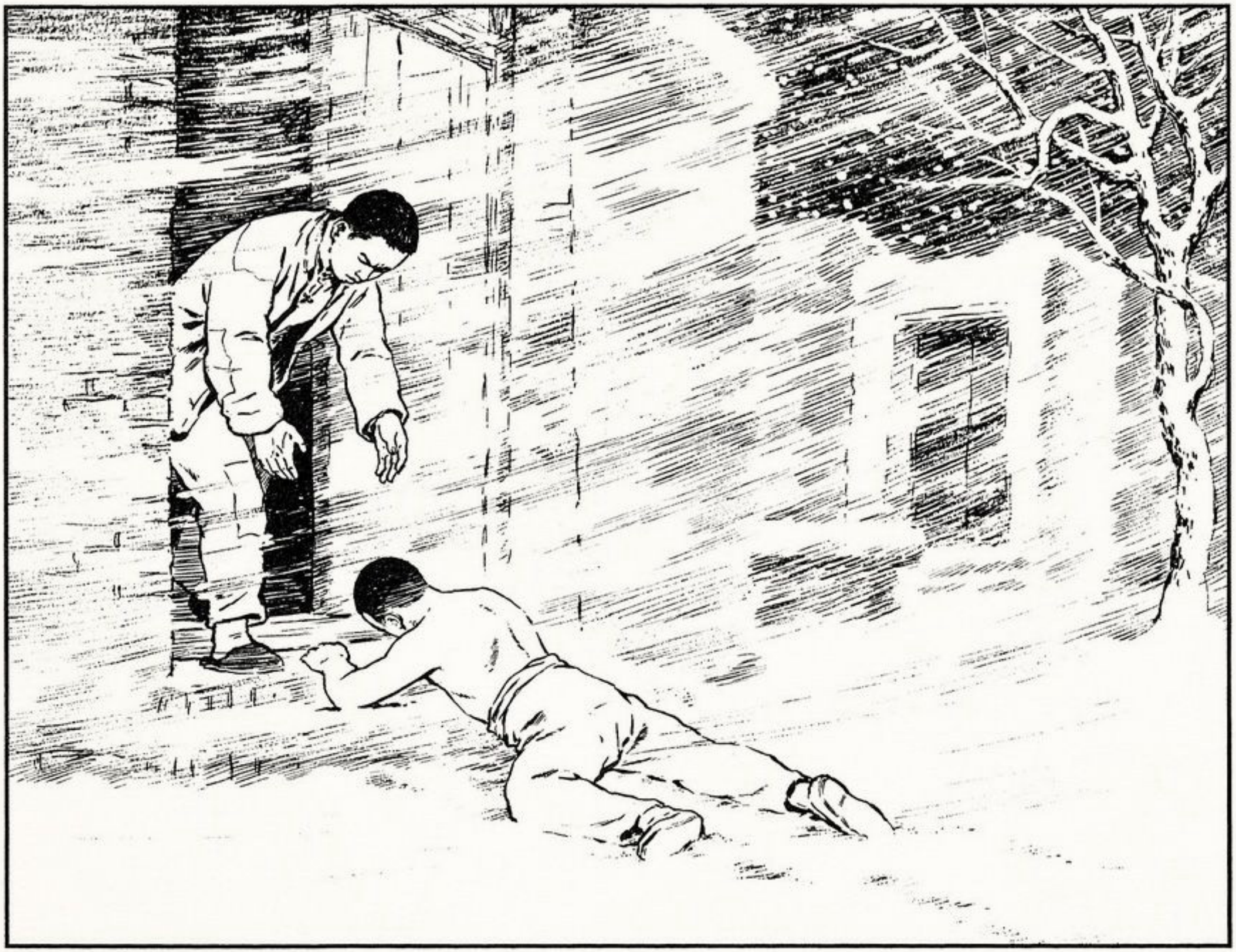
几个伪军拖着来福走出门去，商量着：『扛远一点，别离咱们的岗哨太近，怪怕的。』一直抬出了半里路远近，扔在雪地里。雪，仍然飘飘地下着。

冷风一阵阵地刮着，好久，来福才慢慢地醒过来。他挣扎着用胳膊撑起身子，抬起头，望了望，才知道敌人把他丢在野外了。岗楼，远远地在西边立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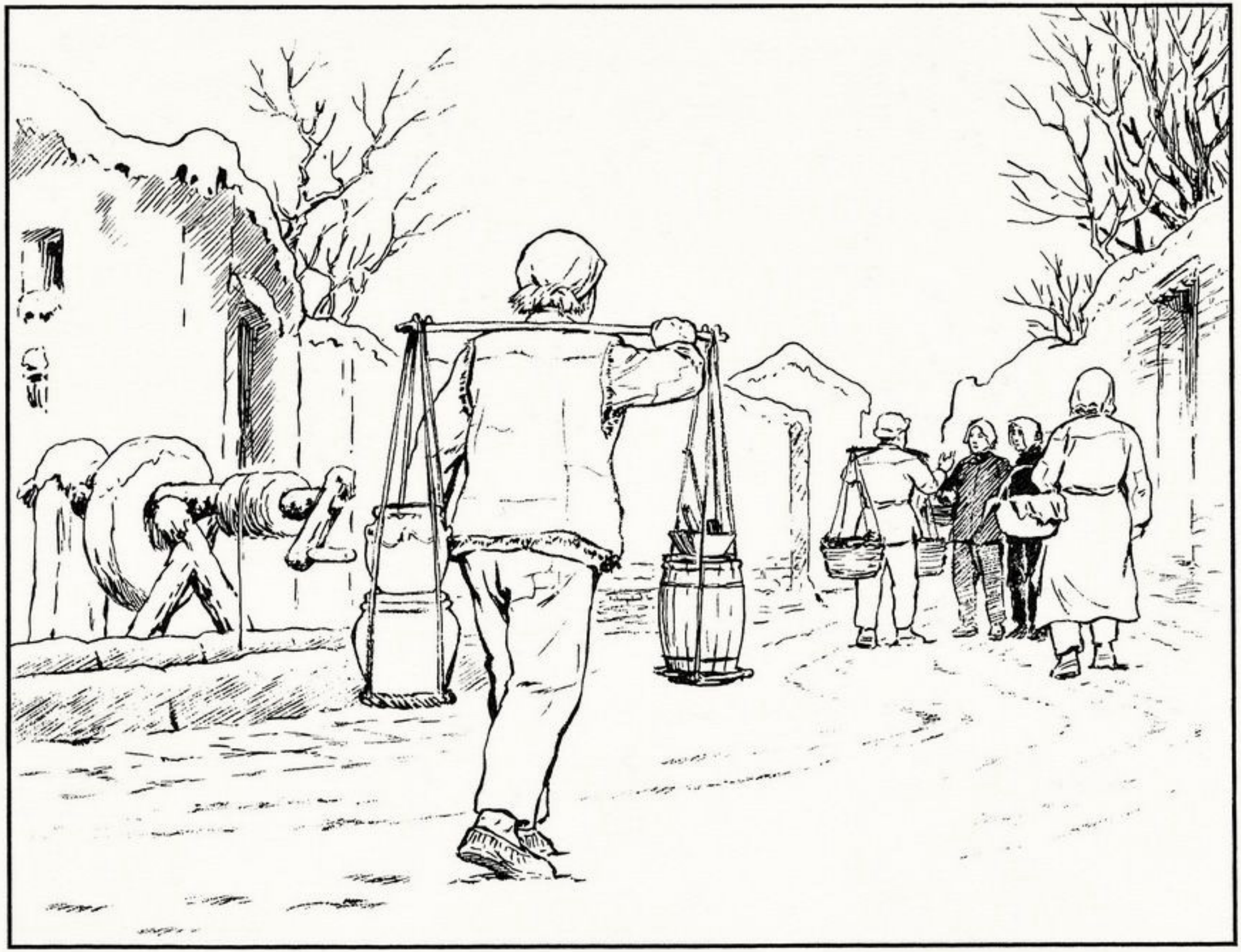
他身上只剩下一条单裤，风吹在身上，真像刀割一样。他解开绳子，摸了摸脚上的鞋帮子，信还在。他想，我就是爬，今晚也要爬到小王庄去，无论如何，得把这信送到。

他用两只胳膊撑着向前爬，把地面上的雪拉过一条渠。爬一截，看看前边，再继续朝前爬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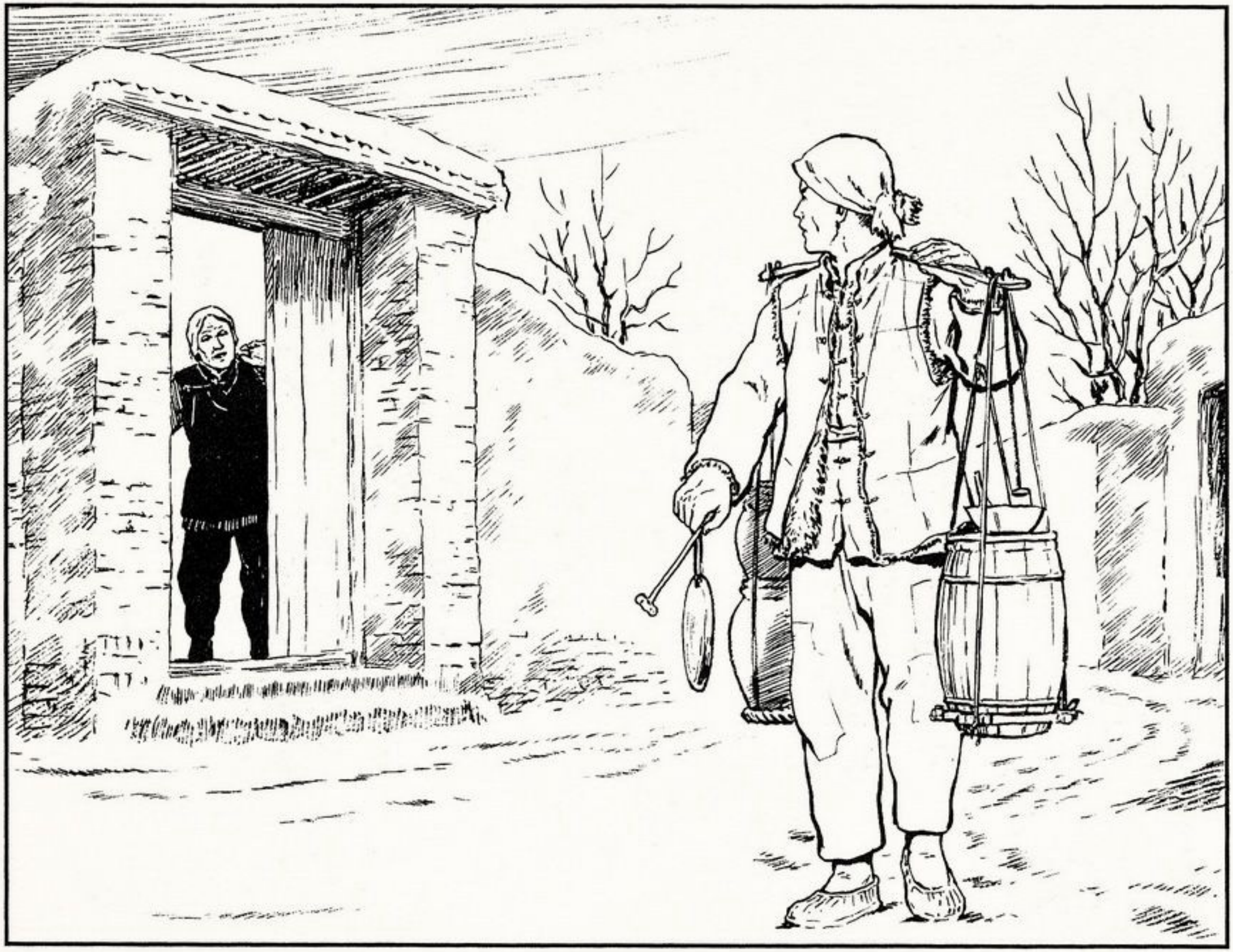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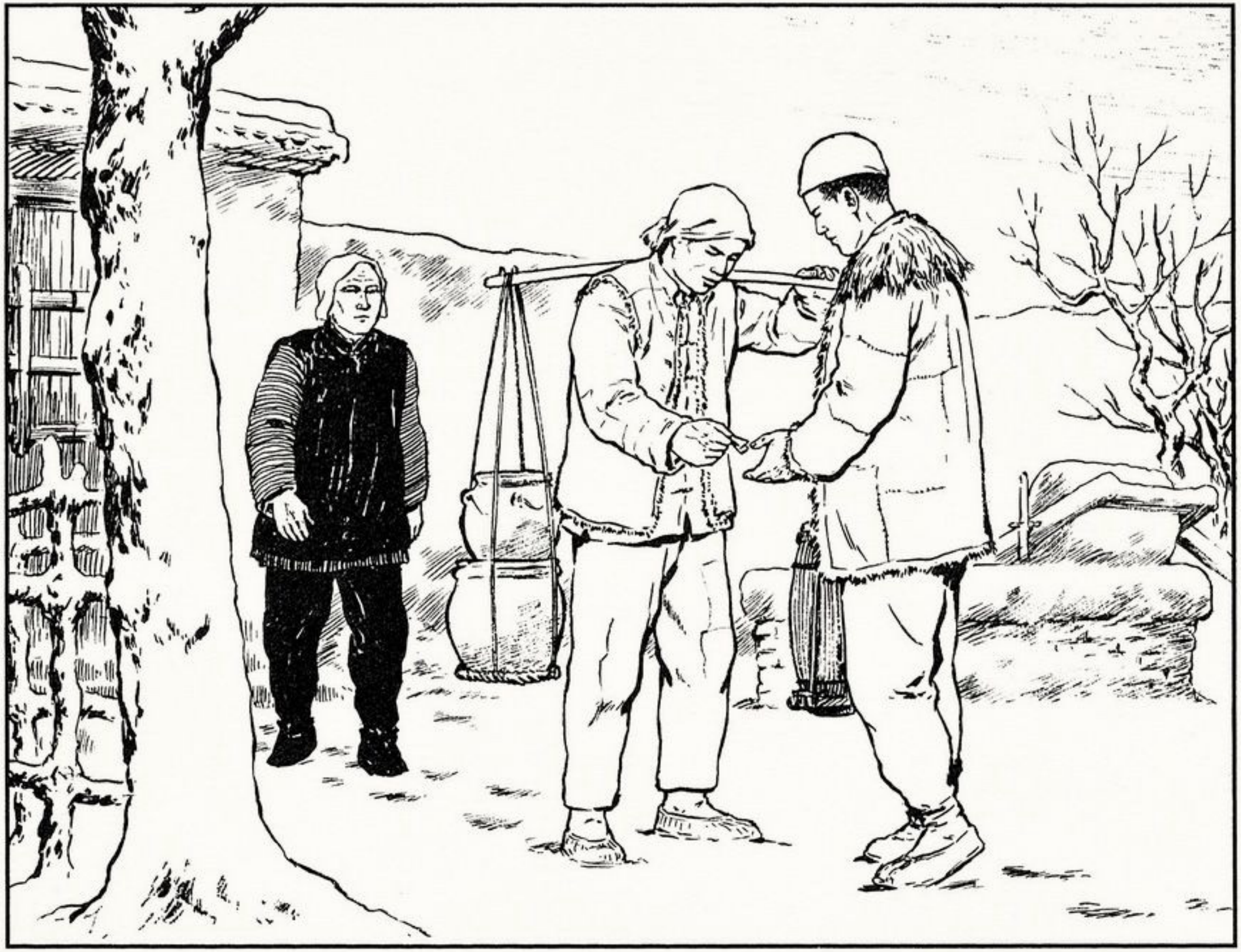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小王庄西头，找到木匠铺时，来福已昏过去了。王木匠赶紧报告司令部，把来福抬到地道医院，但是怎么救也没有把他救活过来。

司令部接到老马的信，答应让振海立刻到医院里来。第二天一早，便派了一个同志，扮作卖油的，到玉田村去和老马联系。



那卖油的到了玉田村，便在街上来回走动，不时地敲着小锣，一敲就是三下，『当当当』。李大娘听得锣响，便叫他进院子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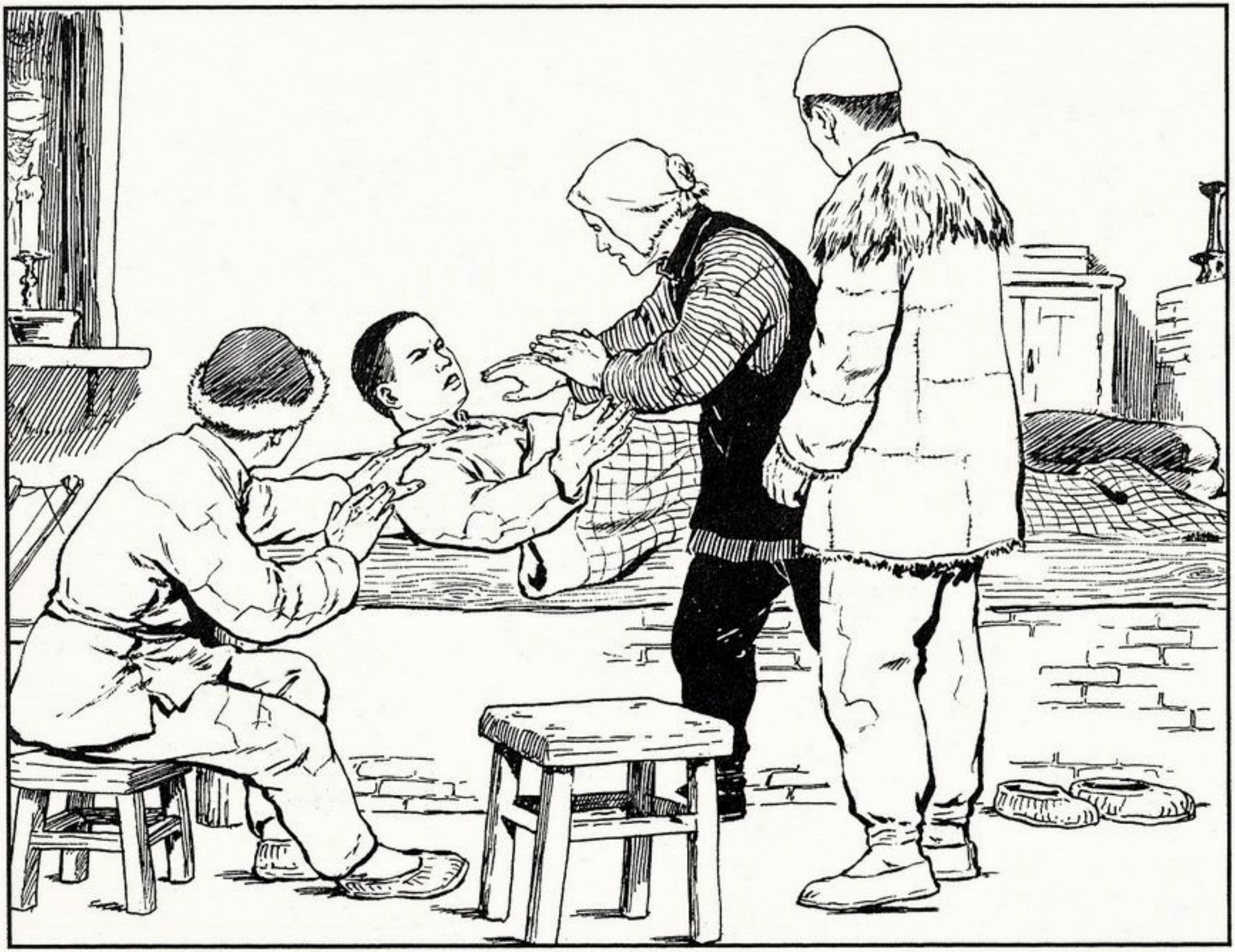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原来这锣声是他们的暗号。那个卖油的见了老马，忙递给他一个折好的纸条，什么也没有说，挑着油挑就走了。

老马拆开信念着，大家静静地听。小青也在这里，是区小队派他来看队长的。他们正听得出神，老马脸色刷地变了，念不下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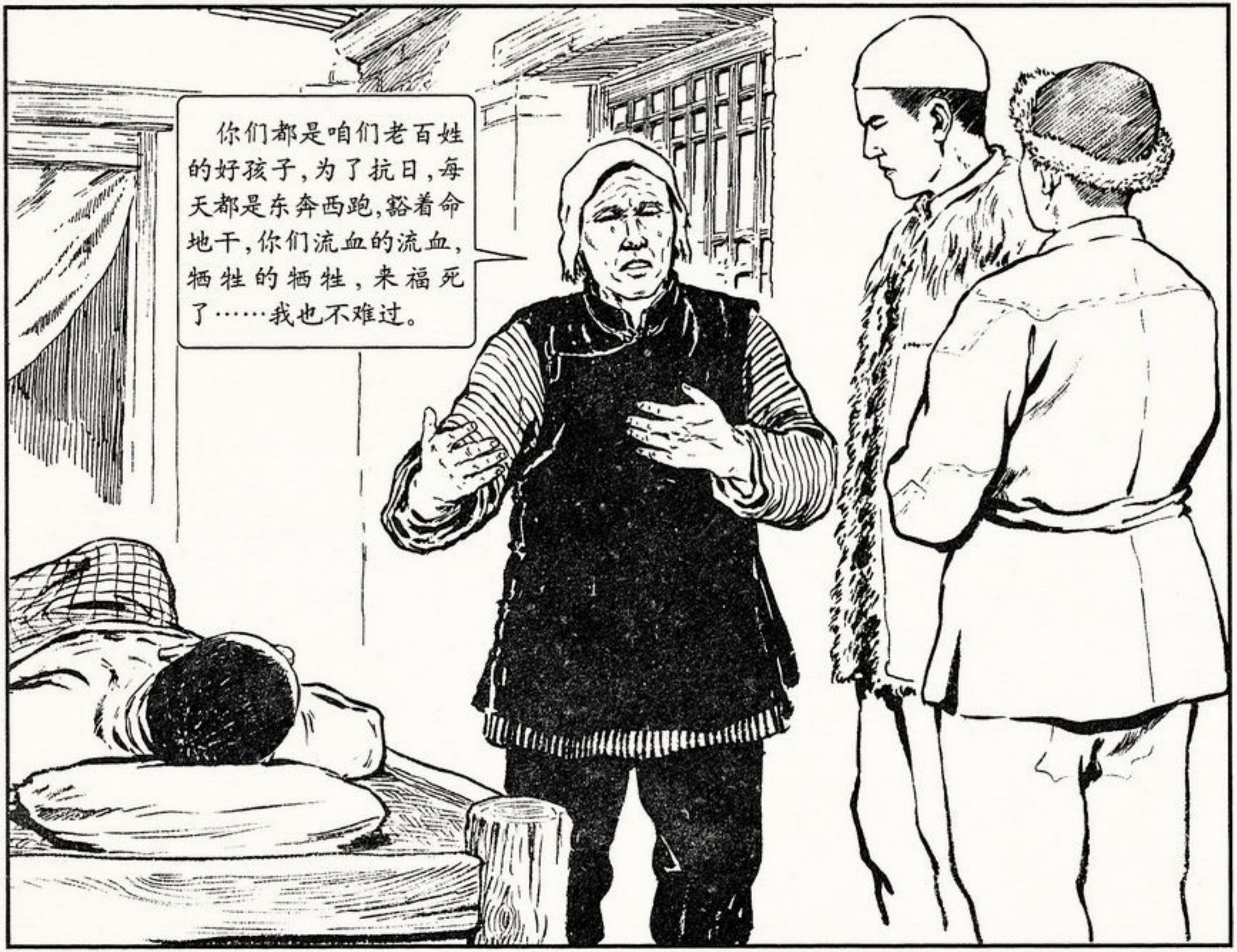
小青着急地追问。老马才把来福牺牲的事情说了，大家沉默着，大娘的泪水禁不住扑簌簌地落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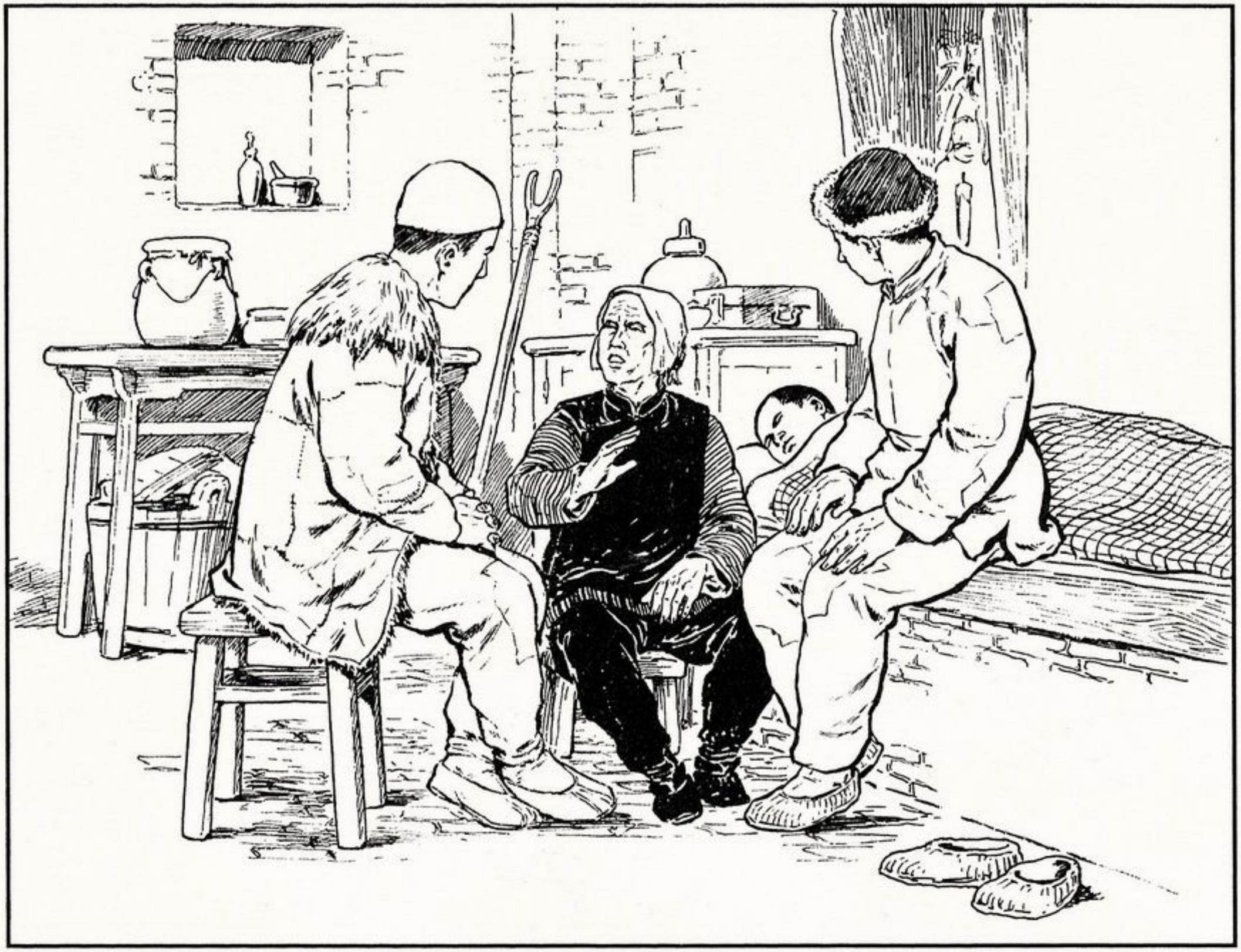


振海在炕上躺着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忽地爬起来嚷着：『老马，咱们一定要给来福报仇！』大娘一看振海起来了，忙扑上去，把他按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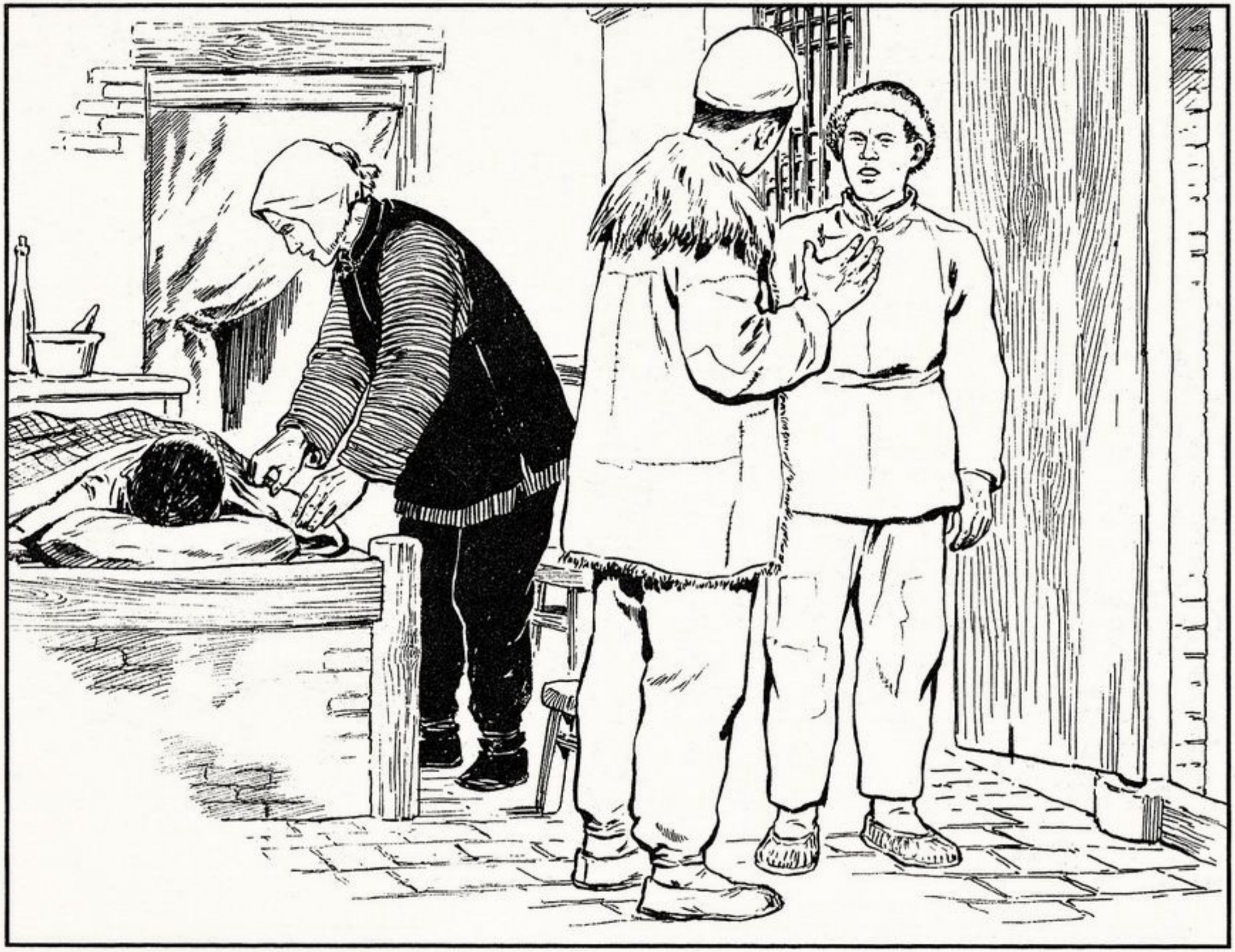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沉痛地说：『这样的好同志，我们永不会忘掉他！』

李大娘嘴里说着不难过，眼泪还是不由得一溜串地往下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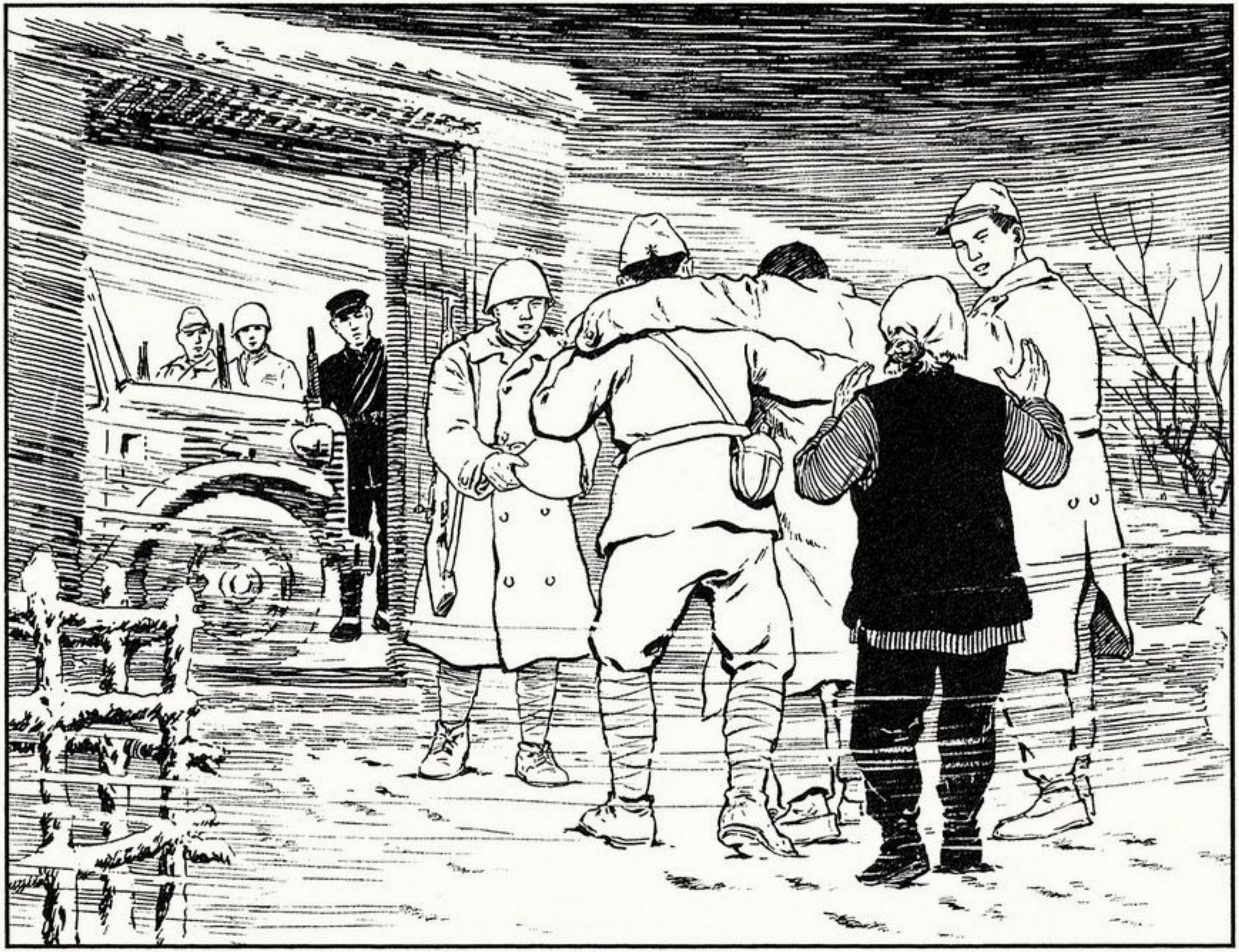


她看到大家都难过，便提起送振海的事。一提到这个，大家倒又为难起来：送到小王庄去，要通过岗楼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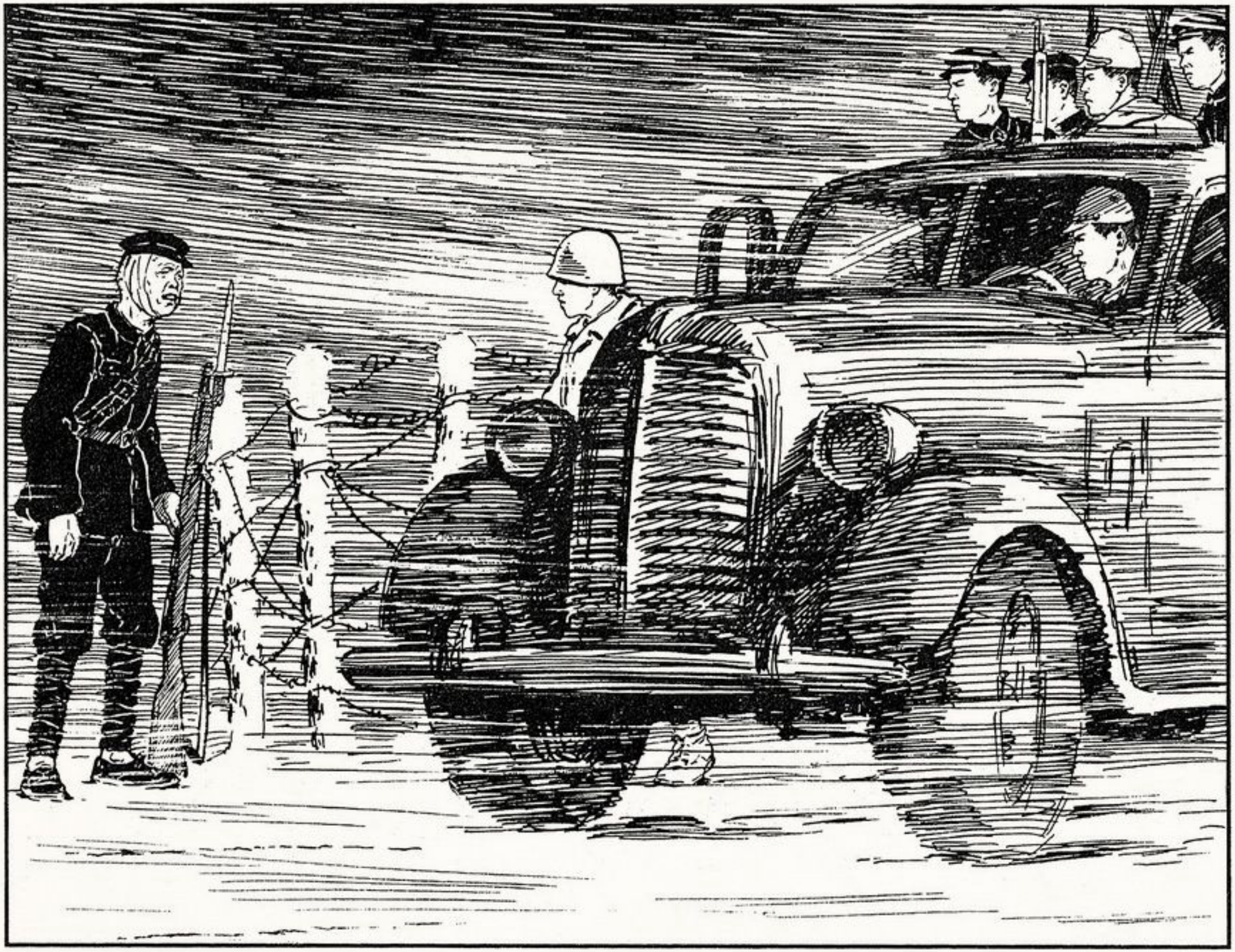
几个人一合计，主意出在今早敌人留下的汽车上。老马让小青先回去，通知区小队按计行事。一面叫村治安委员把早先坚壁在地道里的轮胎拿出来。

傍晚时候，准备停当，区小队全化装成日本人和伪军，到了大娘家里，把振海扶上汽车。临走时，李大娘再三叮嘱，路上可得小心。



老马会开车，他转动方向盘，呼呼地开走了。汽车上插着一面日本小旗，迎风招展着。

汽车过了猪龙河，朝东五夫岗楼驶来。开到岗楼跟前，敌人的哨兵从地堡里出来，吆喝汽车停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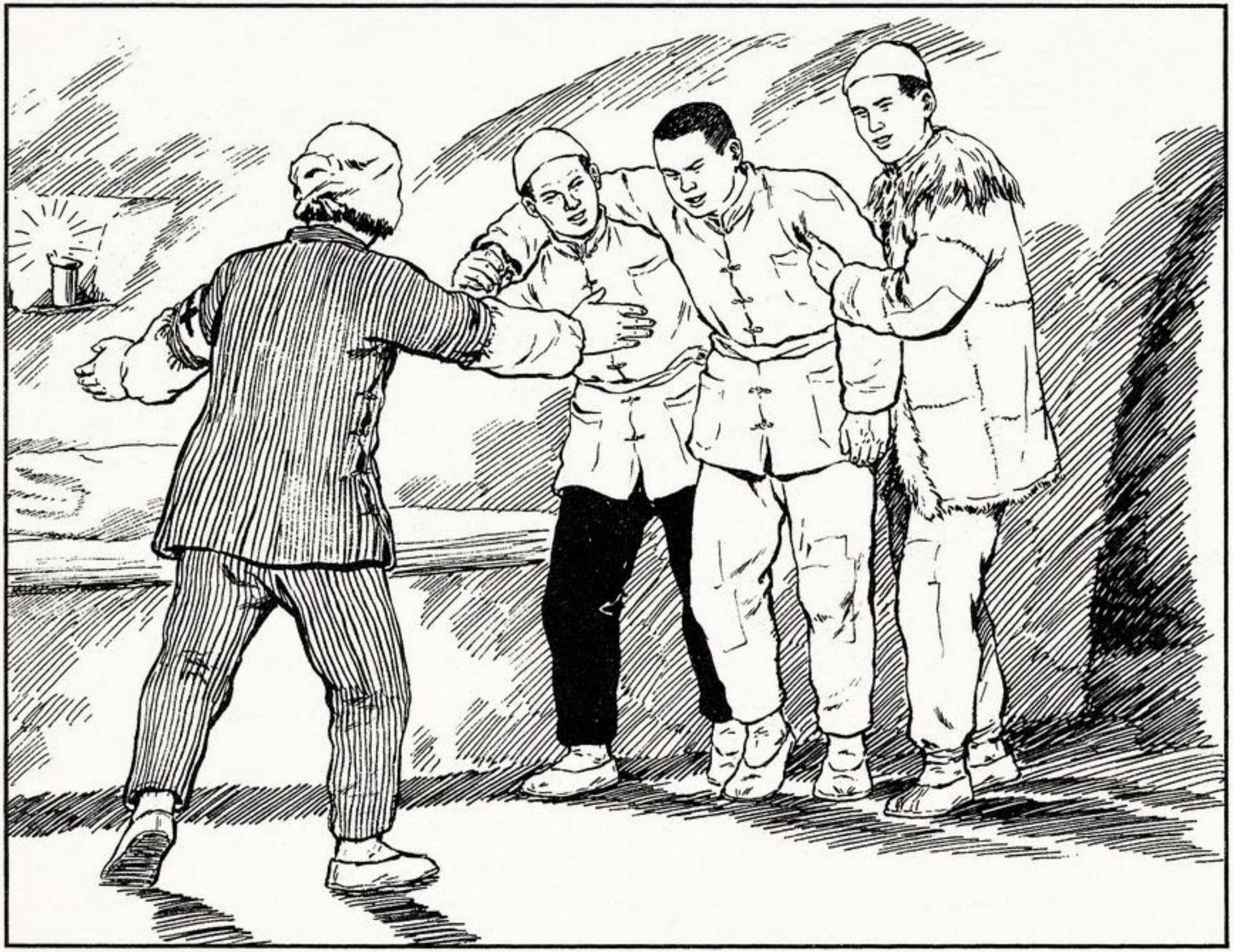


老马停下车，车上的人心里都直扑通。小青化装的是日本人，戴着钢盔，从车上跳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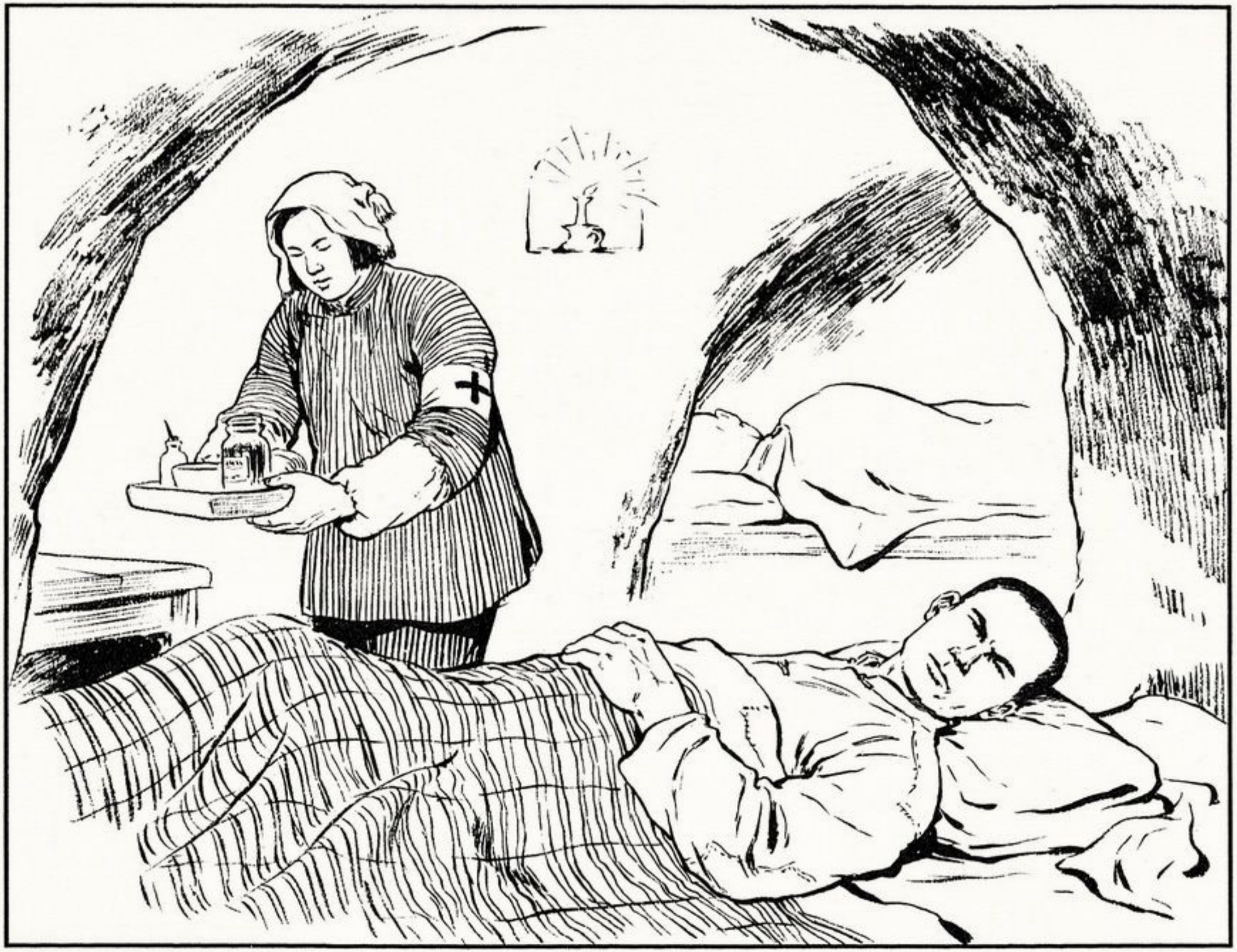
他走到那哨兵跟前，瞪着眼骂道：『八格，瞎了你的眼，太君那边去的，消灭土八路！』顺手就在那哨兵脸上，扇了两巴掌。

那哨兵吓得倒退两步，忙行了个礼，陪着不是道：『是是是，这也是咱们太君的命令，有人从这儿过，都得查问查问，没有别的事。开走吧！开走吧！开走吧！』

小青一边骂，一边爬上汽车，喊了声：『开路！』汽车立刻呼呼地开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忽听到东边枪声大作。老马暗暗高兴，一定是送子弹的敌人中了埋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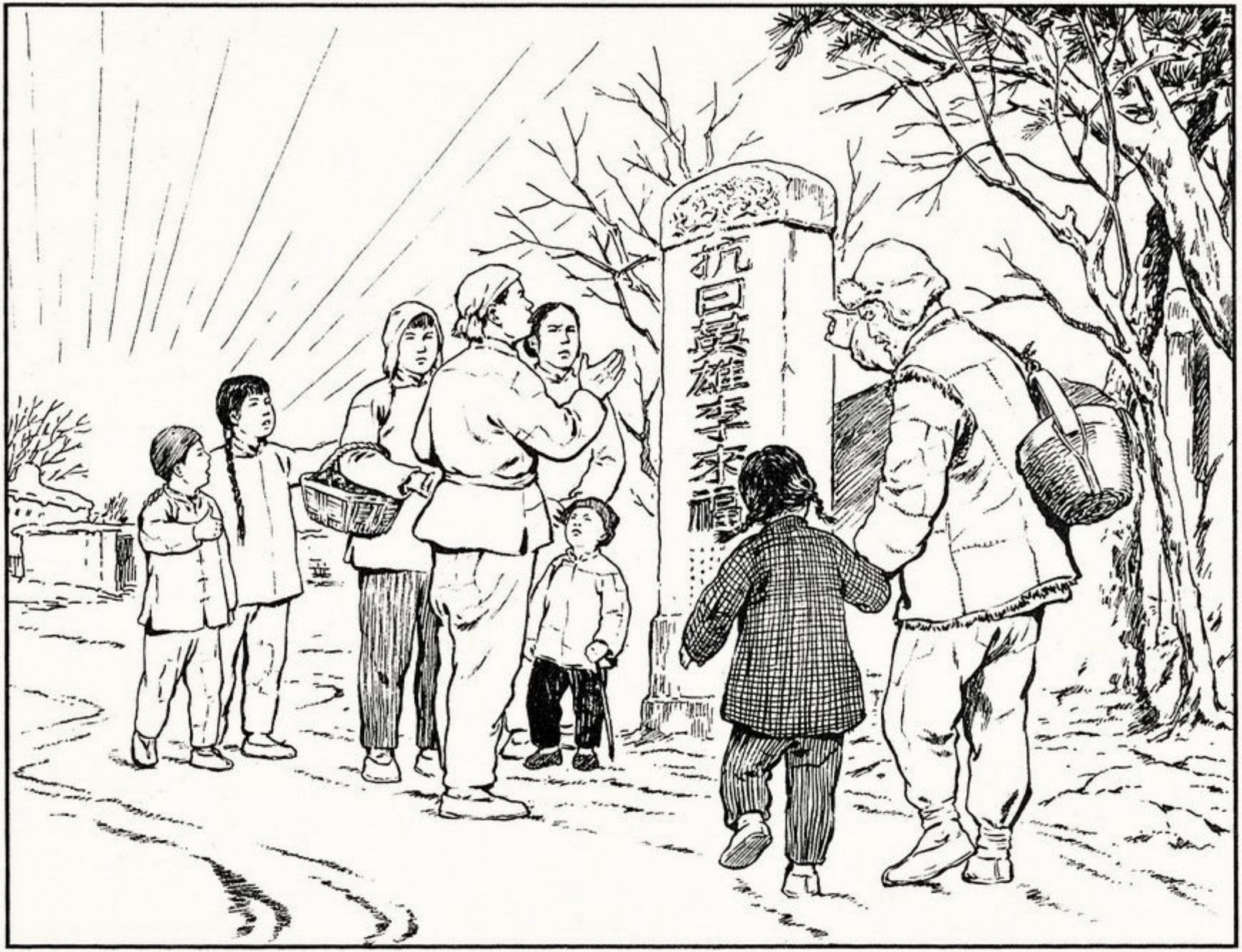
汽车开到小王庄，老马到木匠铺接了头，便把振海送到地道医院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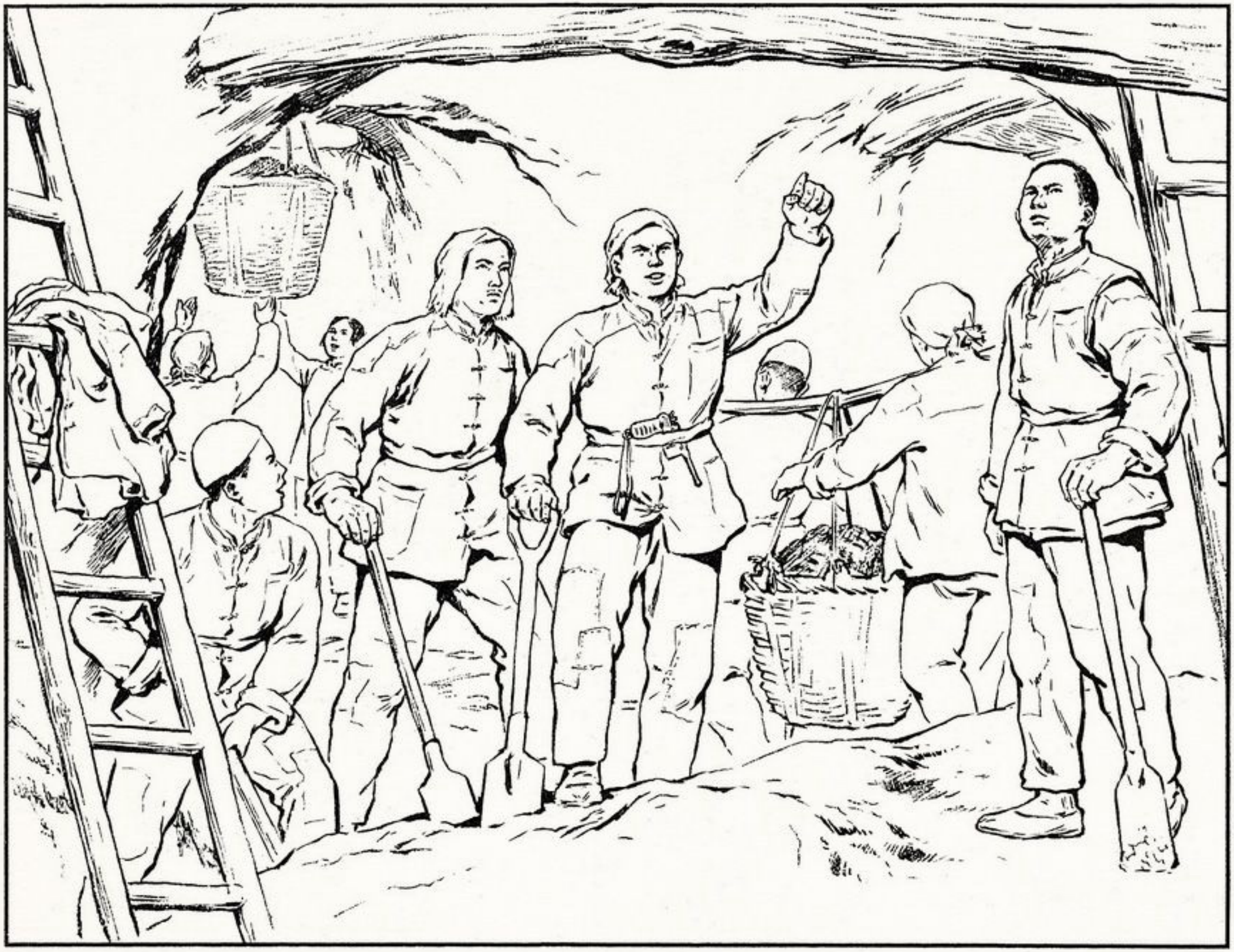


振海经过治疗，病情稳定。在养伤的日子里，他想：敌人分隔、封锁、清剿、扫荡，想把冀中抗日根据地摧垮；可是人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仍然战胜敌人……想到这里，便兴奋起来。

他一想到来福母子俩，不由得就掉下眼泪来，急着要抓刘起应替来福报仇，心里越急越气，他忽地一下掀开被子坐起来，大声地喊着：『不行，我得回队上去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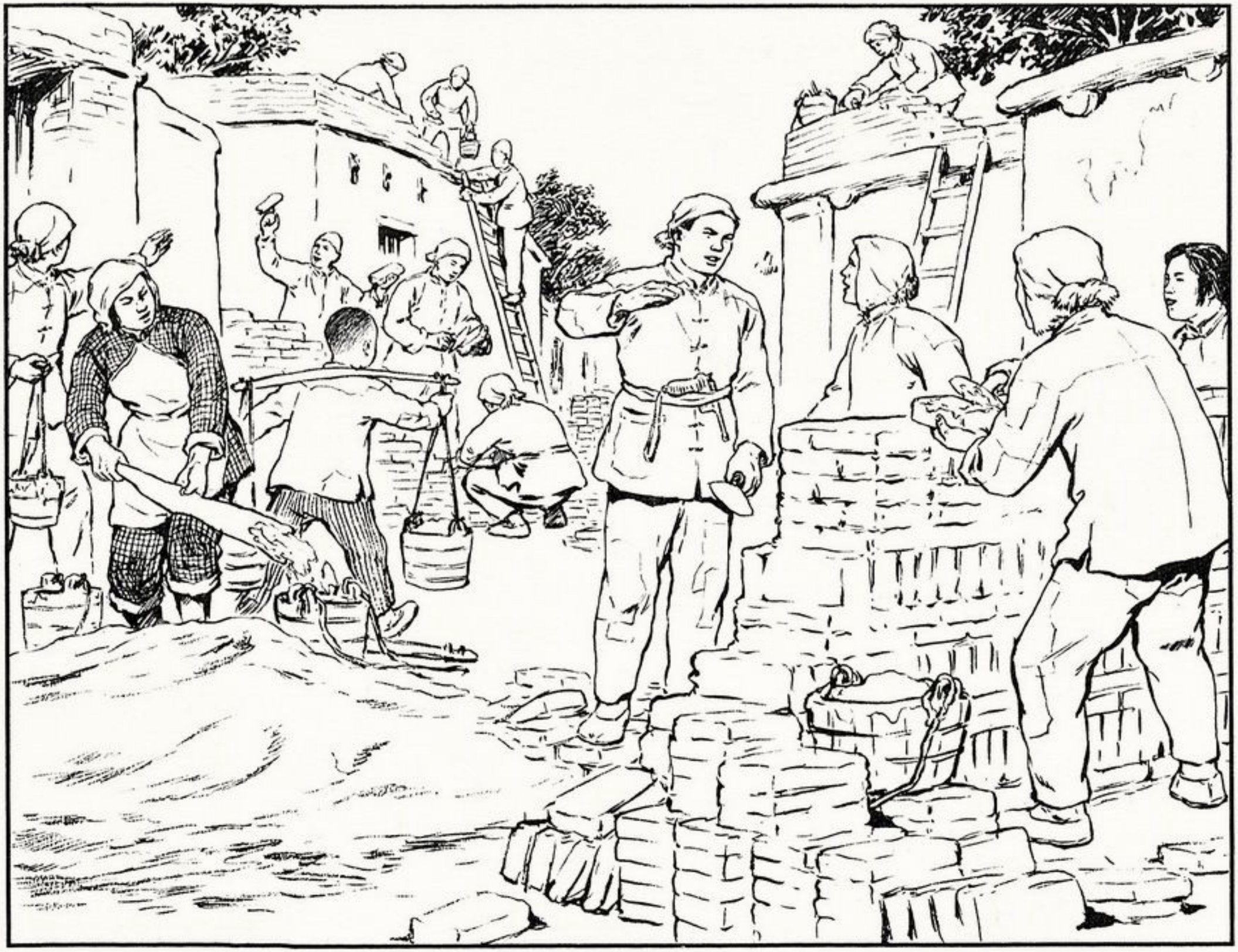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多月以后，王振海出了地道医院，亲自到来福墓前祭奠。那块石碑是区政府替他立的。过路的人看见石碑，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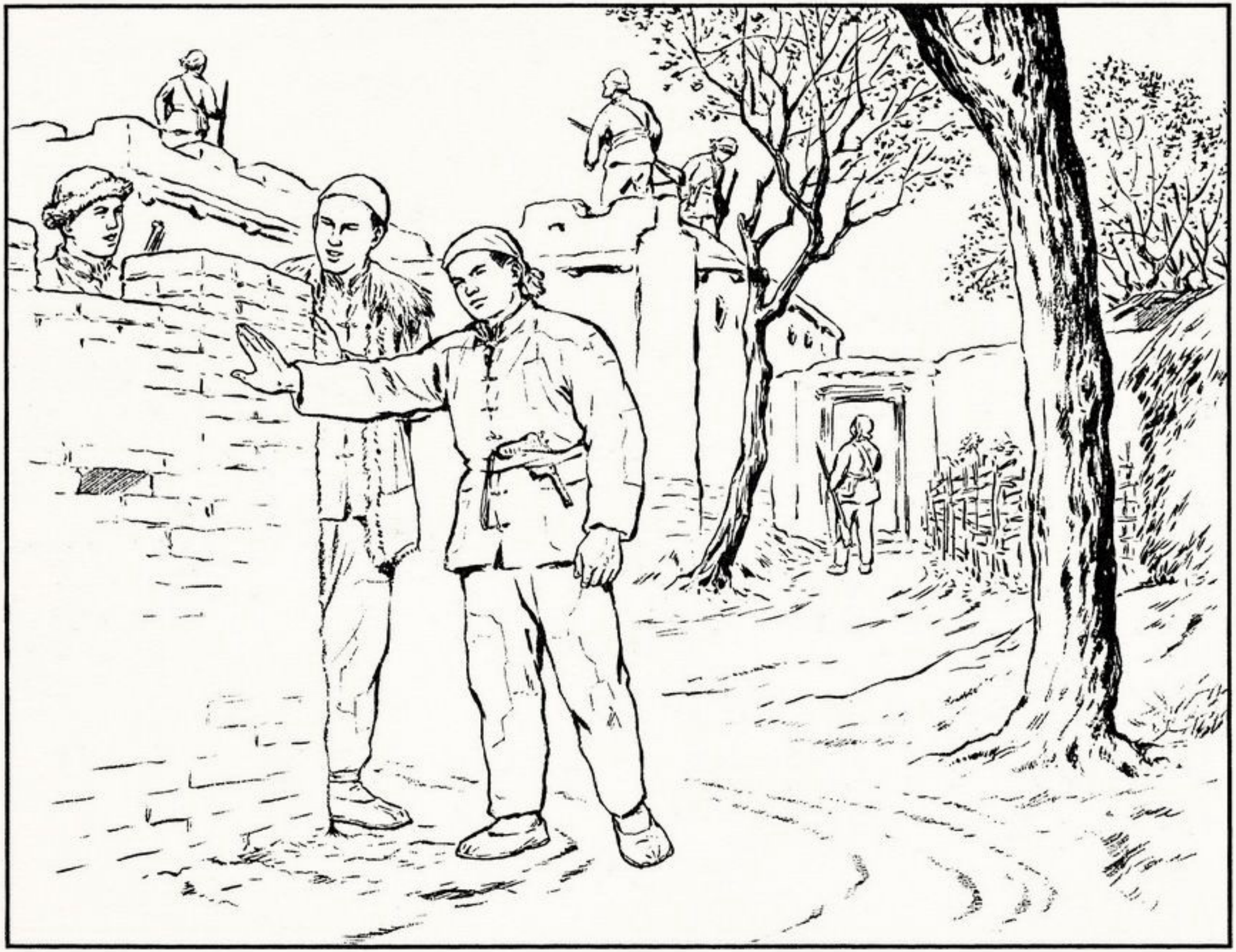
振海回到区上，带着区小队继续和敌人斗争。有些村庄防备不严，地道被敌人破坏了，牺牲很大。得到教训，王振海督促各村修整地道，里边都造了翻眼，上来下去的洞口更严密、更隐蔽了。

斗争残酷地进行着，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天，环境渐渐好转了。区公所在赵庄固定下来。这赵庄，地下的地道全挖通了，屋子也全都打通了，全村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气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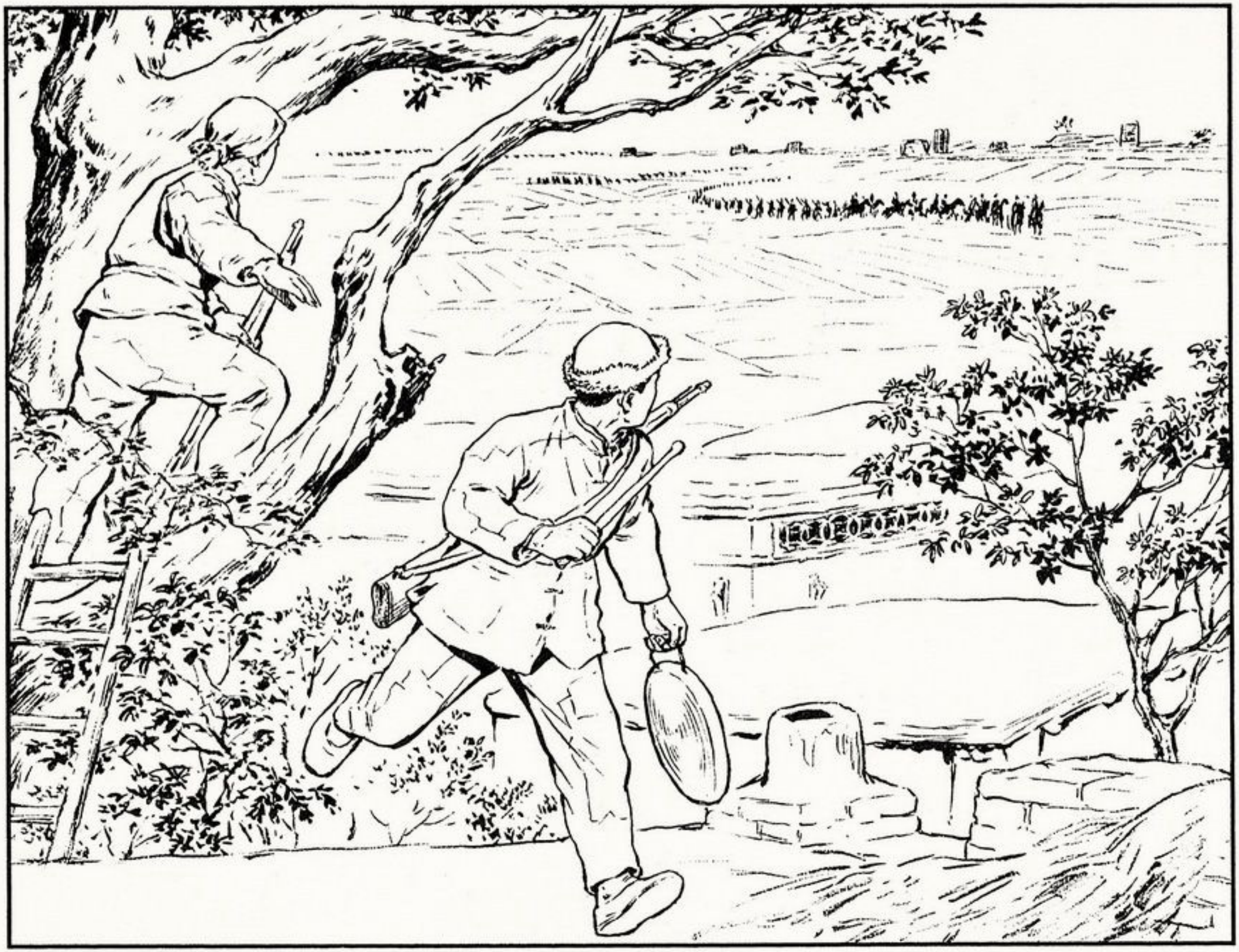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老马从县里带来一个紧急的消息：孙庄的敌人联合了好几个据点，有一千多人，集中力量要来摧毁赵庄。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马上开会，研究对付的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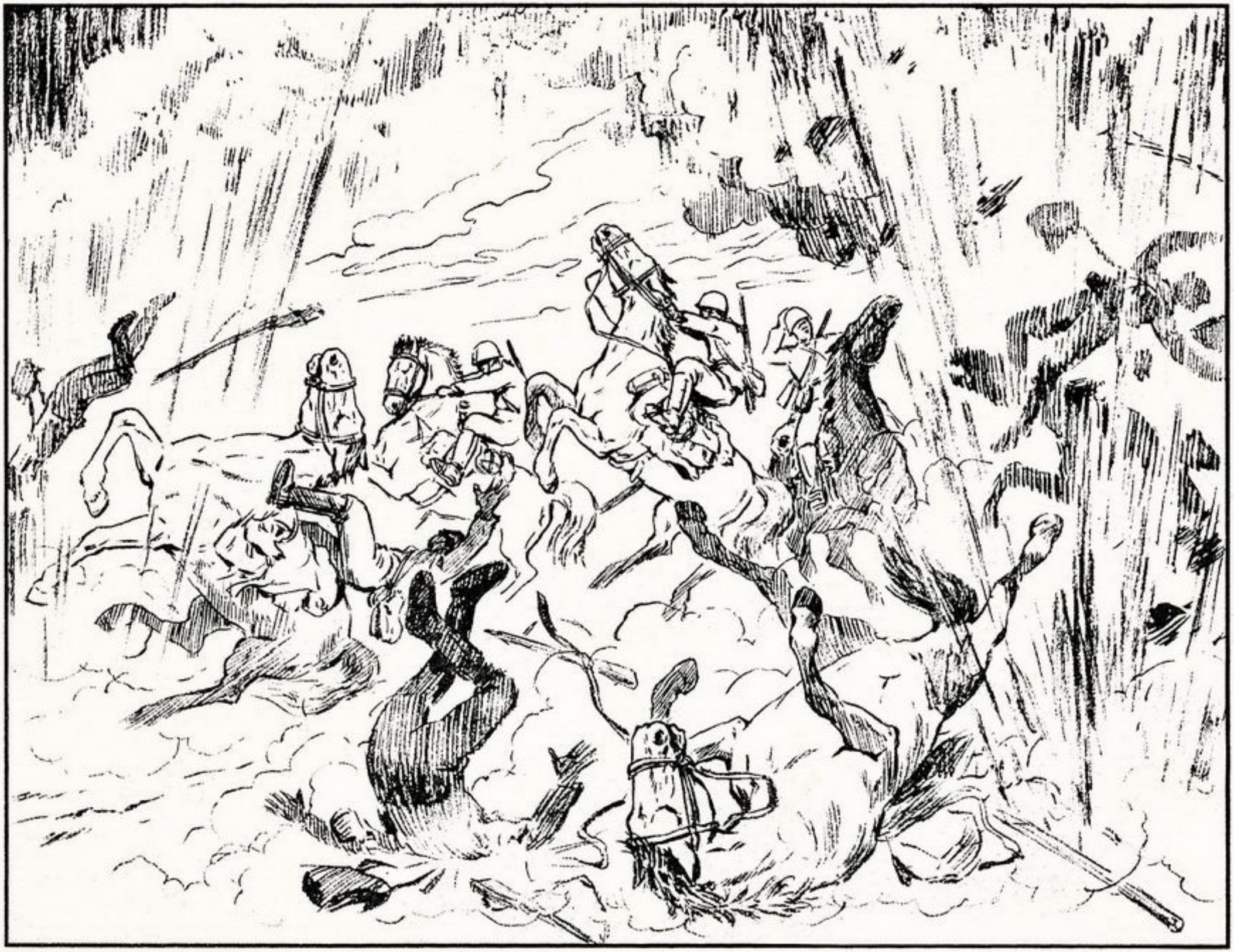
主要的区村干部都参加了会。大家意见不一，主张打的是多数。老马说：『大家要认清这次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次！我们要动员别庄的民兵都来配合，把敌人消灭在赵庄……』



散会以后，大家开始分头准备，动员群众，炒干粮，把重要的物品都运到地道里去，民兵在村外摆好地雷。老马和振海把街上的枪眼都检查了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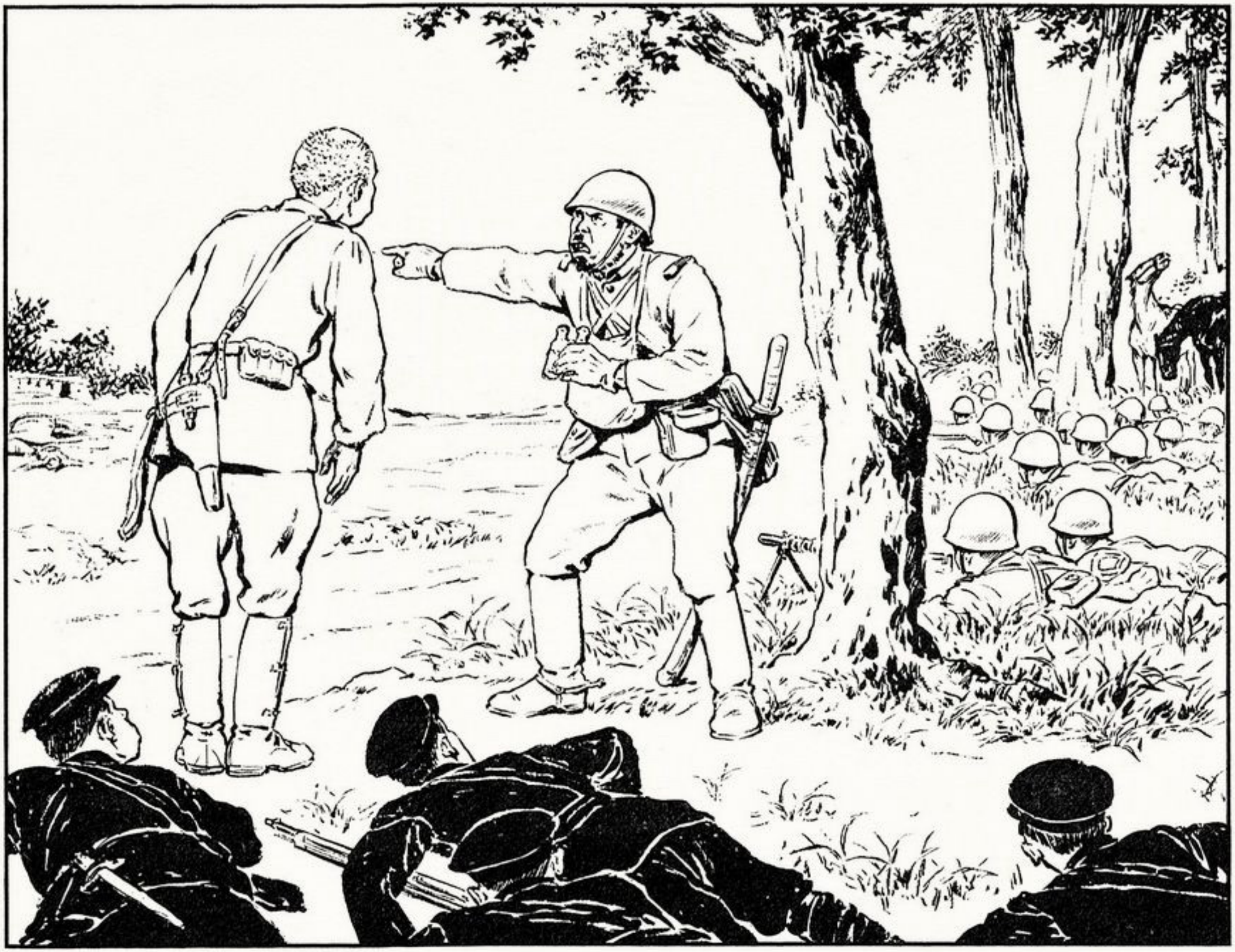
两天以后的清早，孙庄等据点的敌人，一齐出动，分四路向赵庄合围过来了。村里的瞭望哨赶忙通知打锣，全庄都做好战斗准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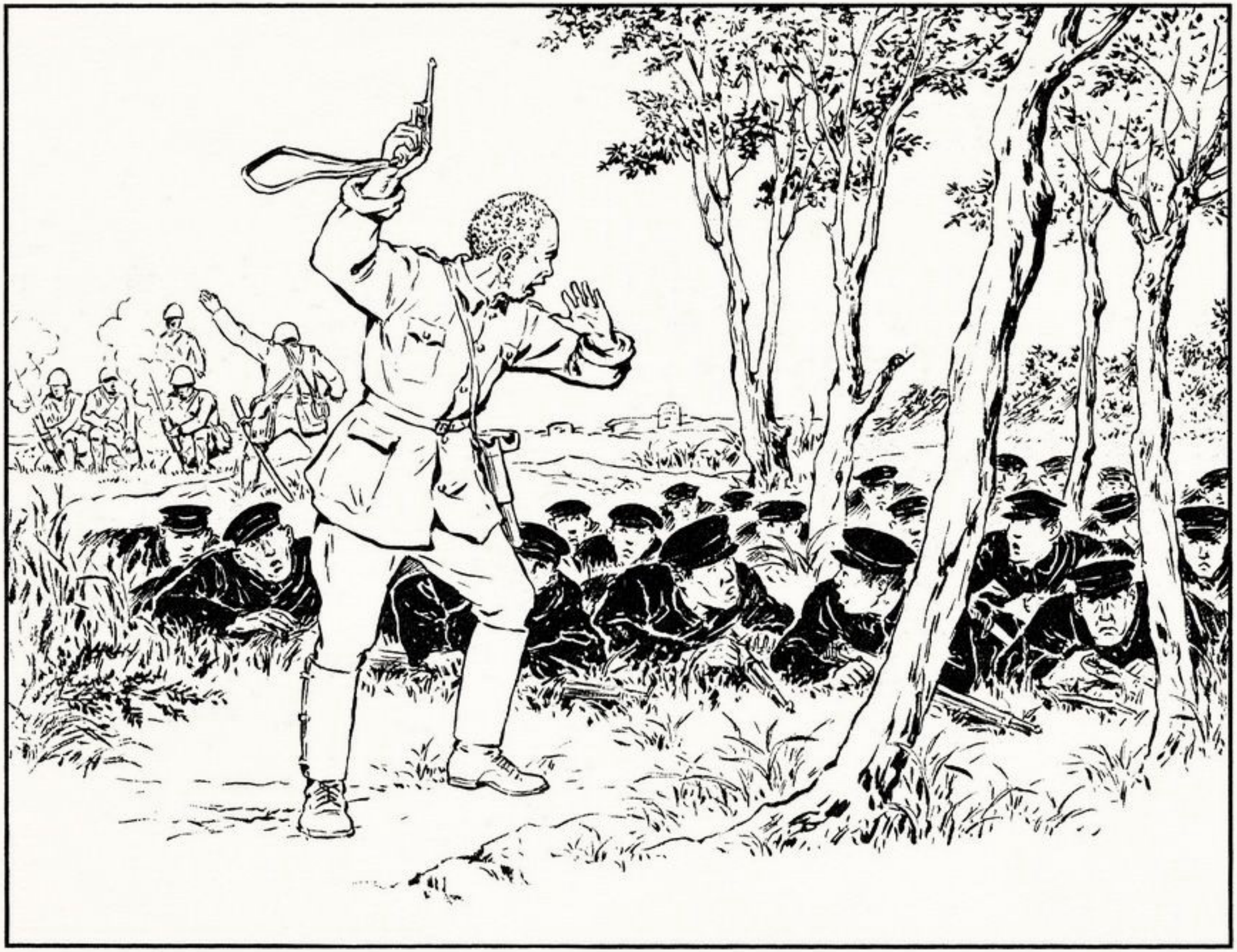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敌人刚逼近庄子，这里『呼隆』，那里『呼隆』，东南西北的地雷响成一片。走在前头的鬼子全给炸死了，后边的鬼子吓得赶快扯紧了缰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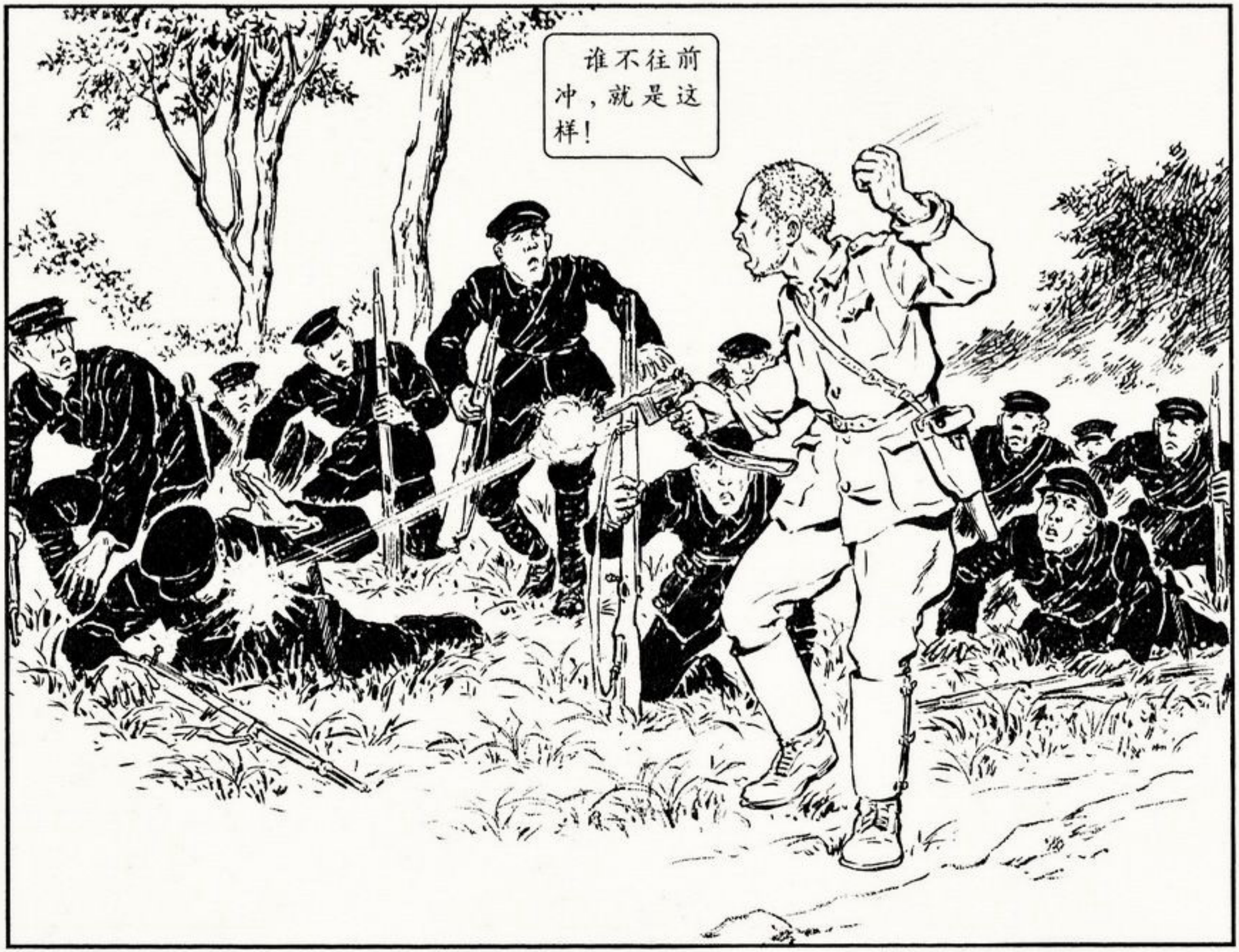
村子四周一千多敌人，密密麻麻地都趴在麦地里和树荫下。日野向村里张望着，发现了村里的地堡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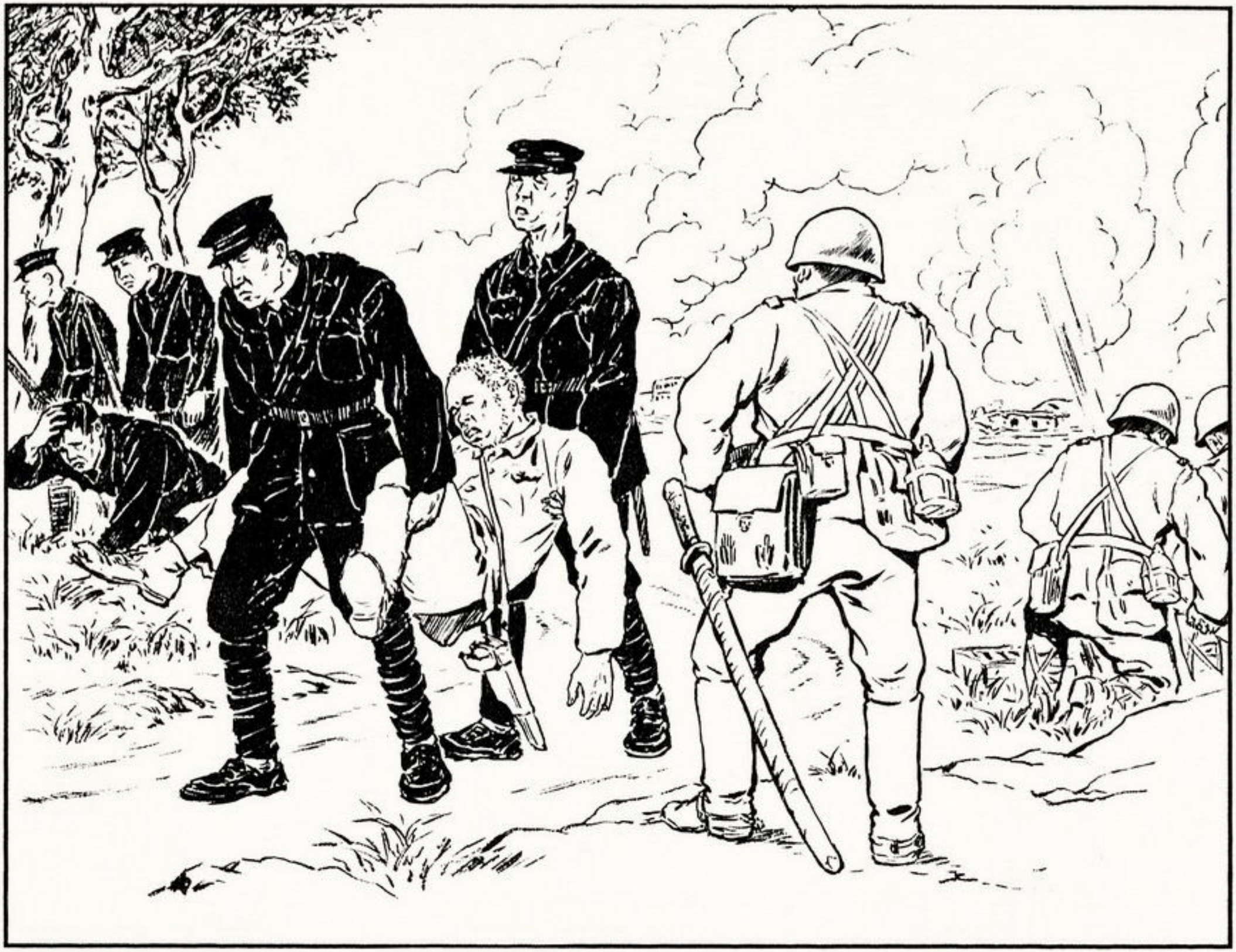
日野叫刘起应带领着伪军打头阵，他指挥着日本兵，用掷弹筒打地堡。炮弹在地堡旁边炸开了。

地堡里的子弹还是往外飞，伪军们吓得不敢冲。刘起应抡着盒子枪，拼命吆喝，看到有一个伪军趴着，他回头一枪，把他打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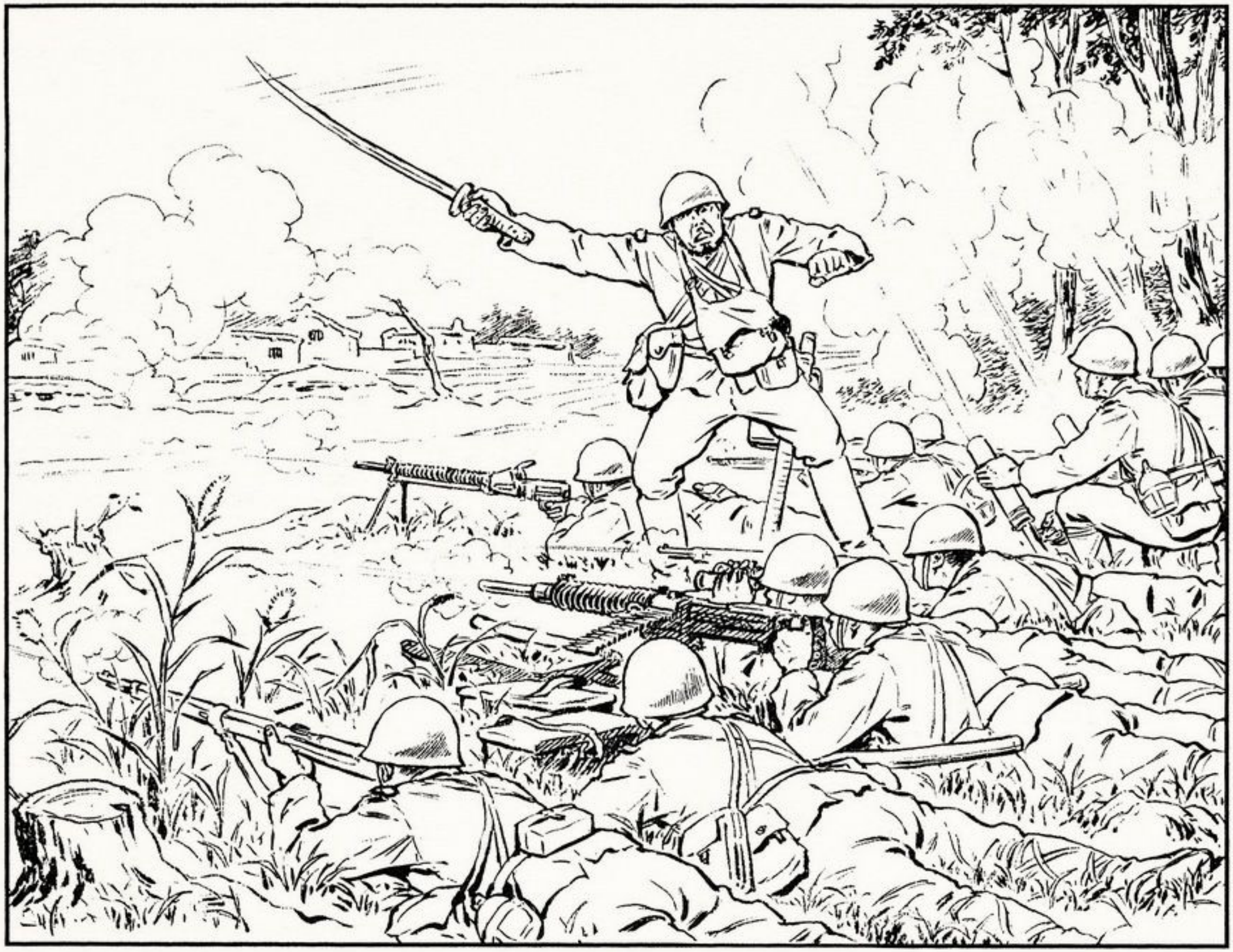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刚冲到护村沟旁，『呼隆』一个子母雷响了，好些伪军被炸倒了，刘起应的右胳膊也断了，盒子枪丢得老远。伪军们吓得趴在地上，又不敢动弹了。

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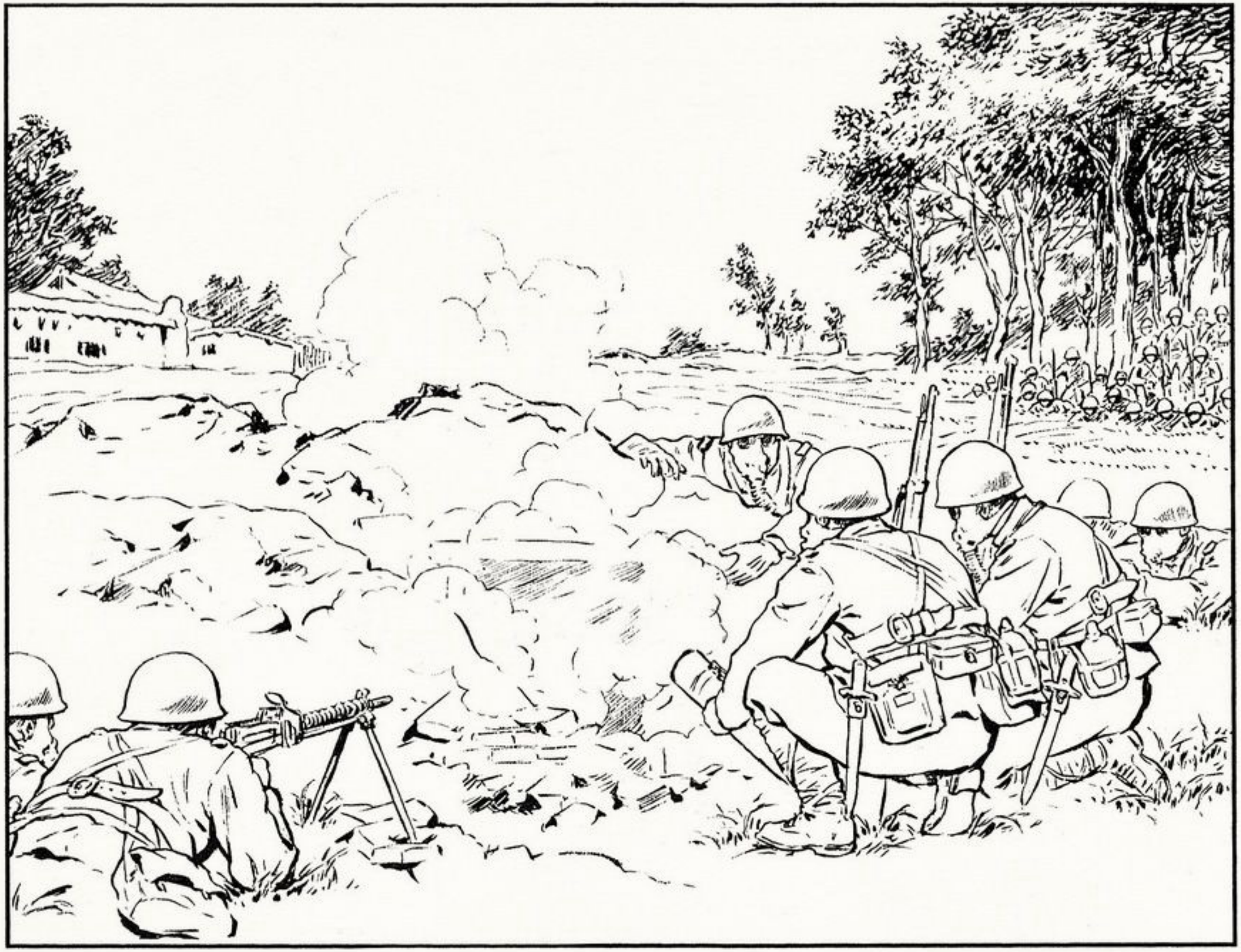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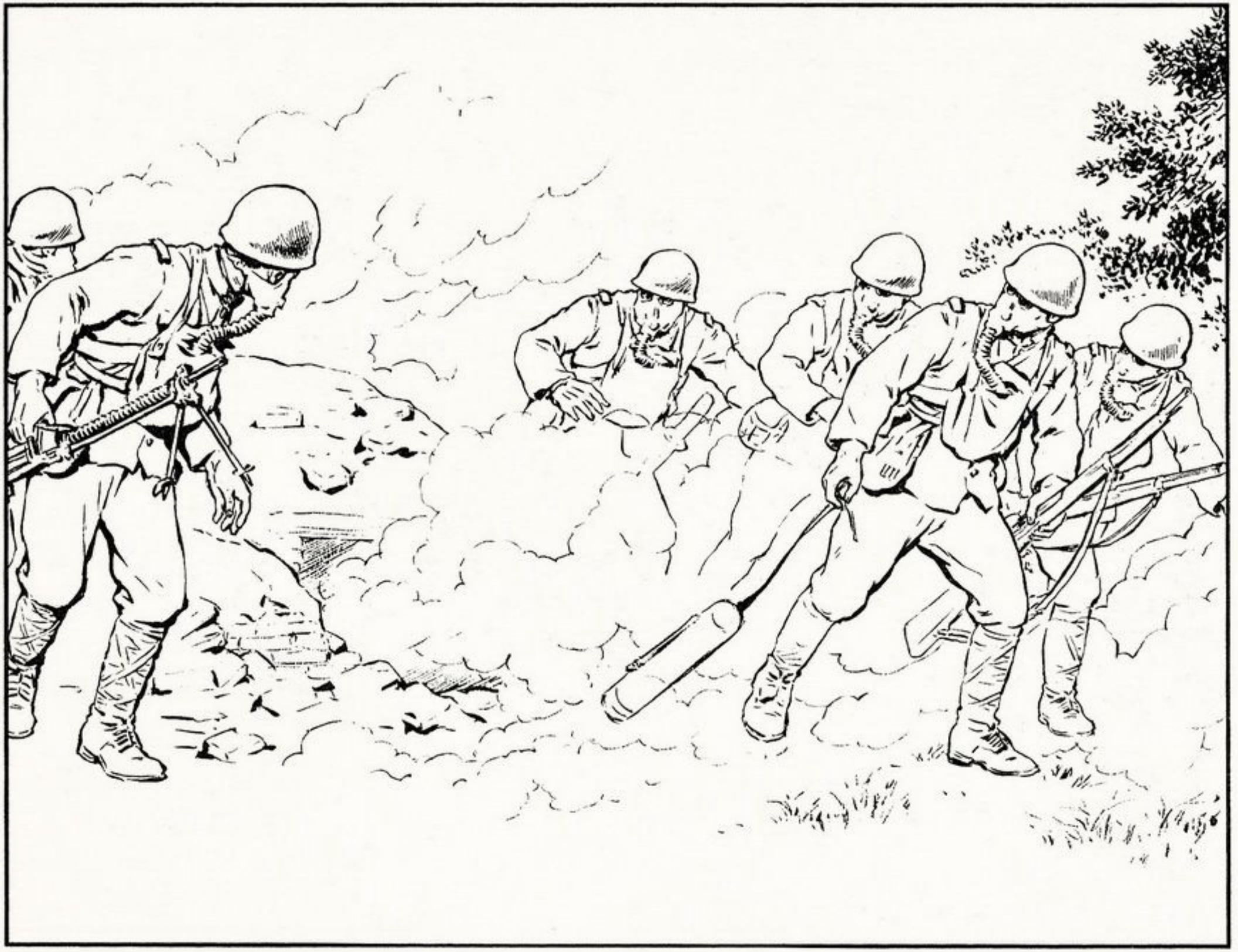
日野见刘起应被炸倒了，忙吼着叫伪军们把他抬下

敌人开始了总攻，手榴弹、机枪、掷弹筒配合着，灰尘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子。一直打到快中午，才把地堡打平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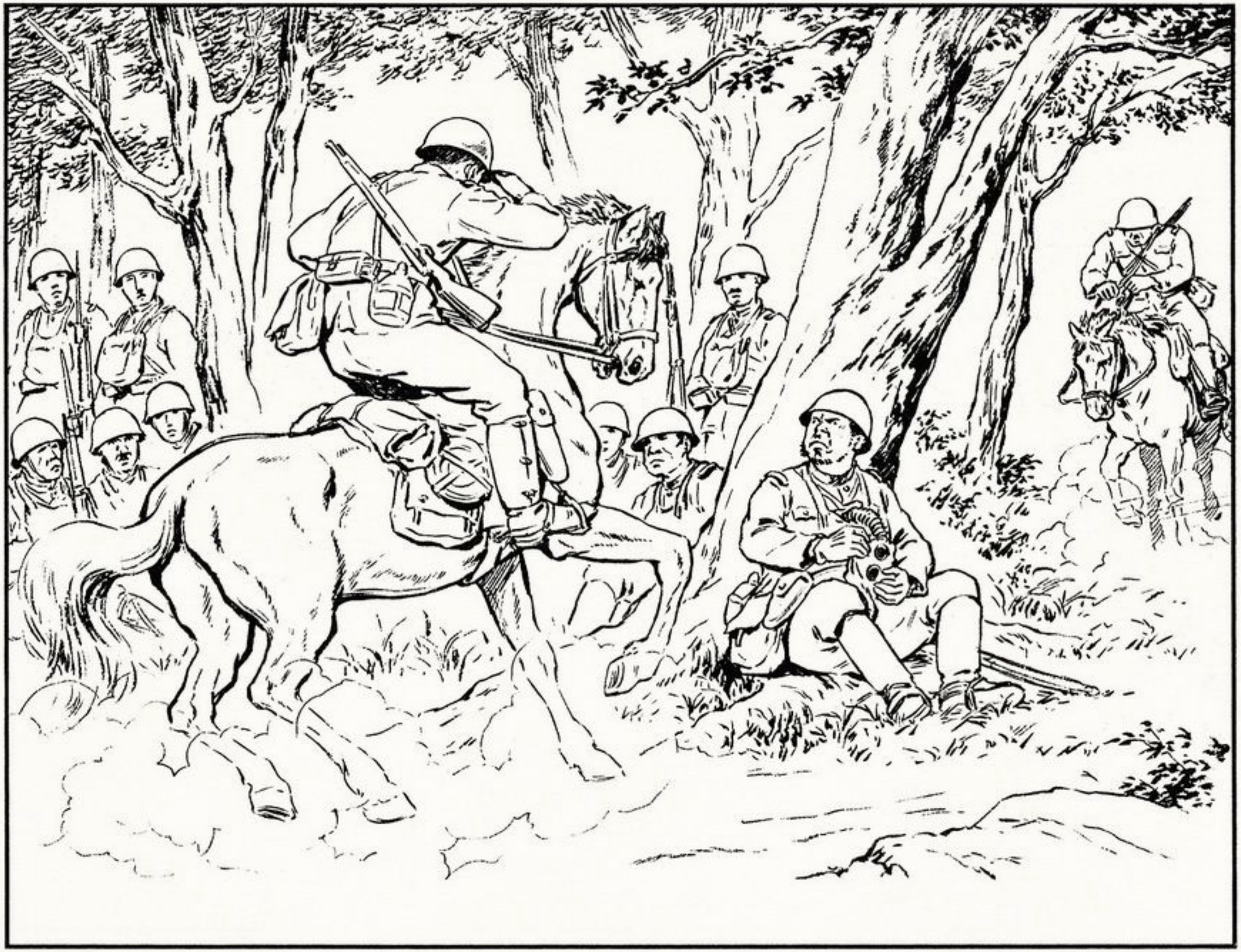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冲到地堡跟前，发现了一个地洞眼，日野忙叫鬼子打毒瓦斯，没有防毒面具的，都撤到树林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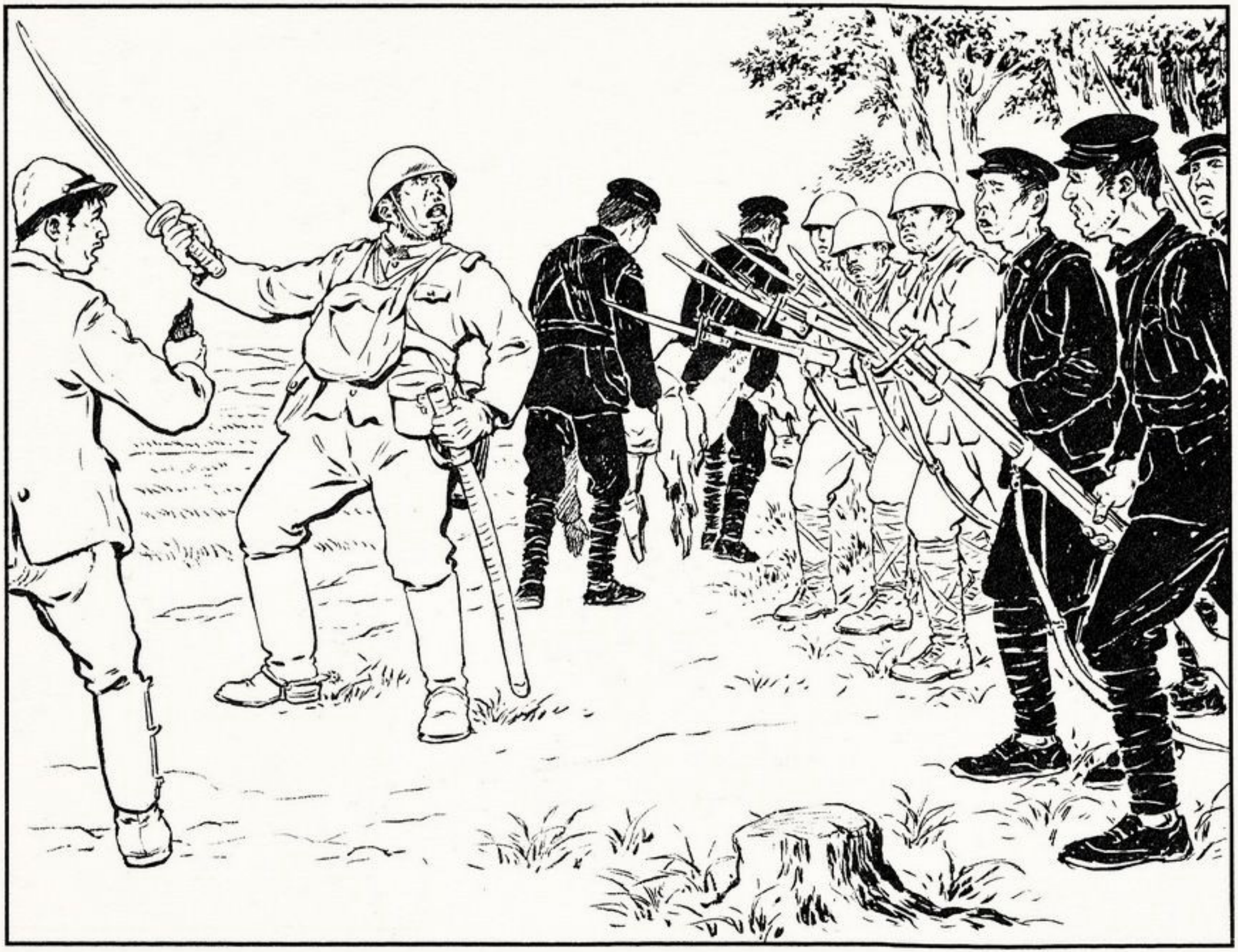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哪知这洞里边有翻眼，民兵们在撤退时，把翻眼用土塞住了。日野和翻译一见毒气不往里走，却只顾向外扑，只好把毒瓦斯收起，赶快退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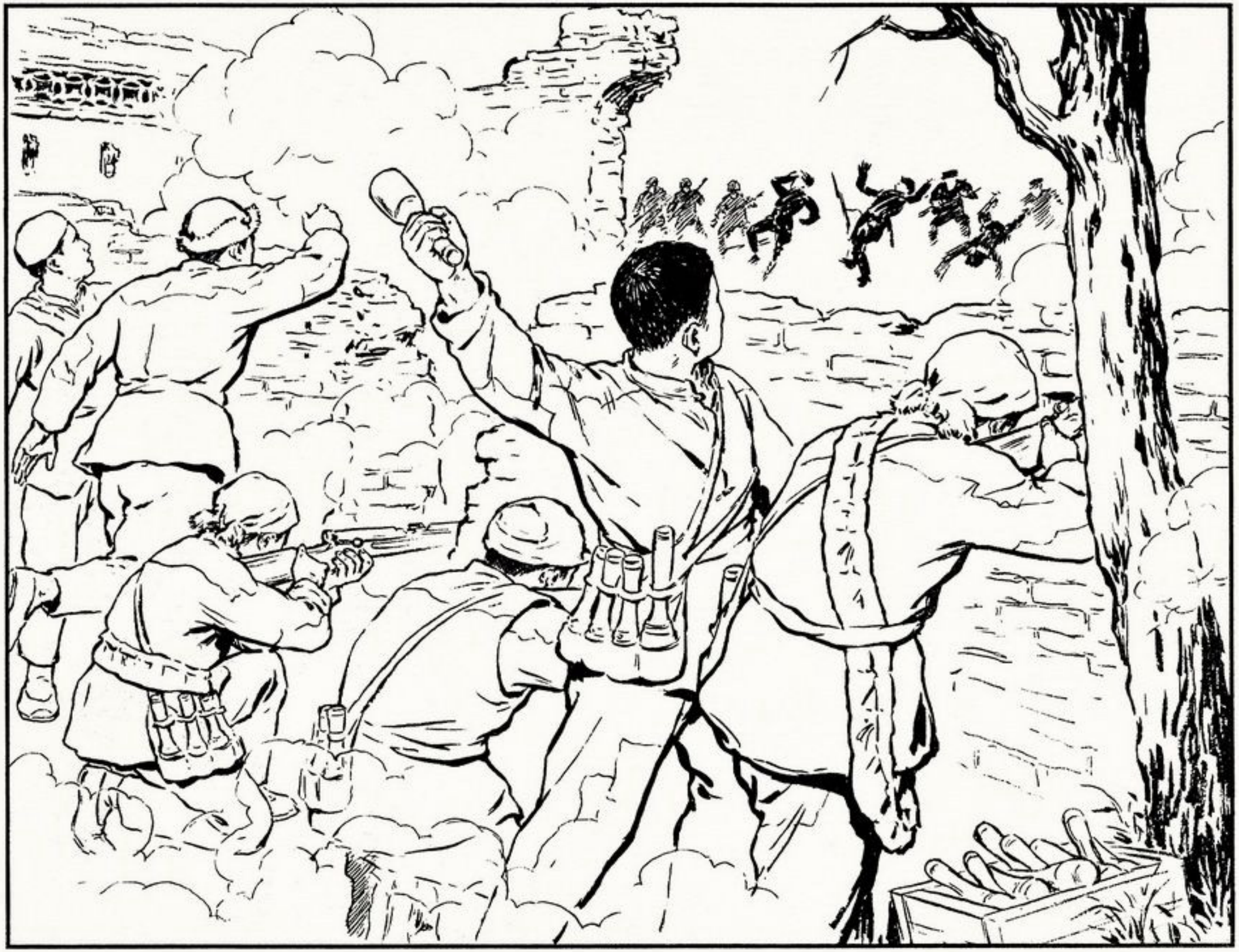
日野靠着一个树根坐下。这时，有两个探马从南边和北边奔过来，向日野报告说：南边和北边的地道，打毒气也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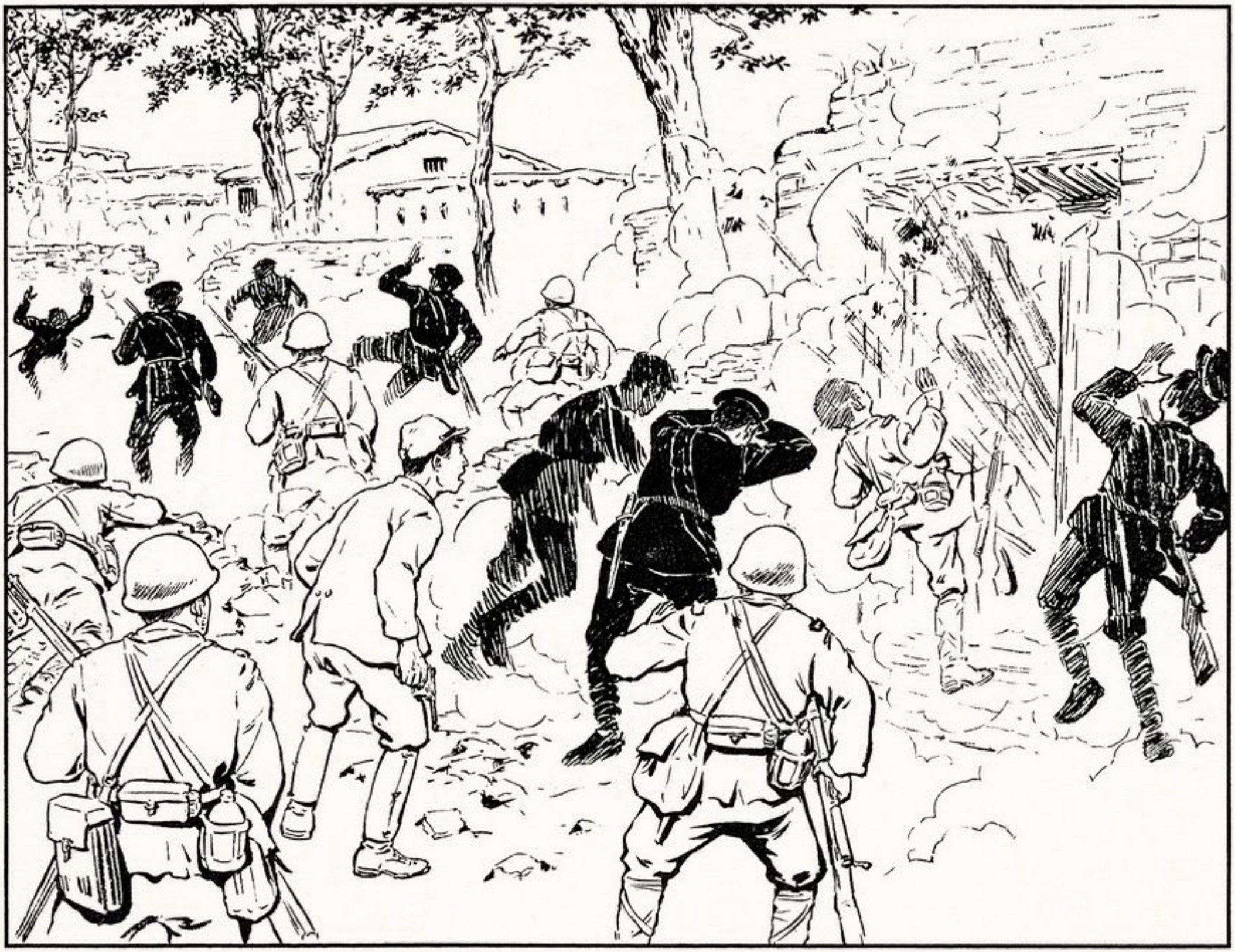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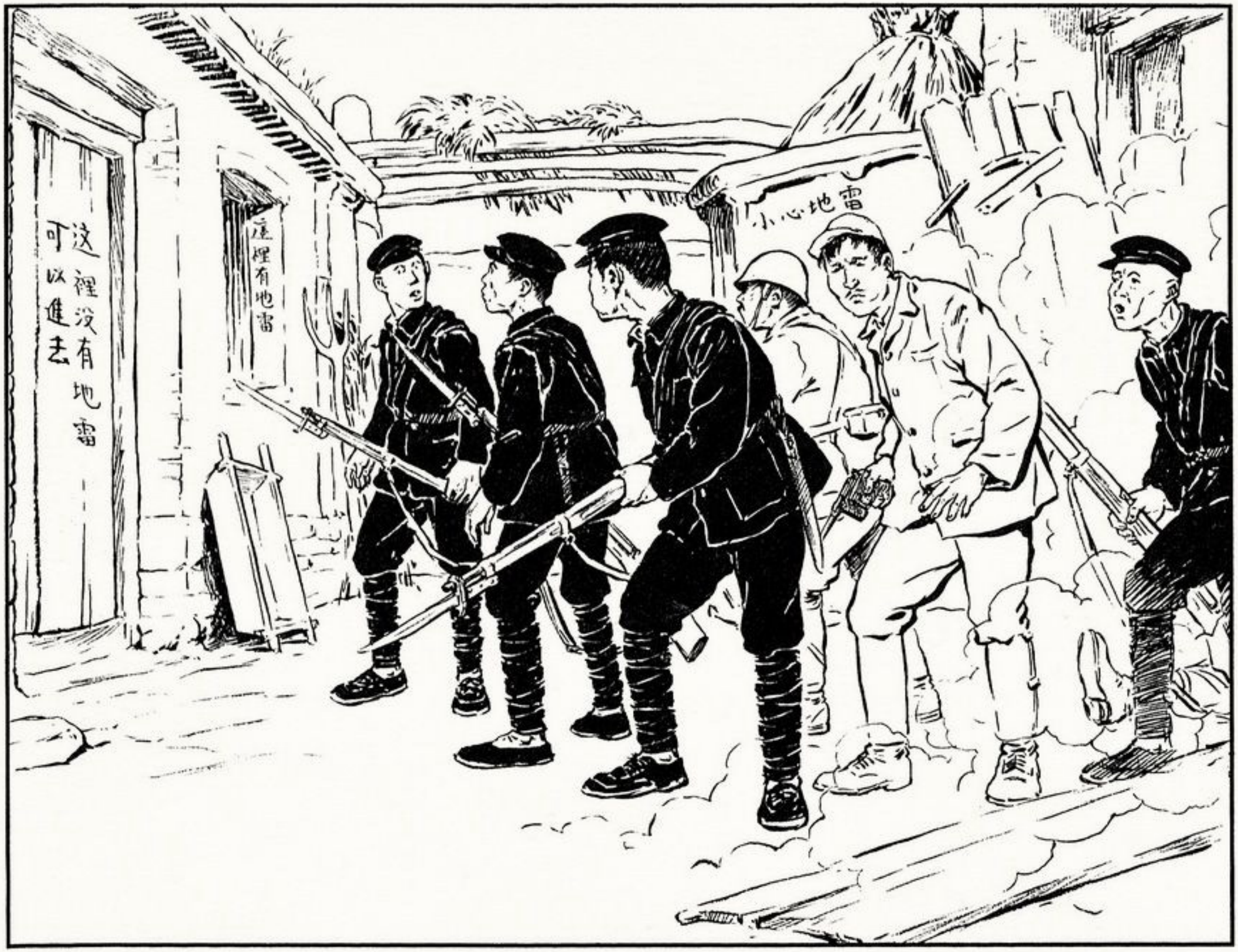
日野决定还是往村里冲，那两个鬼子骑上马又回去联系了。日野见刘起应痛得滚来滚去，叫几个伪军把他抬回孙庄去。

敌人又向村里开始进攻，日野指挥着队伍向前冲。民兵们躲在第一道街墙后面向外扔手榴弹。敌人用掷弹筒掩护着朝墙跟前猛扑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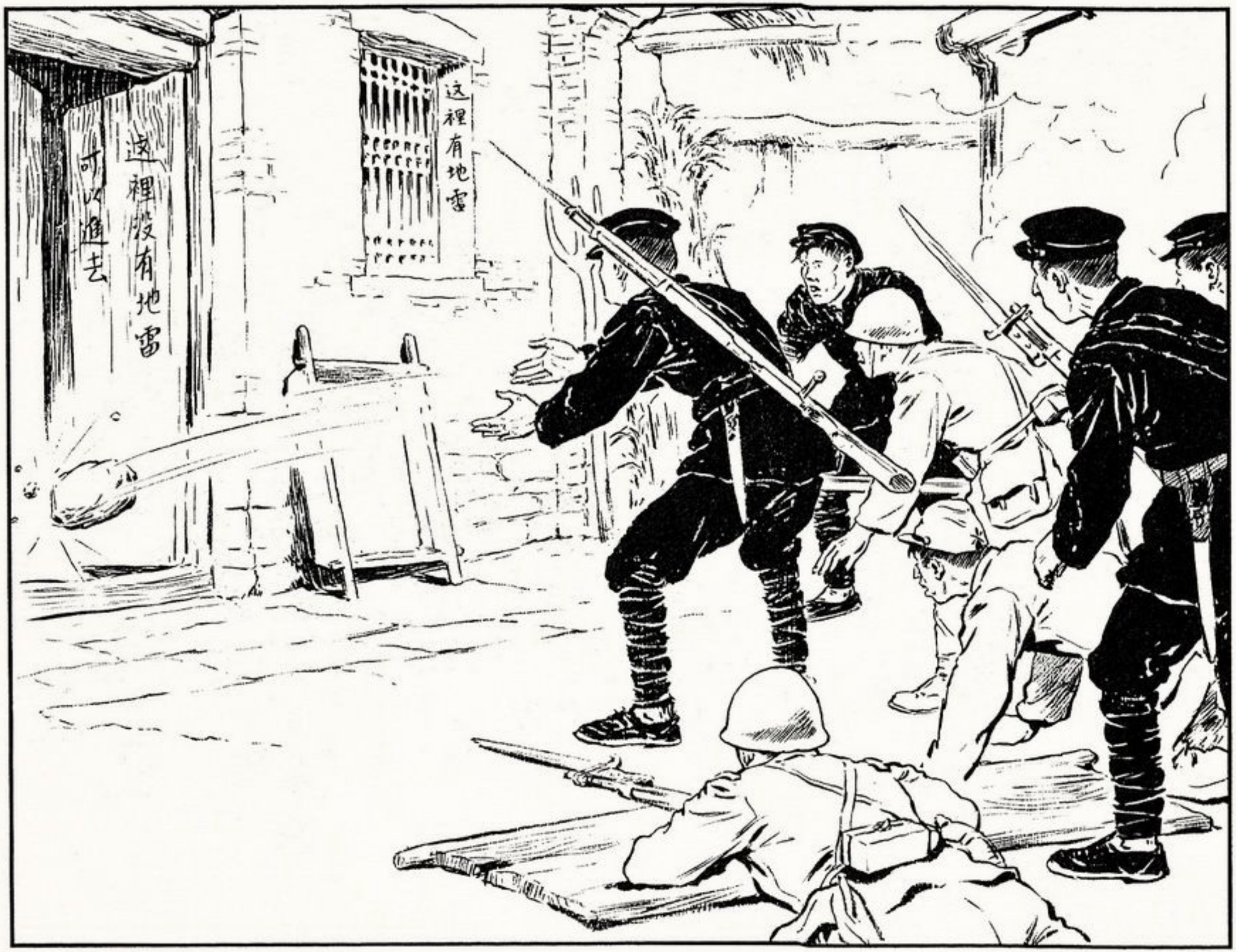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民兵们见敌人火力太强，退到第二道街墙后边去。鬼子向两旁的房子里冲，想占领屋顶。他们把一个院门踢开了。只听『轰』的一声，地雷爆炸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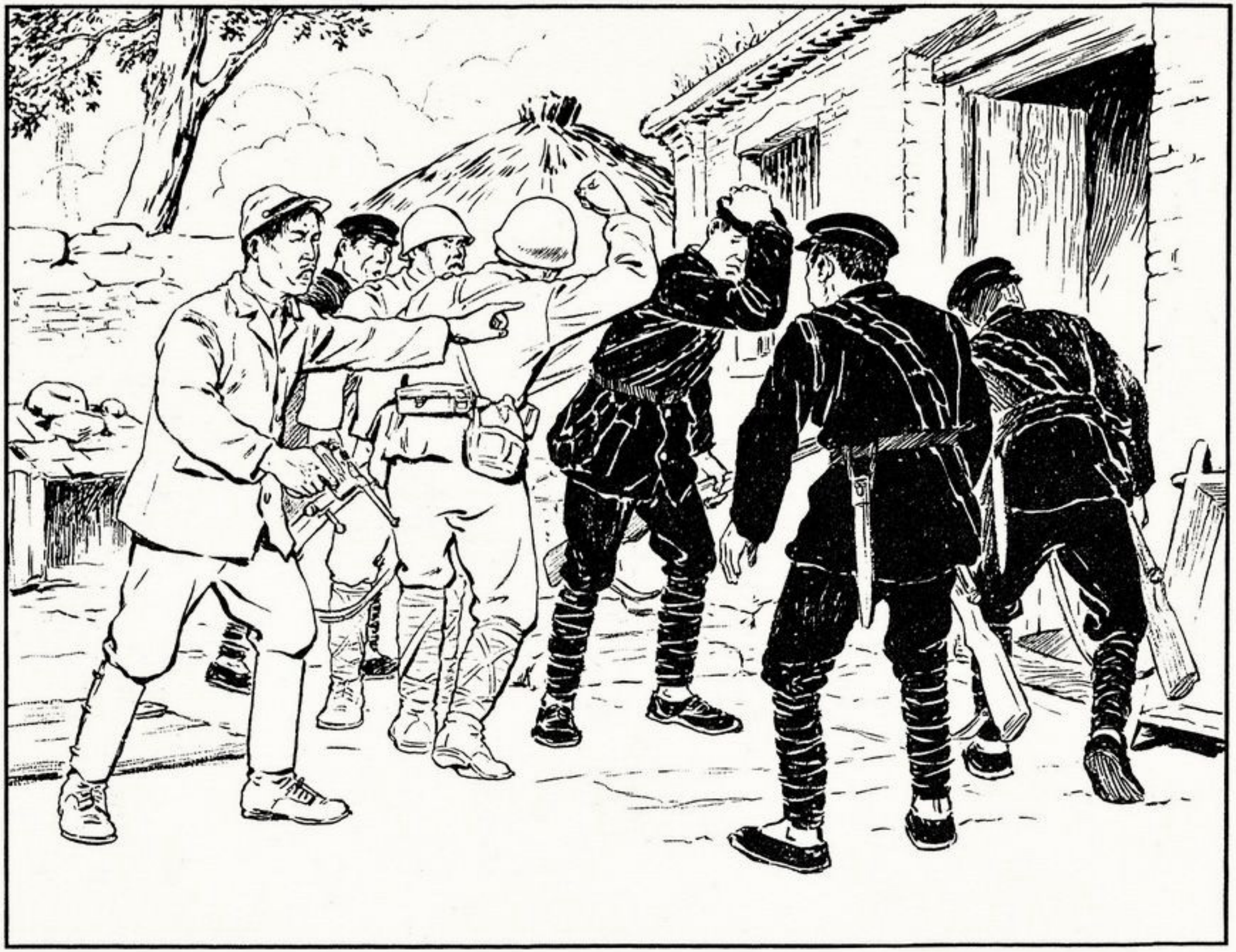


敌人冲进院子，只见墙上、树上、窗上、地上到处写着『小心地雷』，弄得敌人蒙头转向，不晓得怎样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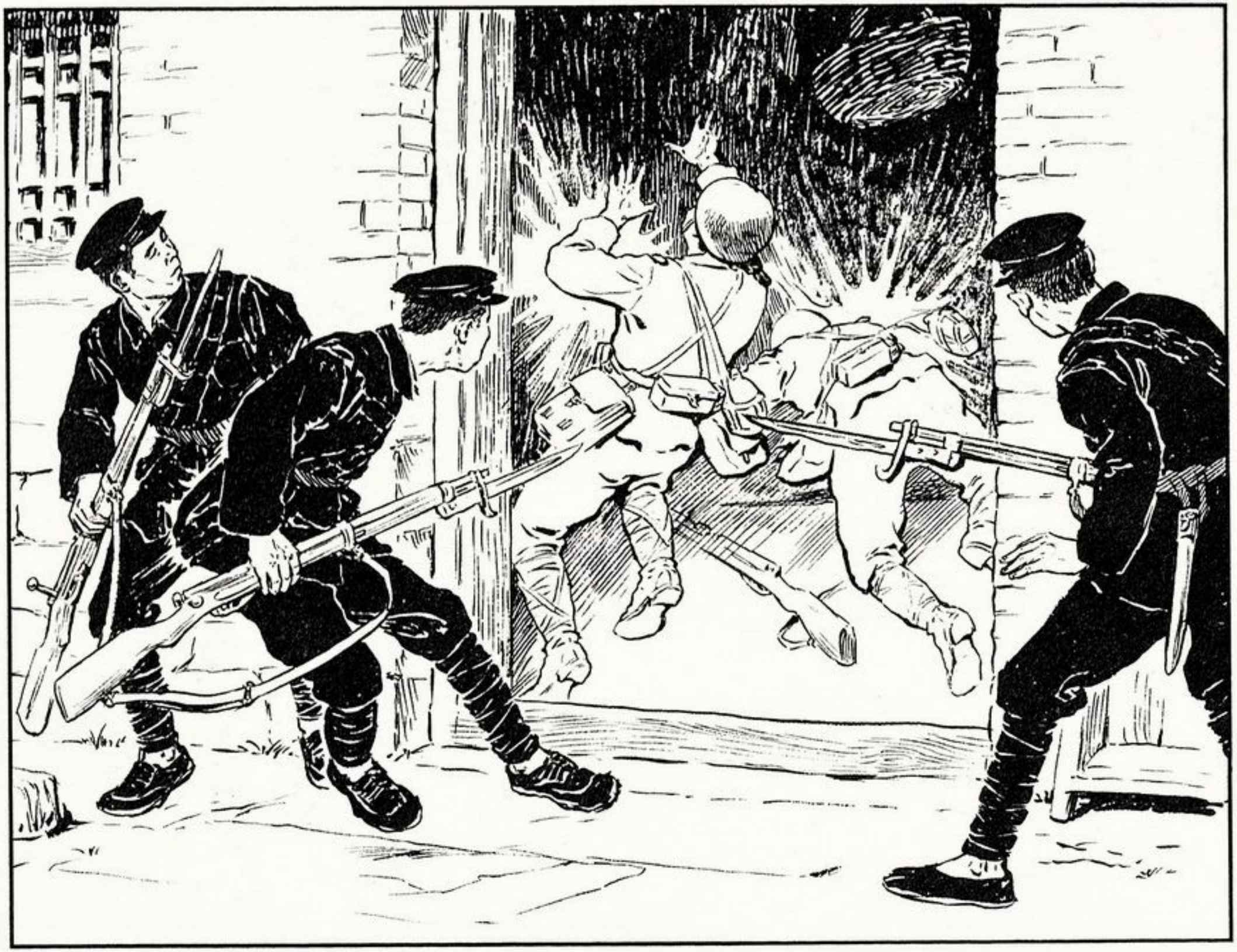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个伪军自作聪明，看到门上写着『这里没有地雷，可以进去』，便搬了一块石头，『咚』的一下，把那门打开了，真的什么事也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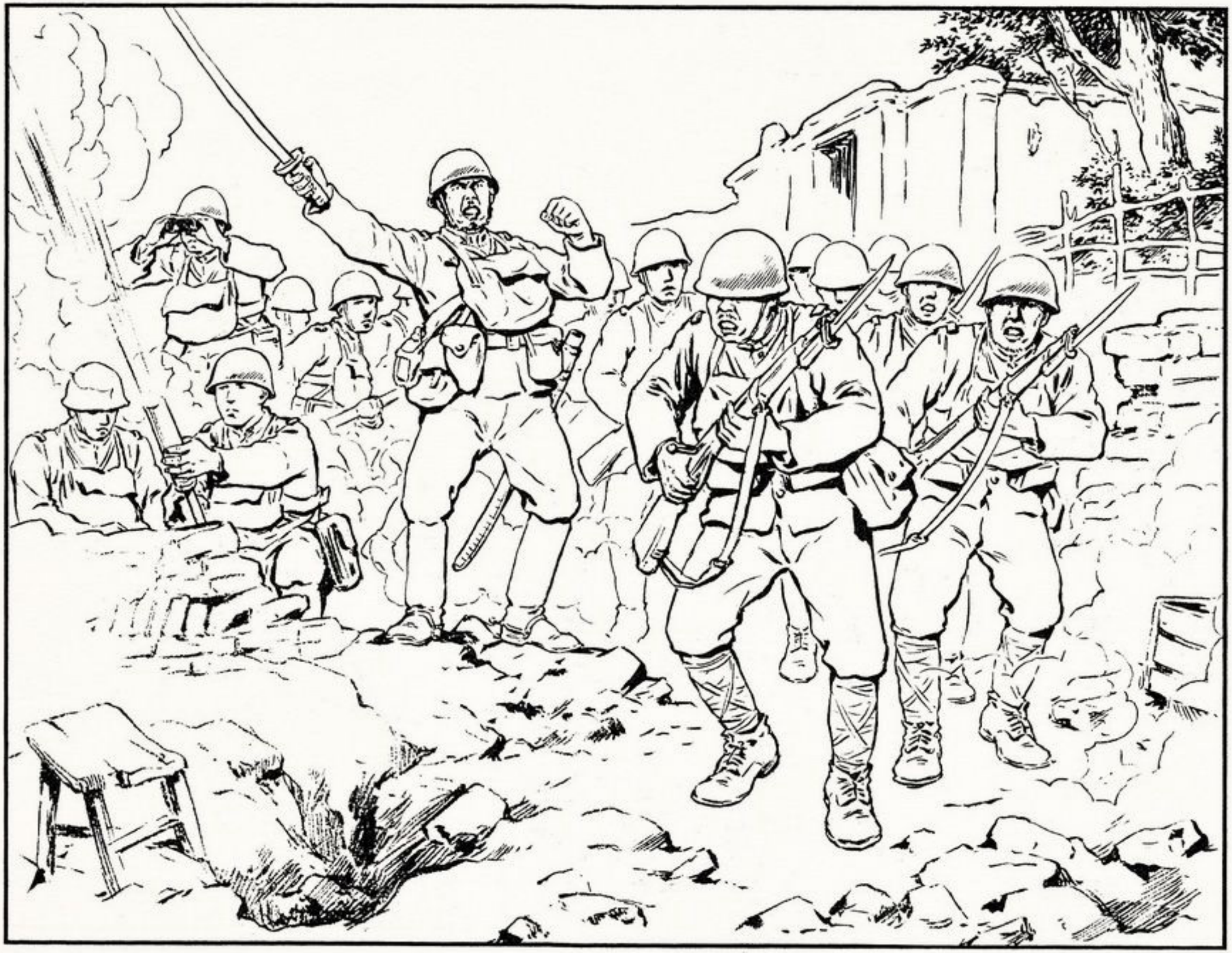
翻译叫大家进去，可是那些伪军吃亏吃怕了，都缩着个脑袋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抬腿先进。有两个鬼子一看火啦，对着一个伪军打了一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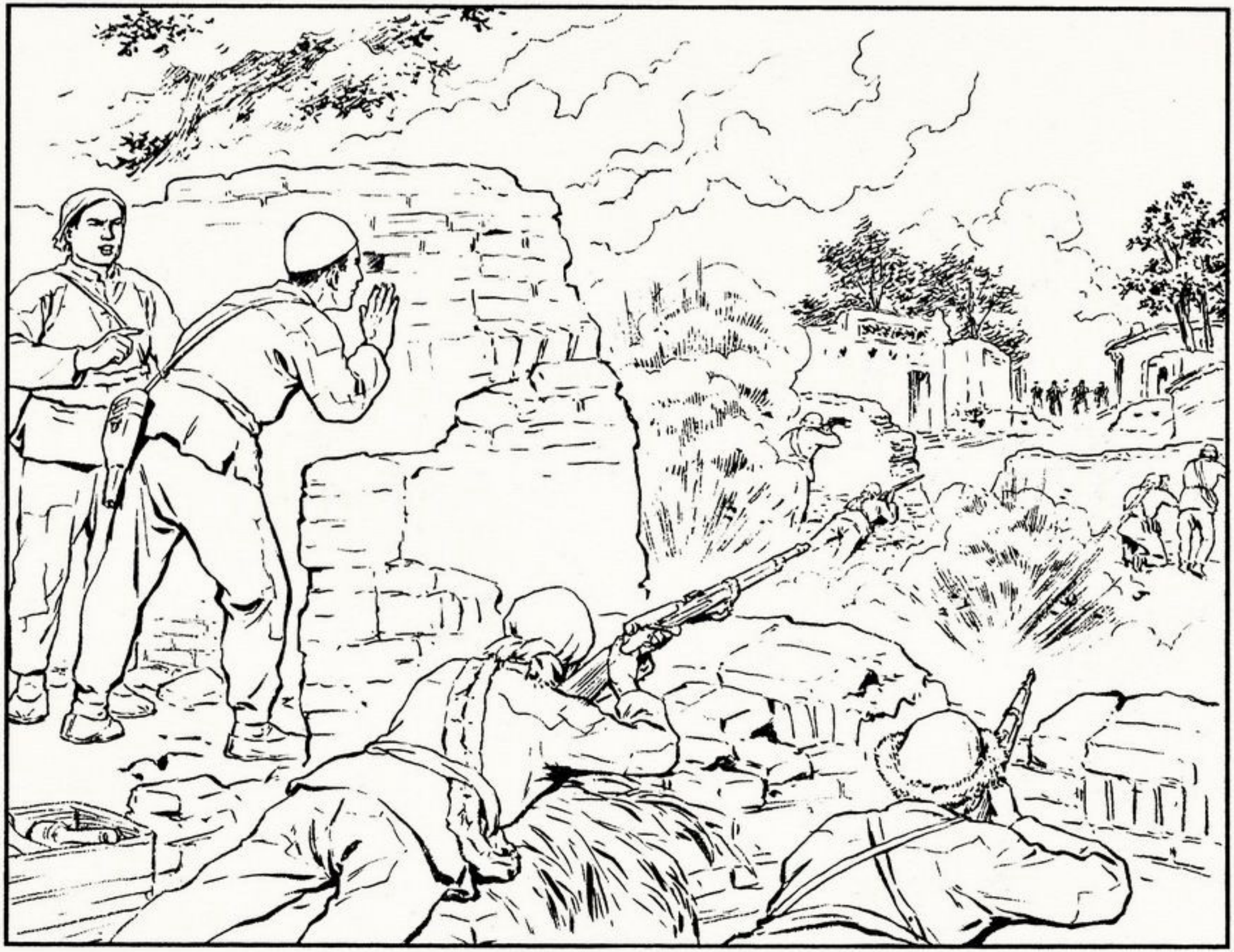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鬼子骂了一声：『八格！』就端着刺刀嗖地一下，冲进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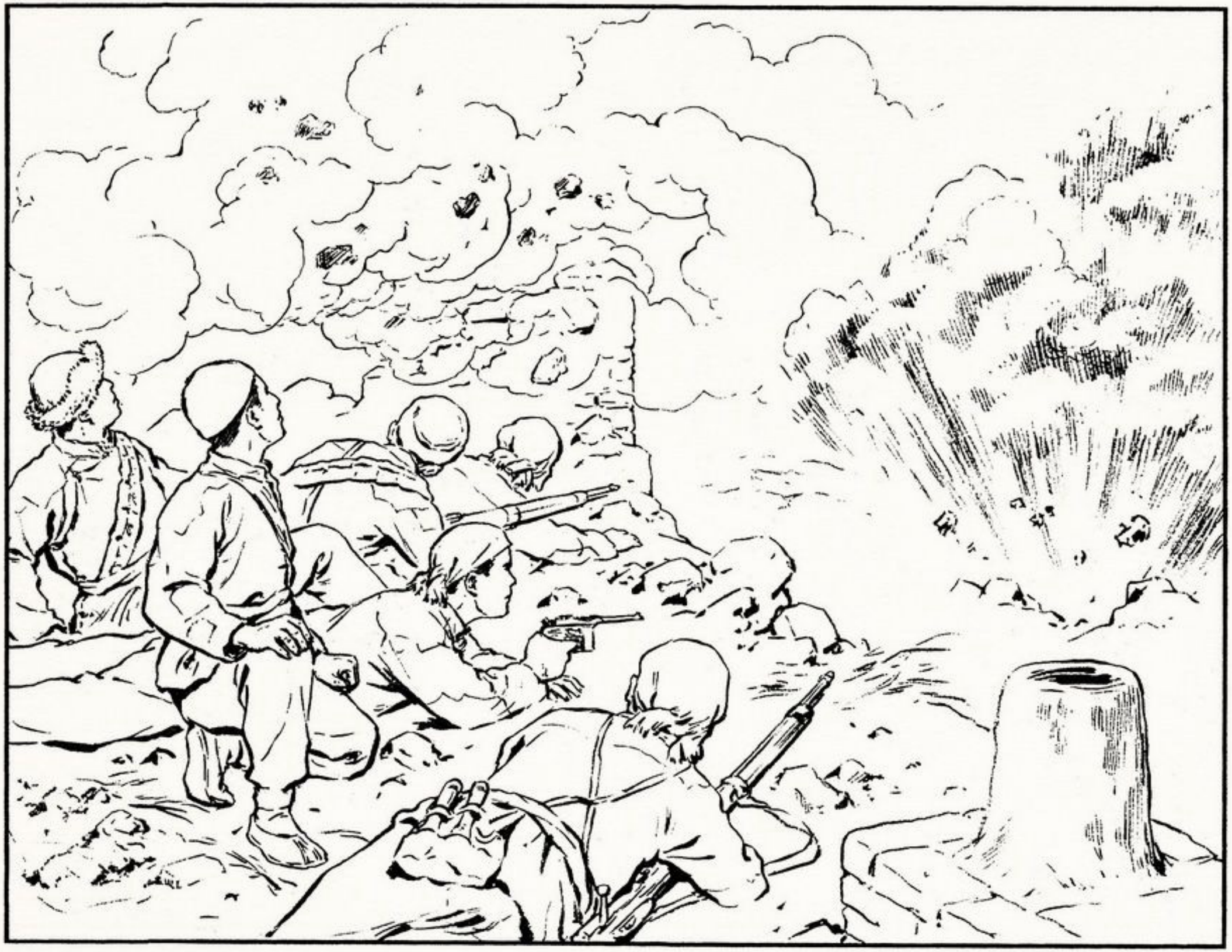
刚一进门，只听『当当』两声枪响，那两个鬼子被打倒了。敌人在院子里全都吓呆了。翻译见这屋子不能进去，便叫大家上屋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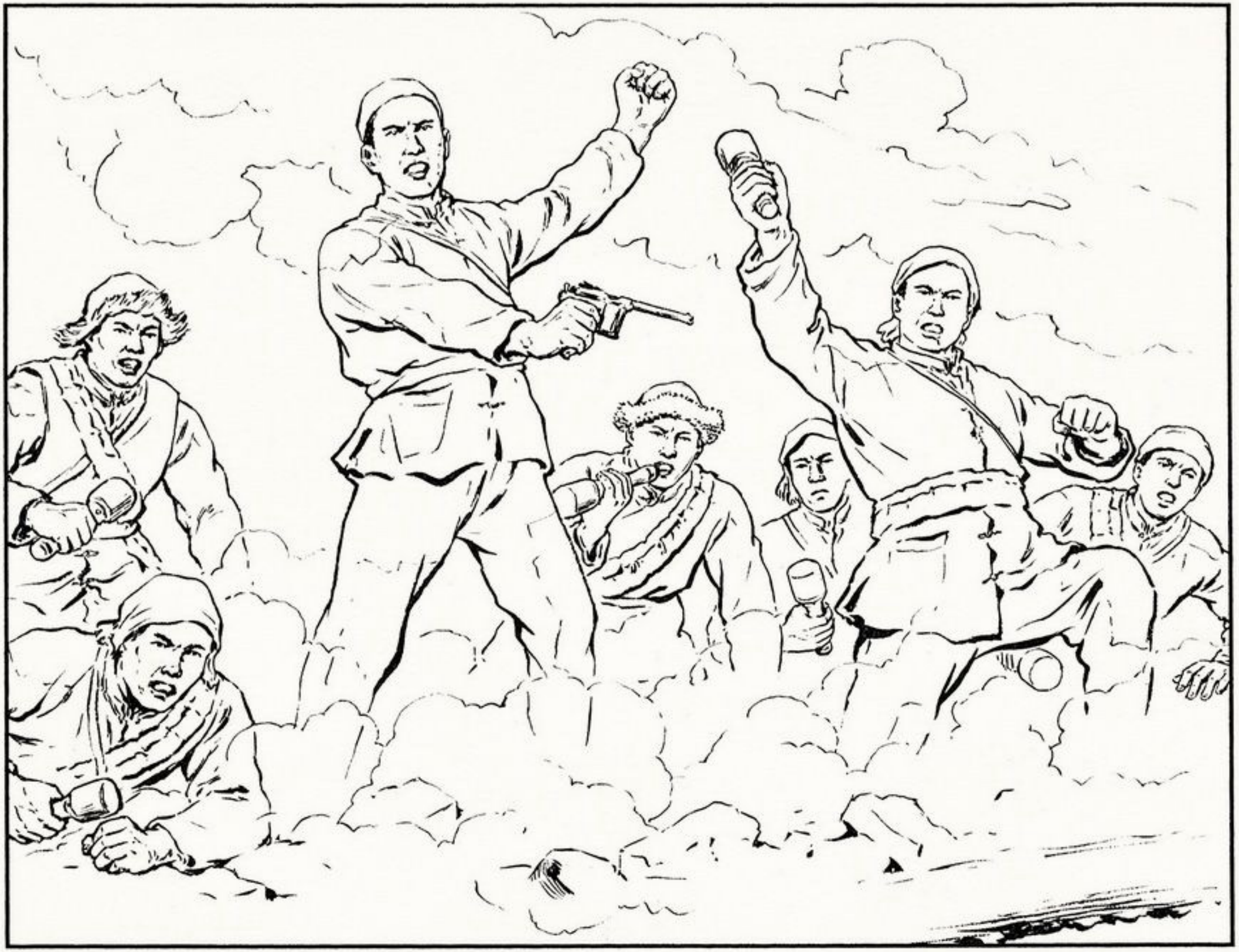
在街上，日野指挥着队伍用掷弹筒轰击，一连冲破了四道街墙，一步步地向街心压过来。枪声打成一片，民兵、区小队和敌人开始了巷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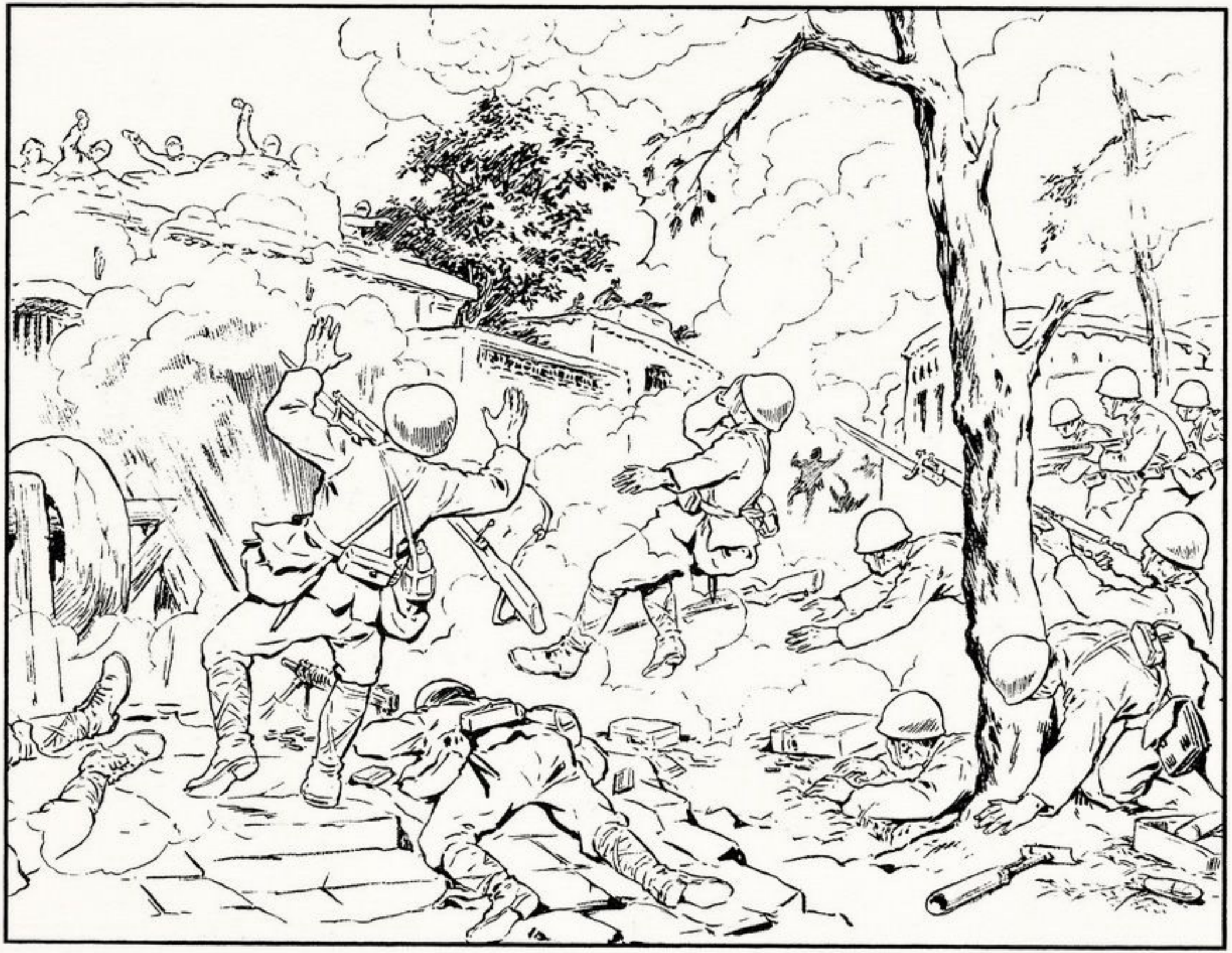
老马在瞭望眼里一看，敌人来得很猛，他想：昨天派人去找地区队，怎么到现在还没音讯？于是，又写了个条子，派人从地道出村，再去找地区队求援，另外派三四十个人，从大干线绕到村外去包抄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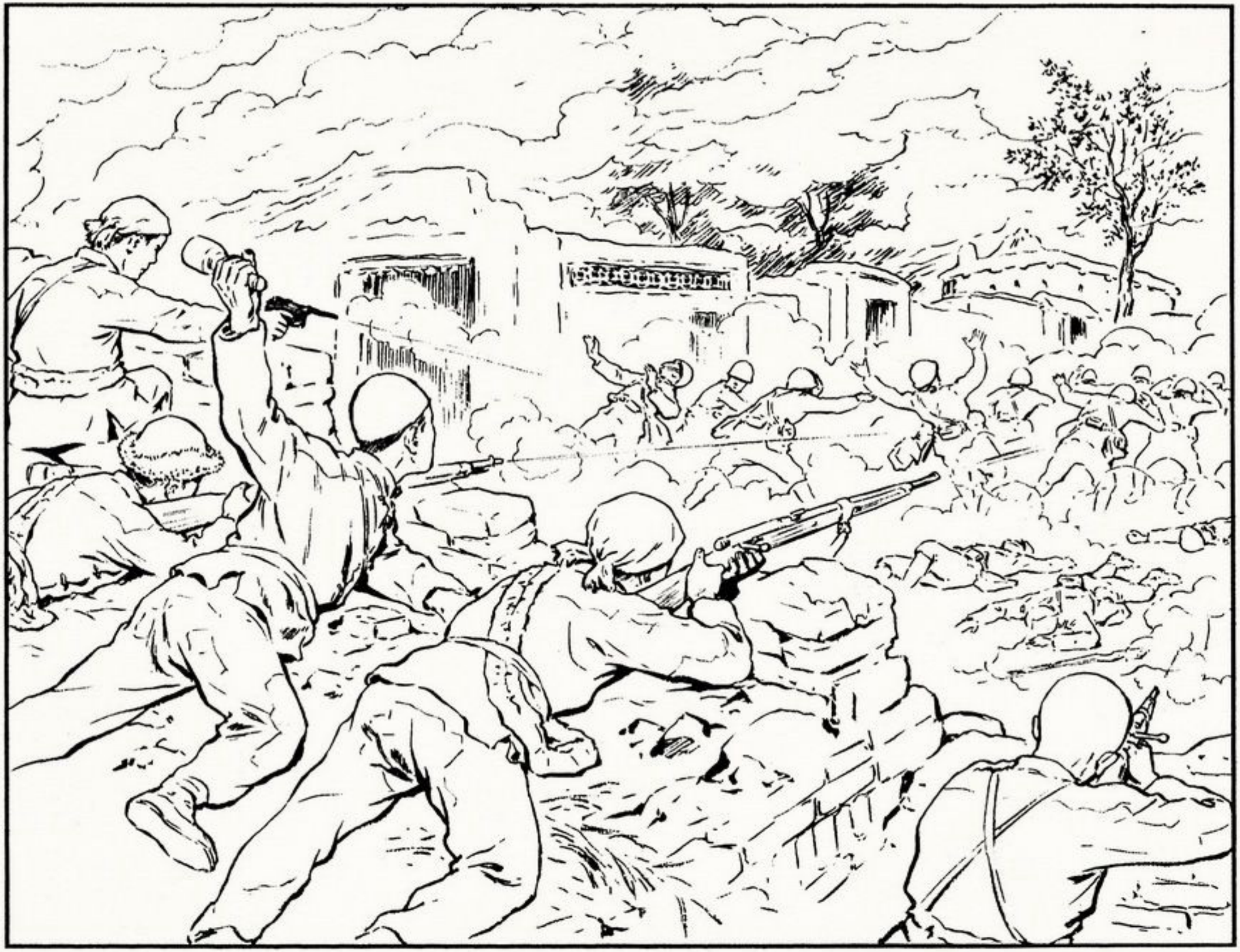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一个炮弹打来，把制高点的一半打得垮下去了。老马和振海还有四个队员，都一齐从灰土里滚到了屋顶上，一个队员被炸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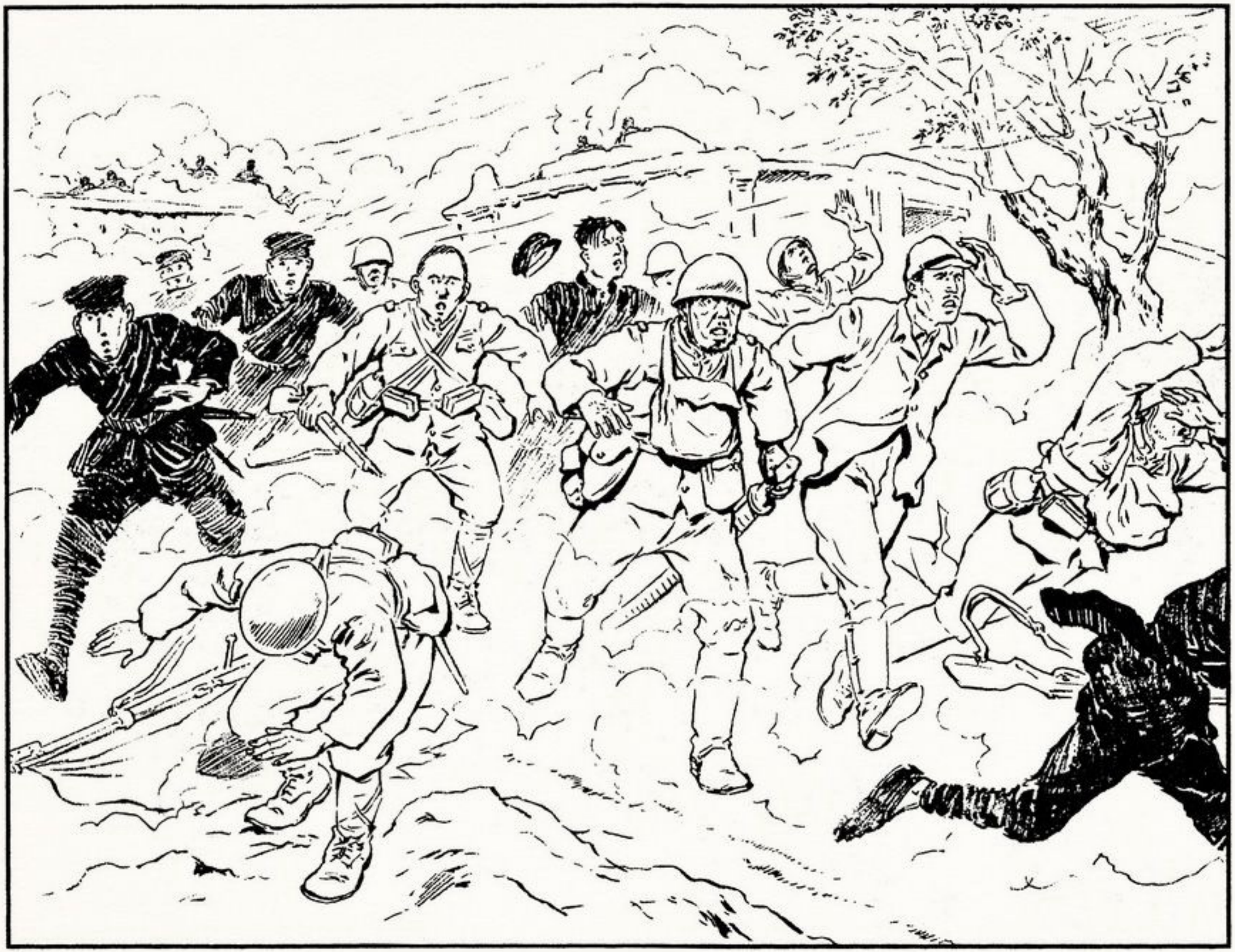
眼看敌人快到十字街口了，老马和振海喊着：『准备手榴弹，消灭敌人！』



等敌人冲到跟前，各个制高点上，都喊起了一片杀声，接着手榴弹轰轰地炸开了。街上尘土飞扬，砖头瓦片到处乱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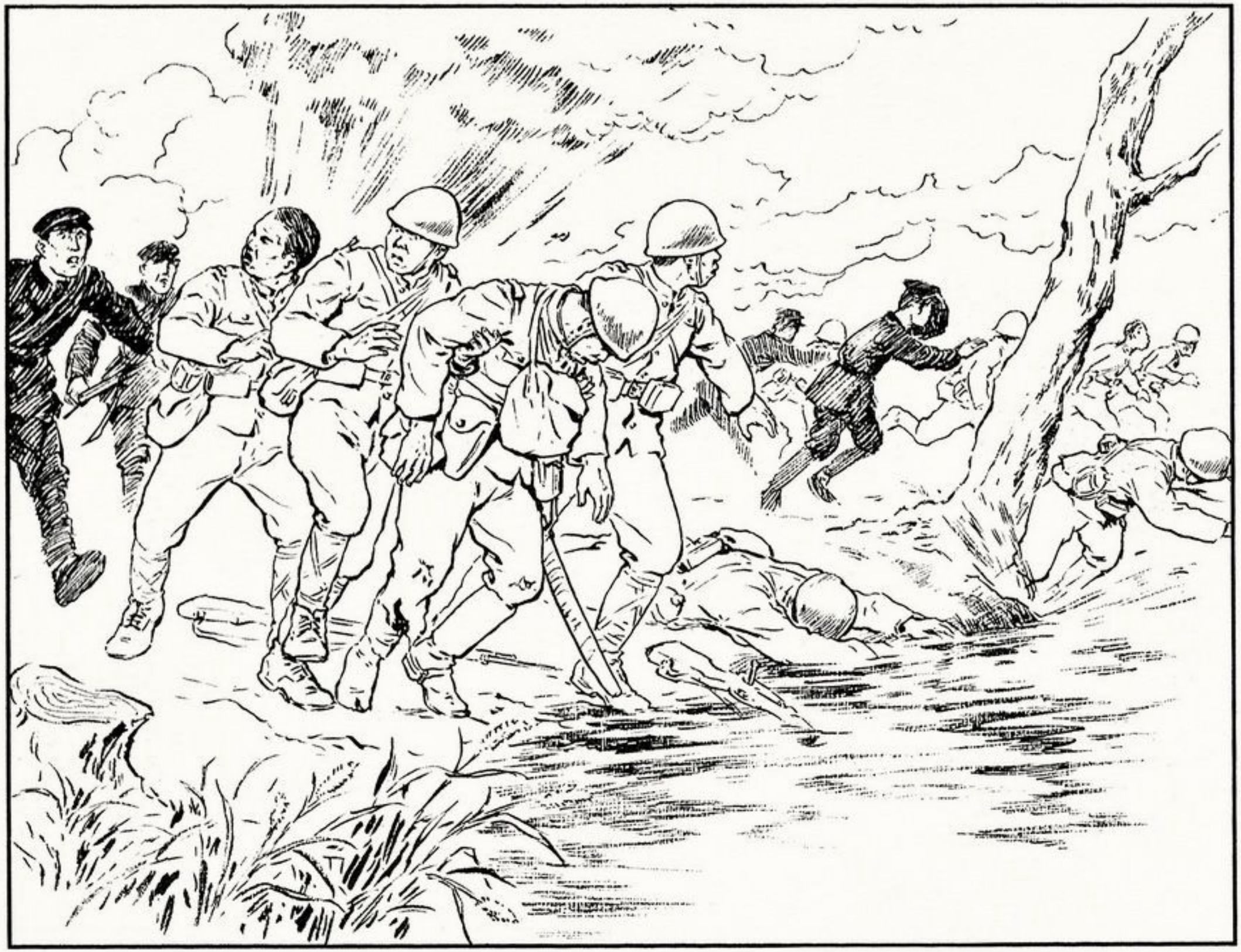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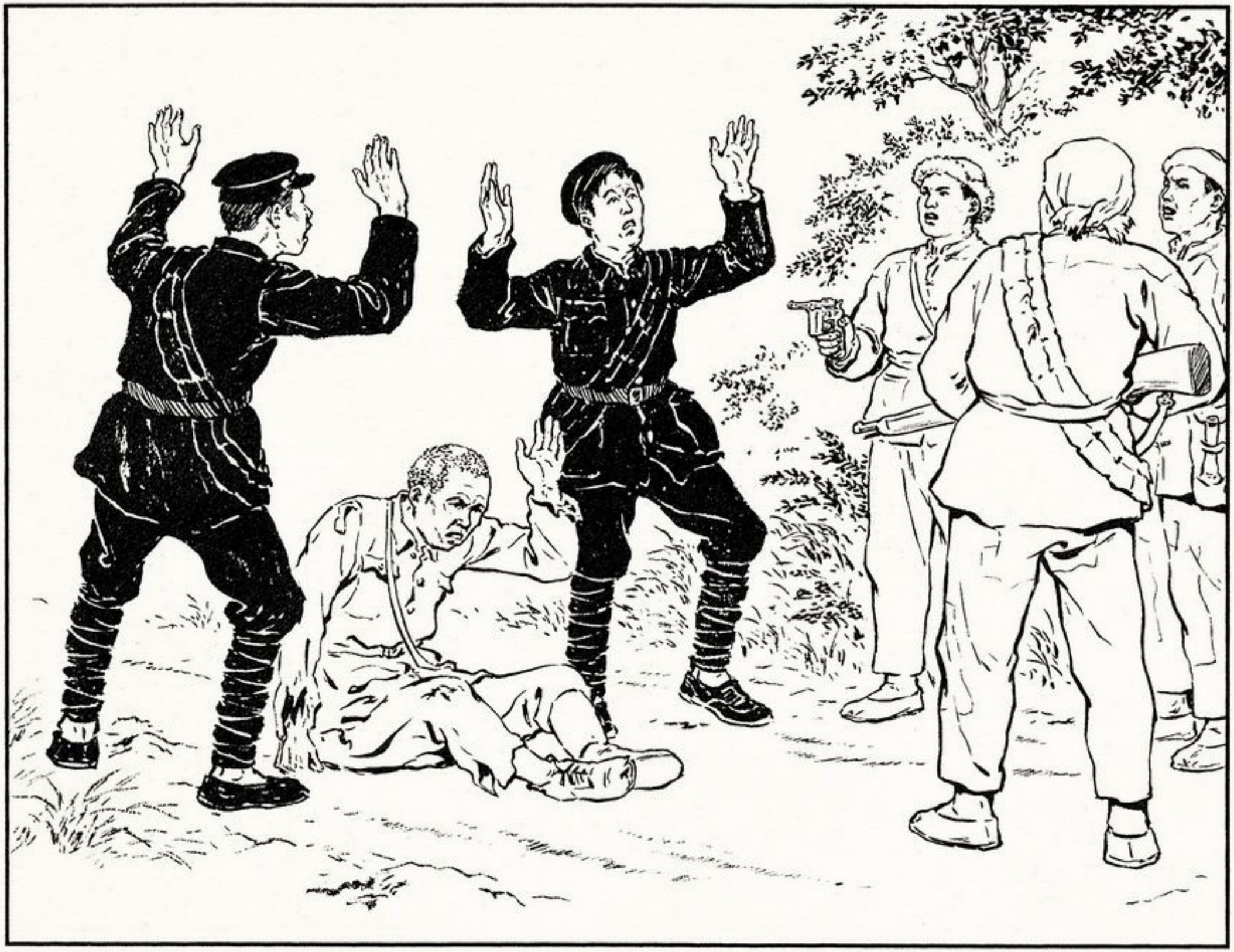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乱了阵脚，像潮水一样地往后撤。村外又有枪声朝村里打，附近村里的民兵也来支援了。他们分成几路，向敌人反抄上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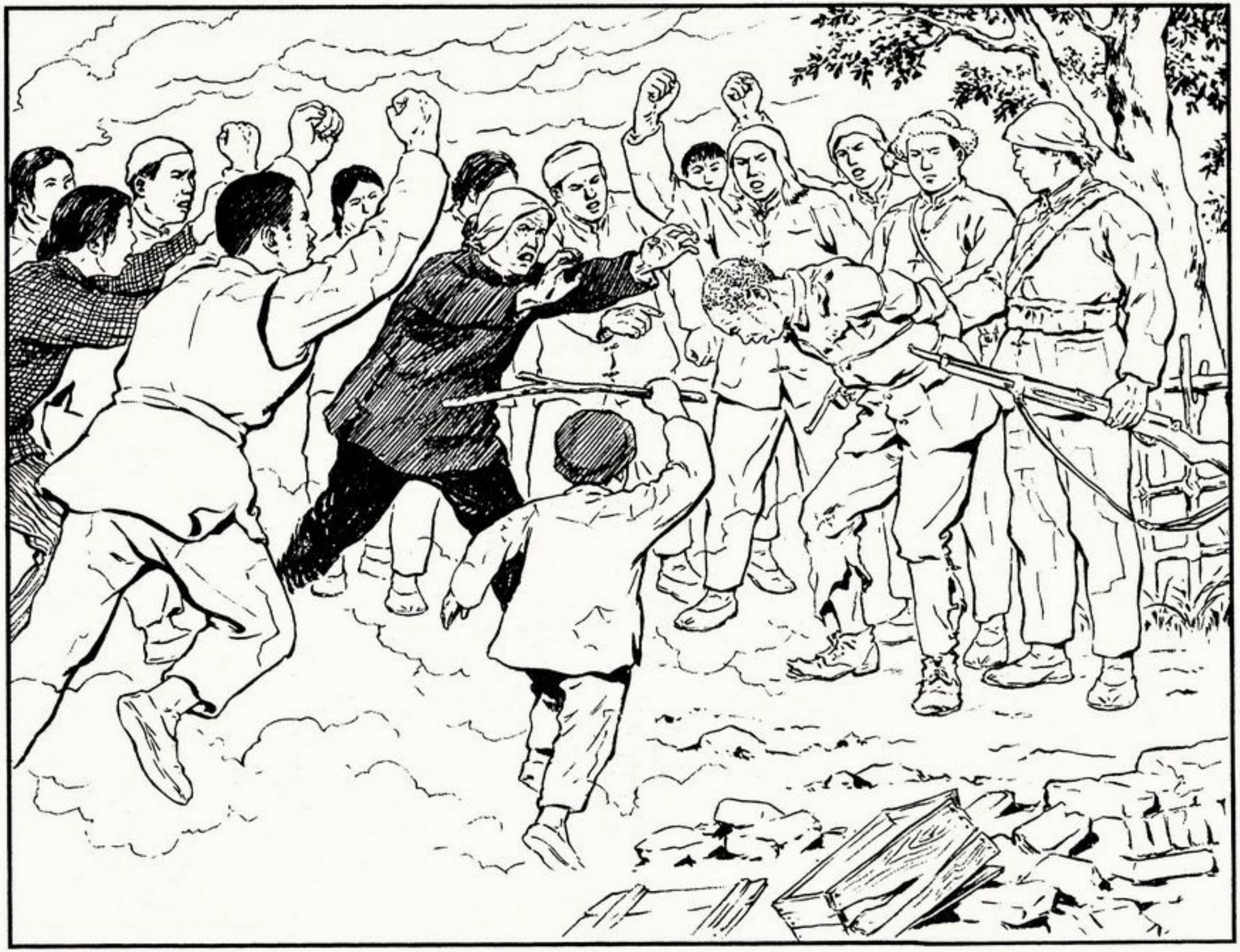
日野怕两面受敌，又怕孙庄老窝被端，指挥着队伍往后撤。其他三路敌人，看见孙庄的队伍撤走了，也撤出村来。区小队乘势向逃跑的敌人拼命地射击。

孙庄的敌人刚逃到猪龙河边，河堤上的枪声又打成一片，原来地区队在那里截住了他们。日野右腿被打断了，几个鬼子拖着他，拼命地冲开一条路逃走了。





赵庄的区小队和民兵打扫战场。刘起应在半路上，被从地道里钻出来的民兵捉住了，押着到庄里来。人们听说把刘起应捉住了，都高兴极啦。



来福娘特地从玉田村赶到赵庄来。一见这狗汉奸，便扑过去。群众怒吼起来：『打死他！』『枪毙这王八蛋！』

正在这当儿，老马和振海来了。老马说：『今天这个仗打得很漂亮！敌人伸进来的狗腿，我们把它打断了！』接着，他又宣布枪毙汉奸刘起应，大家一阵欢呼，全场响起了胜利的吼声。

ISBN 7-5322-4204-8
9 787532 242047 >

一支区小队

原著：李　克　李微含
改编：林　林
绘画：罗　兴
责任编辑：陆　颖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　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　印张 3.2
2005年1月第1版　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01—4500

ISBN 7-5322-4204-8/J · 3839
定价：15.00元